





穆濟波著

中國文學史

上海樂羣書店藏版

中國文學史上冊

民國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出版

實價一元二角

編著者 穆濟波

發行者 上海樂羣書店

北平樂羣分店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 凡例

一、本書爲著者教授大學預科所編輯之教本，同時適用於文科高級中學之研究。

二、本書著者以治民族文化史之眼光，於一般的社會進化現象之立場上，解釋吾華文學進展之因果的關係，對於每一時代多比較論列，與過去治文學史但知搜羅史料者蹊徑不同，編次自異。

三、本書著者認詩歌爲文學之脊柱，全書以詩歌文學之進展爲文學進展之主題，凡涉及學術範圍之學派或著述，概從刪削不加敘錄，卽非純文藝之駢散文，歷代爭持爲文學正宗者，亦祇附帶論列，不予偏袒以掃除門戶之見。

四、小說劇曲除分篇敘述可略見源委外，爲適用於普通教學，專論之中仍寓普汎之意，精深研究則俟諸異日。

五、近代詩古文作者，專集未能窮搜，敘述不無漏列，要當繼續訪求，隨時補正。

六、本書現分上下兩冊，共約二十五萬言，全部十章，擬與一個學年之學程相合。

七、本書適宜於自學輔導制之指定研究或參考材料，尋常課堂講授有時間制限，須能提要講述。

八、本書爲便於閱覽，偶有附錄篇章，惟一斑之見，不足以饜讀者之需求時，教師宜隨時指導閱覽作家原集或選集與一代總集比勘，以求是正。

十八年十月

# 序

吾國「文學」一語，始於孔門四科設教，其後官師習用，大抵以一國之文化學術爲其範圍，觀念既屬模糊，界說因而難定。嚮之治文學史者，因緣故見，廣涉經史諸子以及歷代注疏名家，至於理學宗派，言之委委唯恐不盡，甚至宗教傳衍皆所會通，初涉藩籬，每渺不知其所向。識者既病其雜沓；反之者別以「白話文學史」倡，截去衆流，但尋一脈以自殊異。不知語言因時因地而有遷變，其所異者——僅文學之形態而非其內容。周誥殷盤，今之詰屈聱牙者，固昔日之通用語也；宋詞元曲習用語辭，在今日亦難索解；代有今古，言有廢興，莊言之別以「前代語」「現代語」可，戲言之謂之「鬼語」「人語」亦無不可。一國文學爲整個民族生活現象之所寄，惡能就一代作者所用今古語言之有異同強爲界劃。且世界民族無不以上古神話爲歷史之導源，治史者尙不無因襲，今以文學史稱，乃病其無稽，至於詩騷可

信之作概從擯棄，無乃慎乎？濟波學無師承，游於方內，未嘗遠涉海外問道賢達，孤聞陋見，時欲有所承教於海內君子而未得問也。民十五歲，居西安圍城中者凡九閱月，暑假散學，長日閉關以捫撻故籍自遣，輒成是編，屬草過半而城圍得解。此後負戈載筆兩次從征，于役四方，碌碌無須臾之暇；復以遭遇艱辛，傷時感事，常多鬱悒，病榻支離，良用自悼，回憶溽暑揮毫，日草千言定爲常課，昏定瞑息，心曠神怡，不可得矣！今幸得安全，重修故業，勉付手民，故鄉父老四方交遊之士惜其顛沛，詢問踪跡，得覩是篇，知其向學之心無時自釋，於願已足，非敢以一得自專也。如有同好，講習之餘，多賜教益，尤所厚盼！謹自爲序。

合江穆濟波識於首都吉兆營四十一號寓廬

十八年十月十日



# 中國文學史

上卷

## 目錄

### 第一章 總論

第一節 文學史界說

第二節 中國文學史上之時代

第三節 中國文學遷變之大勢

### 第二章 上古文學

第一節 中國詩歌文學之起源

第二節 古史與散文學

第三節 上古文學之傳說

第四節 夏商二代僅存之雜文學

## 第三章 周秦文學

第一節 周秦文學總論

第二節 周初詩歌文學之始盛

第三節 史詩之發達

第四節 東遷前後之風詩

第五節 詩之衰亡及其傳述

第六節 孔子六藝之教及諸子學術之興

第七節 屈原與楚文學

第八節 周秦間之古史與文學

第九節 周秦間之雜文學

第十節 小說文學之始導

## 第四章 兩漢文學

第一節 兩漢文學總論

第二節 漢代四言詩之絕響

第三節 辭賦之極盛

第四節 漢代歌謠

第五節 漢之新聲樂府

第六節 五言詩之始創

第七節 司馬遷與班固

第八節 兩漢之諸子文學

第九節 兩漢文章及駢體文之始導

第十節 漢代小說之傳疑

##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文學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文學總論

第二節 三國文學

第三節 兩晉文學及文學家

第四節 陶淵明

第五節 南北朝民衆文學之比較

第六節 南方文學與聲律之肇興

第七節 文集文選與文學論評之初創

第八節 北方文學及其復古運動

第九節 魏晉六朝之小說

# 中國文學史

合江 穆濟波 編述

## 第一章 總論

### 第一節 文學史界說

文學史之  
發生

一國之文學，乃其民族生活之寫照，文學之進展，則與其民族文化同為升降。故欲深明一代之史迹者，不可不熟習其時代之文學，以確定其民族文化之程度。近世科學昌明，進化原則之應用於文學，亦無以異於一切社會現象。史也者，研究進化現象之科學也。文學既隨民族文化推移，又富有民族生活之精神，為時代的產物，其本身已屬於史學的科學研究之一；且文學之產生無論其為社會的與個人的，於民族之遺傳與環境之色彩，影響最著，即欲了解一時代一作家之文學，亦必以歷史的方法追溯其原因，

文學史之  
目的及其  
研究範圍

證明其結果，是故文學之有文學史，乃科學研究之必然現象，無可致疑者也。

文學史之目的，在說明文學時代進展之程序及其變遷之因果的關係。其解喻之方法乃以社會的一般進化現象爲其基礎。質言之，以進化的社會史觀，說明文學及他社會現象之關係。縱言之，時代思潮之遞嬗，橫言之，世界文化之影響，所以型成一個民族文學思想之輪廓，與夫造成一代文學體制之遷變者，此皆文學史研究範圍以內之事也。

研究文學  
之法  
唯歷史的  
研究最宜

研究文學之法有三。其一爲歷史的，其二爲傳記的，其三爲評論的。評論的方法雖有時不能不假借時代及作者的研究，以衡量文學，然其所求者爲文學的普遍原理與規律及其內在的根本要素，故有不問一切外緣而專從作品本身加以賞鑑者。傳記的研究，注意作家個人，欲知其生平，察其思想行事，以求瞭解其作品中人格之顯現，對於作者之個性鑒別獨深，然其弊每趨於重視個人之天才而忽略其時代背影。故唯歷史的研究，最足以說明一國文學盛衰倚伏之所以然。

吾人於單獨傳記的研究，以作家個人或某一學派爲其研究對象者，別名之曰

「文學史」  
與「文史」  
學乃研究  
對象不同

「文史學」不以爲「文學史」。文學史者，以歷史的研究爲主，而以傳記的研究爲賓。其研究之對象爲整個的文學進程，所謂文學的生命之進展。雖不無取資於文史學已有之成績，然其所述及之各代作家及其代表作，但爲文學的時代進化之比證與說明，而非如文史學之爲文學家作傳記，但以搜羅宏富鉅細無闕爲高。明乎此，乃研究對象之各別，則可以知文學史矣。

## 第二節 中國文學史上之時代

中國文學史，乃以吾華民族文學全部之進展爲其研究對象。然文學之進展非如積薪，凡後來者皆居其上；亦非如賽馬，循環往復，皆不出於一定之範圍。其迂徐突躍，一起一伏，乃如屈折線之進行，雖不能截取其整個生命之一部自爲始終，而依其盛衰升降之迹，尙可劃分爲若干階段，各自加以說明。歷史學家於全部史迹之不可不有所區分，正爲其研究便利計耳。吾人欲瞭然於中國文學演進之狀況，則文學上時代之區分，固第一步工作之應有義也。

民族的  
文學史觀

西人溫齊斯特有言，「文學之特色，隨其所出之民族而異，同一潮流之影響各民族，其結果亦各不同。」然則民族有異，其文學之色彩亦異，明甚。中國文化每隨民族間之交通而各呈其特殊之形狀。其文學之發展亦不外乎是。大抵一民族自其始盛及其漸衰，非有其他血統之民族，以彼新興精神，與此民族固有文化，相摩相盪，彼此接觸，釀，則其文化垂歇之死寂狀態，不能復燃。以此觀念應用於文學，則中國文學史上之時代可大別為四期。

一、自中華民族，在黃河流域建國，始創文字，至周之衰，變風變雅寢作，迄於東遷以後，澤熄詩亡，是為上古時期。

二、自春秋戰國江漢間南方民族初興，醞釀及於楚文學之發達；以至兩漢魏晉辭賦文字之衰歇而止，是為中古時期。

三、自北方民族移徙入塞，南北朝民歌之發達，逮成隋唐文學之盛及於南宋詞學之衰，是為近古時期。

四、自遼金元之入主中夏，元代劇曲之發達，經明及清小說文學大起，是為近世



時期

歐化東來，譯作漸盛，民國紀元以降，文學之革新方始萌芽，則以時序未久，尙未有若干成績表現。統上四期，其年代可數者約三千年。茲列表如下——

文學時代	歷史時代	年數	世界紀元	民國紀元
上古時期	春秋以前		前七百二十一年 年以往	前二六三二年 以上
中古時期	春秋·戰國·秦·漢·魏·晉	計一千有三十七年	自前七二二年 至後三一六年	前二六三三年 至一五九六年
近古時期	南北朝·隋·唐·宋	計九百五十九年	自三一七年 至一二七六年	前一五九五年 至六三六年
近世時期	元·明·清	計六百三十五年	自一二七七年 至一九一二年	前六三五年 至民國元年

以上之區分，乃根據中國史上民族移徙之大勢而來，略就歷史時代以爲每段之起止。實則兩個時期之間，每每互相交錯，不能遽予絕割。譬如南方民族與諸夏之交通，不始於春秋以後；五胡之盛已見於東晉以前；遼金興替迄於兩宋；歐力東漸始於滿清是也。不過就歷史上之陳迹言之，一代文化發達，必須在兩族紛爭戰亂以後一二百年，

則依據時代自爲起訖，在事實上亦無不合。

顧時代之區分，全屬人爲之假定，苟依據不同，其時代之起訖又別。譬如就中國文學本身之盛衰，則可劃分爲六個時代。

中國文學  
演變之時代

一、中國文學孕育時代，史記、共和紀年以前（無正確之年代可紀）

二、中國文學創造時代，代表作爲詩經、楚辭、史記。

三、中國文學因襲時代，從司馬相如至初唐四傑。

四、中國文學復興時代，盛唐及兩宋散文及詩詞均稱發達。

五、中國文學轉變時代，元明清詩文遞衰，唯劇曲小說發達。

六、中國文學革新時代，現代以下。

實則截取現代及上古，中間仍不過四期，時紀先後分合，小有出入而已。故茲仍從前說，別因敘述之便利，一本歷史上之時代，分「上古文學」「周秦文學」「兩漢文學」「魏晉六朝文學」「隋唐文學」「宋明文學」「清代文學」「現代文學」八章述之。

### 第三節 中國文學變遷之大勢

中國文學  
豐富無涯  
永續不斷  
是歷史的  
特色

中國文學，自其作品之性質言之，則有「平民的」與「貴族的」之分。自其結構之時際言之，則有「創作的」與「因襲的」之別。自其思想之趨向言之，則「自然主義」「浪漫主義」「古典主義」相互代興，遞演而為彼此交勝之局。自其體制之種類言之，詩則有「四言」「五言」「七言」之古體，「五言七言之律詩」「五言七言絕句」之近體，古之儷語（例如司空圖詩品）以及今之散體詩。歌則有古歌，童謠，雜體，樂府歌辭，民歌，以及長短句之詞，整套之曲與曲劇。文之種類為最繁複，可大別為散體文，駢體文，雜體文，而楚之騷，漢之賦，則介乎詩文之間。至乎戲劇小說，則有彈詞，唱本，傳奇，平話，故事，演義，寓言，筆記諸端。雖代有盛衰，然哀集前修，持以與世界各國文學比較，其豐富無涯，永續不斷，則可告無愧者也。

吾人試溯三千年來中國文學變遷之大勢，當知「文學」一語，古今觀念，已不相同。昔人以為「著述衰歇而僅有篇章，詩騷遞降而演為辭賦。」隋唐以前，大勢如此，隋

唐以降，實不盡然。後世學者誤於傳統思想，不暇辨析，以爲中國文學不外兩途。故歷代相仍至於清末，皆以非純文學之實用文爲文學之正宗，否則亦持漢武以來怡悅帝王貴族之辭賦文或後代美文與之爭長。二者雖主張駢散不同，尙美與致用各別，然以今觀之，實僅文學之一支，不足以概其全部。且彼此大都崇尙典古，摹擬形似，以既往爲極則，巧者僅及步趨，終難邁往；拙者遺其情實，但取聲容；是亡其精神，徒多藻績，衰茶朽敗，理固宜然。不知文學之生命時時演進，不在乎上者，必存乎下。是故以漢賦之盛，而當時平民文學乃啓五言；以魏晉南北朝古詩之發達，而當時平民文學乃別有歌辭，著於樂府；以唐代律賦，律詩，駢文，古文之俱臻極軌，而民間反趨重絕句詩，長短句；以北宋南宋詞家之多，而民間流傳最廣，乃爲平話小說。歷世上下背道相馳，其結果乃既盛者不能再進，而初創者乃愈益更新，且每爲次代文明之先導。文學之生命，在上者每趣死寂衰頹，但在下者乃活潑健躍，發展無窮，此何故也？

吾人試觀十五國風，輜軒採自氏謠，而載馳燕燕諸篇被於君后；屈原離騷，曠絕千古，而九歌章句因於俗樂；蘇李初著五言，亦緣習尙，建安歌吹，方始爛然；樂府歌辭，梁陳

文學轉變  
之因每由  
下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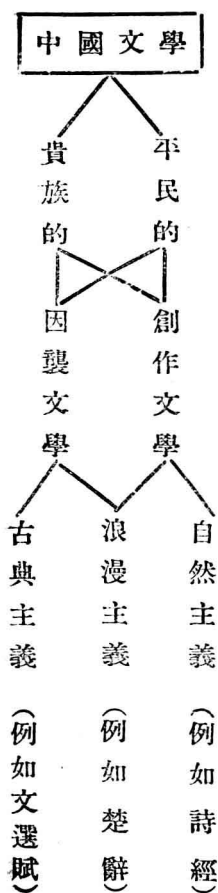
文學進展  
之雙翼

尙已孰非導源鄉曲，乃漸播朝廷，竹枝柳枝爲唐人絕句之先河，更無論也。大抵民間新體無偉大之作家，爲之恢宏振作，則流傳不廣，久或湮沒無聞；而一代作家不欲追蹤前人，亦必自創新猷，或因緣民衆所需，以成其偉大之著作。而文學體製之變遷，其權乃不操之作者而隱然屬諸先代之平民。雖以帝王之獎飾，足以轉移一代賢豪，然其始除二三作家盡其天才所至亦足以彪炳一時而外，陳陳相因，久而不變，在朝廷士大夫愈益墨守，而文學之內在的真美，乃愈益枯亡，虛僞空疏，至於惡濫，斯固不僅駢散文然也。

蓋文學之美，形態本諸人情，實質因於時會，其變革全屬自然，不能以外形強爲固定。而一時代之作風，求足以充量發表時代思潮，或顯示作者個性及其人格者，又每不宜於功令或類於功令之文字，帝王之權力固有時而窮，且民間對於貴族所矜尙之文學，既不能直接賞鑒，而因襲之作，又每與人生距離甚遠，平民文學不能不與當時所尊尙者判然各自發展，亦勢之所必至也。歷觀中國文學之變遷，在貴族方面每多爲因襲的製作，不如平民之勇於創造，而平民對於藝術之享受，又不能不有待於天才之成功。文學之進展若如翼之飛行，則一語以括之，亦曰「普遍化」與「藝術化」之平衡共

進同趨一軌而已。

至文學思想之趨勢，除多數為古典主義所充塞而外，自然主義則屬於主觀的印象派之色采為多，而客觀的寫實派為少，其例如詩經。浪漫主義則象徵之意味較濃，而理想的作品為少，其例如楚辭。歷代駢散文，唐以後之近體詩，宋之詞，元之劇曲，明清之小說，要可準例相推，所差未遠。其詳當分章述之，茲略明其變遷之勢如下表。



## 第二章 上古文學

### 第一節 中國文學之起源

吾華民族建國於茲土，究有若干年代？其文化之進展程序如何？此爲現今研究中，國文化史者，急待解決之問題。然夷考典冊，中國自虞夏以前，既無真確之史籍，可以憑依；而上古史料之發掘，徵集與整理，又尙有待於人羣此後之努力；故對於上列問題，截至今日，仍未有完滿之解答。今欲推溯中國文學之起源，其困難亦復如是。無已，則惟有據自有信史以後爲斷。

顧一國史籍之產生，莫不肇於既有文字以後；而人羣情意之所表著，則早見於未有語言以前；其間相差，蓋不知有若干萬年？在此時期，雖草昧初開，庸愚未啓，而哀樂所係，固已與生俱來。文學藝術爲人類心靈活動之最初表現，則在人類未有文字以前，屬於口語相傳，略具後來各體文學之雛形，至有文學以後，方加記錄，又幸得以保留至今。

詩歌爲文學之起源

者，固亦理之所必有。人情每不相遠，初民時代之生活，東西民族，又大抵相同。吾人但一觀世界文學發生之現象，取證於三代以來之故說，於吾國文學之起源，亦可思過半矣。

世界文學之起源，莫先於詩歌；而詩歌之創始，又莫先於祠祀禱祝。此考諸古代諸國如印度、波斯、埃及、希臘，莫不皆然。中國文學之起源，要不外是例。蓋人類初生，感於天然勢力之偉大，環顧左右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種種特殊形象，才能與夫風雨雲霞霜雪電霰霧霖種種不可測度之變幻，皆足以使其驚疑詫駭而莫詰其所由來，且與一切生物非生物艱難戰鬥，勉自圖存，其環境之迫壓與生命力之奮興，不期而引起其情緒之激越，於是宗教思想與詩的生活混而爲一。其視世界萬物俱以爲神，而萬有皆神之宗教，於以成立；又俱賦予以人類一體的生活現象，而一切自然都被以理想化想像化，以致其對於人生之所願欲而詩歌文學遂以產生；此原始人類之社會現象，固可推度而知者也。惜上古神話物語，湮沒無聞，即偶有傳說，亦屢經改易，無以見初民時代社會生活之真。唯經籍中存留之一二古逸，如禮記郊特牲所傳伊耆氏蜡辭，猶可證明其說。

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按



爲田報祭，已爲吾國上古農業時代以後之民俗。其祭也有樂有舞，爲周人儺祭之先導。記識其辭曰：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

是祭也於土於水於草木昆蟲，均一一有所祀享，一一致其禱祝，是直以祀神者祀物，故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有所報之。按易繫辭「神農作耒耜以教天下」是爲耕稼之始；記載伊耆氏始有土鼓蕢桴之樂，注曰古天子；人或疑與神農爲一人。卽非信讞，要稍次於神農，其時正結繩而治之時代，固未始有文字也。後世凡蜡祭者必舉祝，而習俗因仍，遂得以口語流傳今日，玩其質直古拙語氣，固與初民生活相近，當爲唐虞以前詩歌之最可信者。

世界學者，推溯藝術之起源，均認爲發生於宗教之祭壇，歐洲文學則效忠於宗教尤久。吾國自古雖無純粹之宗教，而尊天事鬼，於禮最虔，觀於蜡祭，益可證其虔誠敬仰之意與崇德報功之心交迫於中，不期製樂起舞以爲酬神之具而祠禱之辭出焉。其後宗法社會之組織愈久，天子郊天祀祖俱有樂章，在其朝廷，或君臣相悅而爲互勉之辭，

詩歌最古  
者爲祭詩

(例如虞書之元首股肱歌)及其既歿，廟享祠奉，寢假而肅恭寅畏，以致美其功德，而頌聲作矣。(例如周頌)此中國詩歌文學與宗教思想同源之驗也。

## 第二節 古史與散文學

中國歷史之上古時期，自春秋以上其年歲可紀者，史記始於周厲王共和元年；(據世界大事年表爲西歷紀元前八四一年，約當民國紀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其世系可覽者，史記始於黃帝；而尚書獨載堯以來，中國古史相傳以爲可信者，備於此矣。顧史記之作，成於西漢，其所據依，大抵爲堯周以降之傳說；書稱「稽古帝堯」揆之字訓，十口相傳爲古，至少亦當在三四百年後，則非堯舜時史官之作明甚。然則中國之有史，究當始於何時？史文之存於今者，當以何篇爲最不失其本真？皆屬尙待論證之問題。自中國古史不明，而推溯中國散文學之起源者，遂不敢爲堅決之論斷。

古代散文之作用，與詩歌不同。詩歌揮發情感，描摹想像，其目的在於合樂以和神，而散文則宣達教令，敘述事實，其目的在於人事之致用。雖史之原始，本於冊告神明，要

散文與政  
治同源

之申明誓約部勒羣衆，其用爲多。故詩歌可推原於未有文字以前，而散文必須傳於既有文字以後。中國文字之始，或推本於畫卦，或準用於結繩，其起原要亦甚早，而以黃帝史官倉頡制字之說爲最足徵。則是黃帝以來利用文字爲傳達情意之工具，必已開散文學之濫觴。惜史氏無傳，而戰國秦漢間學者每稱述神農黃帝書及其教令，則雖史遷固以爲薦紳先生所難言。余考諸尙書，覺確爲當時布衆之文而又備傳於今者，要以甘誓一篇爲最古可信。

尙書典謨  
作者時代  
可疑

今按漢初所傳今文尙書凡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皆稱稽古，昔人或引作夏書；或與禹貢，甘誓通稱虞夏書。題曰商書者有湯誓以下五篇，題曰周書者有牧誓以下十九篇。然以文字進化之眼光觀之，其文不類。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於時最古而華瞻駿邁，結構謹嚴，敍辭典則，既與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等之簡約者不同；亦與般庚微子之詰誦者有別。惟周書牧誓，洪範以下辭旨豐腴，體氣稍近。然猶與諸誥之蹇澁難讀者絕異。治古史者多疑誓誥乃先朝舊典，爲西周史氏之所備存；其紀傳如典謨，典志如禹貢，洪範諸篇，則爲東周以降儒家託古改制之言，否則亦必因周史修治之舊典附益。

爲之。故韓非謂儒墨皆道堯舜而語各不同，孟子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知當世已啓懷疑。此語雖迄今尙未能論定，然其書傳自孔氏而又有刪述之言，要不無可疑者。唯討伐有扈，乃夏初時事，其誓師之辭，語句簡約，無所修飾，或當日宣誓以後，存諸史官。後史以其無可發揮，但取錄以爲誓文之祖，於文一仍舊典，理亦宜有。其辭曰：

甘誓比較  
可信

大戰於甘，乃召六師。

王曰：嗟，六事之人！余誓告女。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今余唯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女。

以湯誓牧誓較之，其時代之先後，判然甚明；吾人於未得五帝以來之確實史料以前，不能不以此爲散文文學最初之假定矣。

據以上所推論，可得數理：

1. 散文之起源，必後於詩歌。

散文之最  
古者爲告  
語文

2. 散文之成立，必在人類社會生活，已進於政治組織之後。

3. 散文之記載，未有文字以前，無可憑信，所可信者，要爲史家成立以後所留存或紀載者爲信而足徵。

4. 散文之體製，最初僅爲告語文，其後乃進而爲敘述文。

### 第三節 上古文學之傳說

中國洪水以前之時代，雖文獻已無足徵，然諸子百家依據所聞，因緣古舊，於造說之中，亦不無古代民間展轉相傳之史話，足爲今日追尋古代文化史者之資證。茲取其可備文學源流者，撮錄如下。

#### (一) 古代樂舞爲後世劇曲之始

〔呂氏春秋〕古樂篇：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土達作爲五

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禽獸之極。昔陶唐氏（當作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

而溝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悶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又令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唯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有侏作爲鼗鼓鍾磬……乃令人抃或鼓鼗，擊鍾磬，吹荅，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糜鞞置缶而鼓之，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其後禹有夏籥九成，湯有大護，周有大武三象，證之他說「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韶」「大夏」「大護」名稱作者間有參差，然黃帝以來五帝三王之世，莫不有所製作，固人之所同信。王者功成作樂，漢唐不異，而伶官所職，遂爲後代倡樂之宗。王陽明傳習錄所云：「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其語固非杜撰也。

## (二) 古代神話爲後世小說之始

(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

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又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燼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鯀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

（淮南子）地形訓：「禹乃以息土填洪水爲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侵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爲丹水飲之不死。」

凡此異聞，流傳甚夥，雖詩書所載赤鳥白魚，燕卵履跡，亦未能免。後世如徐整三五歷記，羅泌路史，掇輯上古傳說尤多。其豔佚者，他書如皇娥嬉水之歌，嫦娥竊藥之事，是爲後代傳奇之始。觀於楚詞天問，當時民間上古神話之豐富，尙可推見稗官所藏。漢書藝文志載小說家黃帝說四十篇以下至虞初周說百家，凡千三百八十篇，搜討之勤，殆可想見。惜皆亡佚，魏晉之間綴錄舊聞，搜神述異，遂以名家，然則春秋以降子史載籍所遺留之古代神話當彌足可貴矣。

(三) 古代歌謠之假託

(列子)仲尼篇：「堯微服游於康衢，問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高士傳)帝堯之時，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尸子)綽子篇：「帝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並見家語)

諸書晚出，殆難徵信。然如舜操南風見於樂記而不著其辭，則三代以來固當有此傳說。好事者或竟託爲古辭，偶與故說相符，亦足以欺惑後世，而考古逸者遂並以流傳，如堯之康衢謠擊壤歌等是也。

(四) 古代聲詩之擬作

(尚書大傳)舜作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善，莫不成聽。鑿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



〔文心雕龍〕舜祠田曰，「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

〔路史後紀〕帝舜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絳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離，鷓鷯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啾啾。」言其和也。

此皆後代之擬古詩而謬以託諸前人也。尙書大傳殆仿於帝典之元首股肱歌，彥和所舉，殆擬逸詩；路史之辭則在安世房中歌以下，漢以來擬古之風大行，推其淵源，則直以書傳爲始焉可也。

### (五) 古代韻文之偶識

大戴禮載黃帝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躡於山而躡於垤。」

逸周書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

墨子引夏卜辭曰，「鼎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

世傳黃帝有鼎銘，禹有响嶼碑銘，然後代金石證之，殆不可信。茲所錄箴戒之言，歷世相傳，以爲龜鑑，容或爲古所遺留亦未可知也。  
*索隱不用也漢書！*

準上五項言之，真僞雜揉，要難辨析，唯有一一歸諸傳說，庶相資者得以考校而又

不至於盲從失真，斯亦古史未定以前疑以傳疑之事也。

#### 第四節 夏商二代僅存之雜文學

據上述各種傳說觀之，中國民族在洪水以前，文化雖已有相當發達，惟中遭鉅艱，不無蕩析。自禹敷土，奠高山大川，人民得以孳息，方漸播第二期之文化，而後之造說者遂集中於虞夏。然迄於衰周，重經喪亂，夏商二代，文獻難徵。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論語亦以爲夏殷文獻不足徵，其推論損益相因，惟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是知夏殷之際，質實相多。禮記大學，有湯之盤銘，說苑載湯旱禱辭，其體多三言，語又質拙無所華飾，吾人以書所傳虞廷賡歌證之，覺較諸百家言似屬可信。

元首股肱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百工康哉！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夫十之不信者，與此街突

夏小正可  
供中國言  
語學之考  
證

湯盤銘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湯旱禱辭

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直行邪？諛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邪？

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夏小正今存大戴禮記中，十二月，經文凡十二章，百二十一事。造語簡朴，計二言者三十七，三言者三十四，四言者二十九，五言者六，六言者五，七言者五，八言者三，九言者二。如下表——

月	正	時序
	啓蟄 凍塗 采芸 柳穉 緹縞	二言
	雁北鄉 雉震响 寒日滌 田鼠出 鞠則見 鷄桴粥	三言
	魚涉負冰 農緯厥未 初歲祭未 困有見非 時有俊風 農率均田 獺獸祭魚 鷹則爲鳩	四言
		五言
	梅，杏，桃，則華。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	六言 以下

月 六 及 五		月 四	月 三	月 二
養桃	頌菽蓄養乃 馬糜蘭梅瓜	莠取鳴鳴 幽茶蠶扎	鳩采頌禱委攝 鳴識冰羊楊桑	榮剝抵榮祭 芸蟬蠅董誦
鷹始擊	唐鳩良鳩參 蝸爲蝸則則 鳴鷹鳴鳴見	王 昂 蕘 則 秀 見	拂祈穀參 桐麥則則 芭實鳴伏	昆小虫
	啓時螭 灌有蜉 蓋養有 蓼日殷	執越囿 涉有見 攻大杏 駒早杏	越有 小旱	往擾黍禪 綏多女士 采繁由胡 有鳴倉庚
	初昏, 大火中。	初昏, 南門正。	田鼠化爲鴛。	來降燕, 乃睨。
初昏, 斗柄正在上。	屢之與五日, 翁望乃伏。		妾子始蠶, 執養宮事。	初俊羔, 助厥母粥。 丁亥, 萬用入學。 時有見穉始收。

夏小正爲夏代序時之作，頌諸民間，所以教民勿違農時者也。歷久句讀或不可盡

第二章 上古文學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爽死 荇秀 灌茶	剝瓜 玄棗 剝棗	內火 榮鞠		王狩 鳴弋
荇荇葦 澗窻戶 寒蟬鳴	辰則伏 鹿爲鼠	避鴻雁 王始裘	豺祭獸 黑鳥浴	玄駒賁 納卵蘇 陷麋角
鯉子擊肆 漚溼生萍 時有霖雨	參中，則旦。	主夫出火 陟元鳥蟄 辰繫於日	時有養夜	畜人不從 虞人入梁
	丹鳥羞白鳥。		初昏，南門見。	
初昏，織女正東向。 斗柄縣在下，則旦。		熊，貔，豺，豺，鼯，鼯，則穴。 雀入於海爲蛤。	雉入於淮爲蜃。 織女正北向，則旦。	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據皇清經解孔氏大戴記補注本及洪氏夏小正疏義校

夏小正爲  
爾詩之濫觴

識經孔子是正，而後學者爲之傳。（傳體似公穀，疑當同時。）戰國之末，并傳月令，始自周書（即逸周書），呂覽廣之，及後淮南時則訓亦有所附益，今亦見小戴記中。然雜以末世陰陽五行之說，非三后正時日之典矣。唯序物候者其言略仿於夏小正，益足以證此篇之遠自古昔。近人有疑小正即夏代民間習用之史篇，爲吾國語法書之最古者，亦不爲無見。吾國文學著作，莫早於詩經，詩始四言，其源殆莫可考見而僅存是篇，觀其鑄語，其殆有周四言詩之所託始乎？

禮記鄭註，『坤乾，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其二曰歸藏，然不云歸藏爲殷易之名也。今歸藏已軼，說者無可考見，輯軼者或徵諸簡策，得其一二而詞意甚陋，例如

『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罌有罌有甌，宵梁爲酒。尊於兩壺，兩輪飲之，三日然後蘇。土有澤，我取其魚。』

殆未敢信。商人好獵而尙巫，最重貞卜。今所傳殷墟甲骨文字，猶可考見。余疑坤乾乃六十四卦之總名，周以後始名爲易。易繫辭凡言易者皆以坤乾或乾坤對舉，幾數十

見可證。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可知作卦雖始於皇古以前，繫辭焉以明其吉凶，則在殷周之際。今觀其辭，如

☰☰乾元亨，利貞。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疑或者此卽孔子所見坤乾之辭，乃殷易之舊文。（舊傳以爲文王作）其後乃有

爻辭，如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始以下筮進而爲修省之事。（舊傳周公所演，疑當爲孔子作。）又其後有大小象有大小象而韻語始著。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無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則後人以爲孔子以後弟子之所爲矣。（按汲冢周易上下篇無彖象文言，可證戰國初期尙未有翼傳）要之，夏殷二代文獻之足徵者不過如此。吾人讀幽風七月之章，述公劉以來，農時之習尙，多與夏小正相互發明，足以考見中國上古農業時代之社會生活。易之初興，不過占卜之詞，故無所影響於詩經之文學思想。其進而爲哲學的研究，文學的組織，則春秋以降學術大昌時代之所爲，而詩經時代之世變與文學的技術進步，又皆有以促成之者也。



## 第三章 周秦文學

### 第一節 周秦文學總論

中國上古文學，唐虞以往，典冊無稽；夏殷而還，文獻不足；已如前論。其足以昭垂百世光被萬方者，則莫備於周秦之際。閱其傳世，殆及千年。其間可分三期：

- 1 西周期 自周民族幽岐建國以至宣王中興迄幽王之亡。
- 2 東周期 自平王東遷，春秋起訖，至於三家分晉。
- 3 戰國及秦 自威烈王命三晉爲諸侯以至七國之亡及於楚漢。

西周之盛，詩有南豳雅頌，東周前後有十二國風，戰國則屈原崛起南方，爲辭賦之初祖。史文之備，則西周之誓誥存於尙書；銘戒勒於金石，而遺說盛於逸書；春秋始創編年，有國語左氏以爲之傳，閎麗典則爲史氏之上乘；戰國之季尤多野史，如今所傳國策、呂覽之流，瑰奇俊偉，萃爲鉅觀，遂使司馬一家之言，卓立千古。至於王官失典，諸子爭鳴，

屈原離騷  
爲世界文  
學史上之  
第二奇迹

其以學術爲根而又兼長藝文之勝，如莊周孟軻荀卿韓非之徒，不僅戰國時代之光榮，亦又吾華數千年學術思想之所自始，推其本原，蓋皆發於衰周而後以道自任之孔丘。六藝流傳，君師道析，百家各得其一端，雖老墨之學別成一宗，而彼此損益相資，固可見其淵源之所自也。

此一千年中文學之大勢比之後代，較諸他國，均有數種特殊精神，不可磨滅。茲據世界大事年表，先列其時代及代表作與作家，如下表。

公曆	中國紀年	代表作及作家
前十二世紀	商 <u>庚丁</u> 二十五年 至 <u>周成王</u> 十六年	<u>南</u> ， <u>豳</u> ， <u>雅</u> ， <u>頌</u> 。
前十一世紀	至 <u>周穆王</u> 十六年	<u>南</u> ， <u>豳</u> ， <u>雅</u> ， <u>頌</u> 。
前十世紀	至 <u>周穆王</u> 九年	<u>雅</u> 。
前九世紀	至 <u>周孝王</u> 二十七年	<u>雅</u> 。
前八世紀	至 <u>周宣王</u> 二十八年 至 <u>周桓王</u> 十九年	<u>雅</u> ， <u>風</u> 。
前七世紀	至 <u>周定王</u> 二十六年	<u>風</u> ， <u>商頌</u> ， <u>魯頌</u> 。

周詩三百篇爲世界第一奇迹之文學史上

據右表觀察，周代聲詩之發達，先後互六百年，而以周初爲極盛。共懿孝夷之際，頌詩不作，而聲樂未衰；幽厲以降，風雅寢微，一治一亂俱見於詩，三百五篇，遂爲世界第一詩史。古今中外之史詩有此精嚴，無此悠久，有此壯闊，無此閎深，不可謂非一奇迹也。

其次孔子垂詩書禮樂之教，修春秋，贊周易，集古代文化之大成，開後世學術之先導，吾國二千年立國之精神，蓋自此而始；吾民族五千年生存衍育之至性，亦自此而著；而文學立科，哀詩正樂，遂爲考吾國文學史者之新紀元。卽以老之精微，墨之廉儉博愛，比世界任何一國之哲學家宗教家胥無愧色。此曠世所希聞者，乃先後同時，遙遙與印度之一尊（釋迦），希臘之三賢（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得）並世而立。繼其後

前六世紀	周定王十七年	孔子。
前五世紀	周敬王二十九年	老子，墨子，（左氏？）。
前四世紀	周安王二十二年	孟軻，莊周，屈原，宋玉，荀卿。
前三世紀	周赧王十五年 至漢高帝六年	韓非，李斯。

者又有孟軻莊周荀卿韓非之徒，後代學術之發達，竟無其倫比，文藝之超卓，亦難與抗衡，此又世界史之一大奇跡也。

其次屈原以其至性發彼幽思，壯采偉辭，灼爍今古，有莊生之奇幻，多左氏之芳華，前代詩人有其質而無其文，有其情而無其變。後世辭章之士擬其聲華，違其情實者，更無論已。離騷一篇，足以當但丁之三部曲，而精采之勝則非所能望，此又世界文學之一奇跡也。

問嘗考求詩騷之所以盛，與乎諸子學術之興，覺有數理：

(一) 由於民族者。吾華民族自洪水汨平，降丘宅土，農牧漁獵，生產漑饒，自夏及殷，文化日益。而幽、郊之地，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其民好稼穡，務本業，材武忠厚，自古公畜聚生養，季厯用之，四征西戎，西伯伐崇，戴、黎遂無敵於天下，嶄然爲西方一新興民族。而又四世興仁，乘殷之弊，化行南國者殆百有餘載。故殷、周之際，江漢之民與幽、郊故都，風詩同臻極盛。其在朝廷，鼓吹文明，宣揚德化，而雅頌益繁。及其衰也，秦人襲其故宇，猶存夏聲，畏於戎、狄，尙武嗜殺，卒以力兼四海。楚人蠶食江漢，內滅

周代南北  
民族生活  
文化之殊  
異

封建政治  
及社會經  
濟之影響

陳魯外襲吳越亦號強大。而江南地廣，其民火耕水耨，魚稻果蔬食物常足，信巫鬼，重祭祀，無積聚；其上亦啾窳媮生不爲遠慮。然其憑虛詭幻超軼人世之思，富於文學想像之特質，與北方重事實輕理想者不同，故老莊屈宋先後揚華，上與風雅不謀，而下亦與儒墨自別。

(二)由於時代及社會者。周自東遷，王綱失墜，諸夏交爭，四夷日亟，禮樂征伐不出於一尊，國異政，家殊俗，而豪強併兼之風又起，社會之變革愈甚。力役饑饉苦其民，散亂危亡憂其士，故變風興於下，變雅作於上。其時君后人思予智自雄，獎率富強，土苴禮讓，故孔孟俱不用於時，乃思垂空文以自見。且封建制度既漸崩壞，人口增益亦無復三代授田之制，游士食客之風遂被於七國，而人皆好爲談說，奔走以求富貴，故百家皆興。其上者欲有以救天下；其下者亦足以驚王公，若稷下之客而燕王爲之擁彗先驅，卽其驗也。

(三)由於作者之興起。三代而上，學術爲公。是故百官所司，存於王府，而民間歌誦，亦難得其主名。孔子自謂述而不作，蓋諷聞玩索於殘破之餘，掇拾考訂，詳於董理，微

個性的表現

言大義皆口授諸門人，無所賴於著作。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於是人矜所學，各自名家，而作者乃爲世所尙，唯其人自表著，故雖師弟子之間，亦各不相襲，而彼此交得推益之功，若荀韓李斯之徒是也。故文學亦由表現社會之通性者，進而爲作家才性的表現，而中國第一文學家屈原出焉。

以上三端，要爲周秦文學發達之主因，時代進化，基於天然者半，基於人爲者亦半，觀此而益可徵矣。

## 第二節 周初詩歌文學之始盛

周之興也，雖自后稷，然積德累仁，莫盛於太王、王季、文王之世，故詩始二南，而風存幽國，蓋一以陳王業之艱，而一以見聲教之遠，周公陳詩之志，其亦孔子述詩之意乎？迄乎武成，初有天下，乃建侯衛以翼王室，制禮樂以昭後世，故書有誓誥，詩備雅頌，而金石之銘，盤盂之戒，百世之後撫摹仰止，猶足以想見其休明。康昭繼體，天下無事，穆王享國既久，耄期倦勤，雅頌不作，共懿孝夷之世，刺詩興焉。及乎厲王，禍亂交至，宣之中興未能

風雅頌之別

補過而又啓幽之亡，詩人憂勤王室，板蕩興哀，遂陳變雅，一代盛衰之迹，蓋莫備於詩矣。茲請先釋『風』『雅』『頌』之義。南爲風始，豳次風末，在昔儒者合『邶』『鄘』『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稱十五國風，實則其名不順。風詩採集皆自民間，王者陳詩以見民風，蓋欲知其習俗以求時政之得失，詩史乃編次其足以諷勸者備之樂章，皆絃歌之。其繫之以風者，謂其爲民俗之所存也；其別之以地者，志其徵集之所自也。故『豳』爲古國，『王』非侯封，『南』則周召二伯所分治，『邶』『鄘』則康叔一人之封邑，『魏』屬於『唐』，『檜』滅於『鄭』，或分或合，要非以國名篇雅之爲言正也大也。王者居天下之中而又政教之所由出，故以其樂爲正聲。其詩又皆王朝卿大夫之所獻，初與風詩之採自四方民俗者不類。至於王者一代之制作，合『詩』『樂』『舞』三者以爲盛德之形容，以昭事宗廟上帝神祇則別名之爲頌，故曰『頌也者容也』，『舞也者，象其德也』，『有盛德者必有美容』。

三者之別，所合樂不同，一也；歌舞之異，二也；制作者之殊，三也；施之者各有所宜，四也。故『風』『雅』『頌』各爲一編，而詩稱三體焉。然南豳同屬於風而詩聲則異，何以言之？

呂覽音初篇曰：「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南北聲詩之異

史記周本紀曰：「昔古公去豳，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漢書地理志曰：「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邠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邠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又曰：「其民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車轡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今觀豳風七月以志田功，而言「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研於公。」又曰「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則其尙獵可想，至於東山破斧之詩，則直爲行軍之樂，與車轡駟鐵何殊。而二南皆男女燕歌，近於後世房中之樂，以是知其詩聲之異也。故季札觀樂，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吾於周初「南」「豳」之盛，攷見二者民俗之不同，乃知吾華三千年來文學聲律思想之南北迥別，蓋於是基之矣。



周之初興，南、豳、雅、頌，各得其所。其時詩樂相叶，未至凌亂。東遷以後，禮壞樂崩，詩始陵夷，及孔子續述之時，闕佚已多，重遭戰國之亂，漢興四家詩說編次遂多不同，詩義亦多歧異，今更分別言之。

(一)南 二南之首，爲關雎、鵲巢，據儀禮合樂之三，堂上工歌關雎，則堂下笙吹鵲巢，和之，是爲一終；堂上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繁和之，是爲二終；堂上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和之，是爲三終。（從齊詩篇次）彼此相應相和，故曰合樂三終。則關雎之三，其詩殆成於殷周之際，采芣自周召分陝之日，而完於周公制禮作樂之時。其用則女史歌之以節義序，矇瞍奏之以爲常樂，鄉黨邦國用之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蓋皆有諷諭之義焉。其後漸增至十一篇，召南亦必有十一篇應之，爲相和曲，遂爲周代房中之樂，故佩玉、宴鳴，則歌之，衽席有缺，則歌之。今召南爲十四篇，蓋多甘棠、何彼穠矣、野有死麕三首，爲東周以後增入之風。（毛詩篇次散亂，多不可從）所謂南者，江漢之間，南陽、南郡，爲夏后氏之故封，而又殷之南國左右之地也。殷之末世，文王以雍州之伯，南兼荆梁，三州之侯咸率，其後東諸侯叛紂，自西周之申、蔡、宋以東之地，北迄汝墳，皆被文

釋南

王之化。武王既有天下，四成而南國是疆，乃使周召二伯分陝而治，遂盡陳天下之風，欲以觀周德，故自河及江，自沔及漢之詩，皆名之曰南，蓋以別於歧豳故風云爾。論語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蓋有歎於靡靡之樂作於北而鼓鐘之化行而南。詩人懷父母之孔邇，則傷王室之如燬，思賢妃之淑德，則念牝鷄之司晨，喜懼集於一時，悲感乘於一志，故孔子有慨乎言之也。（以上多據魏源詩古微說）

（2）豳 豳風首七月，其次鷓鴣，又其次有東山以下五篇。七篇蓋非成於一時。東山以下乃豳郊子弟從周公東征四國時之新風。七月一詩皆用夏時，當爲豳郊民間自昔相傳之田歌。故所序風物與夏小正合，又皆爲口語，雜次有如謠諺。全詩組織，既不如二南之整齊，亦不如大小雅文王鹿鳴諸詩之莊麗。唯其爲民間自然流露之田家詩，故新雋可喜，乃非諸詩可及；唯其爲民間所習聞道說之田歌，故豳郊子弟軍行既遠，猶歌詠其田間之樂，比辭造句，抒情賦物亦相襲焉。鷓鴣一詩，尙書金縢以爲周公作以訓成王，然金縢既妖妄不可信，孔孟舉鷓鴣之章，亦不如尙書說。趙岐孟子

周初詩歌  
文學之盛  
出於政治  
作用

注謂：『鷓鴣，邪風之篇，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則其屬於流離奔竄之餘，上下勉自悼慰之辭，固顯然明甚。然則謂周公七月爲陳王業作鷓鴣以悟孺子者，無亦類於畢公賦關雎以刺康王之說，蓋皆述古而非造篇之謂也。

據上述殷周之際『南』『豳』民風，以窺察周代文學之盛與乎中國文學發達之迹，可得數義。

### (甲) 周代文學之盛

1. 聲詩啓自夏初，謠諺播於岐下，民俗既皆蘊釀於文教，而又服習農田，遊思江漢，其生活與自然界最屬混和，足以啓發詩歌文學思想。

2. 殷衰時敝，舊民族方精神困苦，生活流離，而周之先四世興仁，爲天下所歸往，其民又皆敦厚材武，以事其上，治化所及，彼此融和，故新者益踔厲，而舊者日昭蘇，一時聲教遂洋溢四海。

3. 周代尙文以承夏質，殷忠之敝，海內既一，禮樂大興。蓋由周公初定商奄，見殷頑之不易，乃述文武之德，其陳詩以觀王風者，若曰周之德如彼而王業之難

也又如此，以昭示天下。以遺後世子孫，且猶以爲未足，而廟堂雅頌之作興焉，唯『南』與『豳』之民歌，遂開新朝一代詩史之先河，而文學之盛，乃軼於前代。

(乙) 中國文學發達之大勢

民風爲實  
生活之表  
現

1. 古代詩歌之發達，其源皆起於民間之謠諺。而謠諺之所自始，又皆不外於歲時風土之吟，蓋與民衆之實生活爲最近。

2. 男女相悅，彼此得以致其怨曠之思，別離之苦，爲古代詩歌發展之一重要原因。

3. 周以前未始無民歌，以其尙質尙忠未能如周代之採詩入樂，故迄少流傳，自『南』『豳』皆被絃歌，乃合詩樂爲一，故雖百世而詠嘆常新，足證詩歌與音樂生命合一，尤足以保持其永久。

詩歌與音  
樂生命和  
諧

4. 一代文學與其政治，彼此相應，而文學之與民族文化共進，得此而愈亦益可信。

### 第三節 史詩之發達

『南』與『豳』皆抒情詩也。其抒發之情緒雖各不同，然卽事生情，隨物寄感則一。故雖如七月之章，序月令，志農功，而終非敘事詩者，以其不以事爲主而以情爲主也。然則七月之情奈何？曰：民樂其生而愛其上，其生也勤而皆若爲其上生焉者。昔夏民之苦桀也，曰：『時日曷喪，子及女偕亡。』而七月之詩則曰：『田峻至喜』『殆及公子同歸』『爲公子裳』『爲公子裘』『言私其縱獻豳於公』『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終歲勤苦不遑自恤，而乃以得報其上爲快，以是知古公之澤入於民者深也。故總『南』與『豳』皆無敘事詩，不特此也，卽其他國風亦莫不如此。然則孰爲敘事詩？曰：若『雅』與『頌』者，殆敘事詩之所萃乎？

雅詩今凡百又一篇，序曰：雅者，正也，政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今觀其詩，次諸小雅者凡七十篇，其間紀宴樂如鹿鳴棠棣伐木，勞役使如四牡皇華，慰征戍如出車采芣芣杜，致嘏祝如天保定爾，魚麗賓賢能如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樂育材如菁菁

者莪，柔遠人如蓼蕭，懷諸侯如淇露，志武功如六月采芑，會田獵如車攻，吉日。考室如斯干，考牧如無羊，蓋皆王者之事，而詩人詠歌之以次樂章。雖賦其事亦足以見其情，然而因樂而作，有所爲而爲，固不如風詩之無所爲而爲，亦不必爲樂而作也。不必爲樂而作者，言發乎情，爲樂而作者，義陳其事，是故諸詩皆可謂之曰敘事詩。至於變雅，訟時政之得失，刺人君之好惡，或陳敬戒，或著箴誨，或懼災變，或宣怨懟，或揚民隱，或諷歸歎，或疾讒賊，或傷困頓，以及閔時遭亂之章，絕友思親之作，出於情感自然之迸發爲多，然以其作之者之爲王朝卿士而非輶軒之所采錄，故列之雅而不以爲風，且編詩者固欲以此觀王政之所由盛衰，固一代之詩史而非史詩也。

中國之史  
詩時代

中國之有史詩，自大雅始。其壯麗宏肆迴絕百代者亦莫如大雅。蓋自大雅以前，中國之所謂『史』者，但有神話傳說，雖尙書間存夏殷二代史文，然其體僅爲史料，而非完整之史。其敘述先民豐功偉業盛德昌言本末畢具，僅於大雅見之矣。自詩有大雅，而後中國古代史始由神話傳說時代，進而爲史詩時代；自有春秋而後由史詩時代進而爲紀年時代，自有史記而後由紀年時代進而爲正史時代，考諸人類歷史學之發展，唯中

國史學之進步，其層次最爲分明。故有周一代之史詩於中國之文學史學上俱有極重大之貢獻。

大雅詩凡三十篇，其敘周家一代之史實者，自文王大明緜思齊皇以上，遠溯如生民，近仰如篤公劉，莫不敬陳祖德以教後嗣，在作者本非以此爲史，而後之攷古史者乃不能不以此爲依據。卽文武成康以降，雖不必有此偉大之鼓吹，而其治迹之可攷見者，見於大雅尙有棫樸，旱麓，靈臺，下武，文王有聲諸章，與正小雅相爲表裏，爲後史者之所資。至於民勞，板蕩，瞻仰，召旻，以見致亂之由，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以見中興之迹，是皆有周一代王政之大變革，而衛武公抑詩次焉，蓋取『脩爾車馬，弓矢戎兵』以冀復鎬京之舊，有詩人『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之微意，固非僅美其若賓筵之垂戒而已。

合大小雅而觀之，無問其詩之爲史詩，或足以爲詩史，而要以詩迹王政之所由興廢，與民間詩歌之自抒其情感者不同。唯其賢者言其大者而不賢者言其小者，故變小雅如若之華，何草不黃，采芣，綠隰，桑諸篇，殆有近於東周以降之變風，非復十月，正月，雨，無，正以來諸篇之鉅製。末世雅變如風，亦猶商頌，魯頌之變如雅，蓋皆由作者之時會爲之。

頌之初作，蓋以施於神而不施於人，故周頌三十皆王者郊社明堂藉田祈穀禘祫蒸嘗岳瀆星辰蜡獻諸端之祭詩舞辭，否則亦廟祭時享賓之詩，其辭簡易以便舞容，乃自正考父作商頌以美宋襄，追述殷之先德，而矢鋪張揚厲之音，奚斯頌魯又舍告神之義爲美上之辭，遂爲秦代李斯之流，刻石銘功之所祖，詩義亡而韻文作矣。

所謂作者之時會云者，周頌作於周之初世，其語詰詘與六誥相應，而雅詩整瞻，則備於康昭以來，厲宣而還，變雅遞作，正考父習於周雅，故以雅詩入頌，幽平以降，變風已肆，而王朝大夫流離轉徙，或夷於士庶，故其所作皆習民風。此六百年間詩體變遷之大概也。

頌雖以合舞，於辭甚簡，然其體亦史詩之一，蓋古之『祝』『史』皆以事神，故小雅有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諸章，諸侯之烝嘗祈報，大雅亦有既醉鳧鷖嘏祝公尸之樂，行葦洞酌且以昭忠信，薦鬼神。若以文學之眼光抉擇之，周頌雖以簡易敦重見長，然價值終於古代之樂章而止，賦詩斷章，學術家言或偶一引重，其質則野，其文甚『史』則唯商頌魯頌方足以當之。魯頌四篇，騶與有駘昉於小雅四牡，泮水闕宮則洋洋巨觀，蓋

雅變如風  
頌變如雅



託體大雅與生民明繇相近。所謂德不足而情采過之。商頌五篇，那與烈祖聲律之宏放整齊已過周頌遠甚，而玄鳥長發殷武三篇風神尤渾穆壯麗，此則文學進化之所由致也。

統斯以談，有周一代詩歌文學，『南』『豳』開其源，『雅』『頌』屬其後，六百年間，小有變遷，要足以備一代之詩史。言其概別，風詩以比物託志爲宗，史詩以賦陳其事見美；民間所作其情出以自然，而廟堂所尚則崇宏偉麗，二者交勝而俱有所長，揆以六百年之詩運，要以史詩爲最久，豈非尙文之治有以促其然耶？

#### 第四節 東遷前後之風詩

周自二南豳風以後，廟堂之上，雅頌遞繁，已如前論；然三四百年間民風非無可紀也，召南可附載東周以後之詩，則所謂十二國風者，其間當亦不少。西周盛時之作，唯說詩者狃於二南以後方爲變詩之成見，故每不深攷。例如王風黍離，衛宏毛詩序以爲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宗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而

不知漢初三家詩編次，俱以此附諸衛風末章，蓋邶、鄘、衛爲商之故墟，殷、頑未遷而周、德已盛，殆如箕子、麥秀之章，深致慨乎君國。而毛序以宗周、禾黍當之，韓詩傳以爲伯封、求亡不得之作，新序又以爲公子壽、閔其兄且見害，憂思之詩，持此例以較他篇，四家詩說多有異同，致作詩與賦詩之時間每每相混，（與關雎七月例同）而述說詩故如韓詩外傳新序說苑列女傳以及左氏國語之所傳聞，其紛糾殆莫可詰。此何以故？則曰風詩皆以達情而不重在賦事，苟前人後人其遇偶相符合，其情足以相通，則言以足志，於作者賦者何殊？春秋之世如七子賦詩多取於風，職是故也。

執此以推，則揚祖宗之德業，紀時政之盛衰，其詩爲陳迹所拘，於史學之地位爲重，而於文學之意趣爲輕。反之託物寄意，比事宣情之作，雖時代作者不如雅詩之確可老見，而情思洋溢，色采常新，今古人情每不相遠，則其託諸吟諷固當視史詩爲多矣。是故以文學之價值衡三百篇，雅頌雖喬、皇、典、麗，雄、視、宏、放，爲盛世鼓吹，然敘事詩要不如抒情詩意趣之更爲永久。今請進述『南』、『豳』以後各國之風詩及其民俗之大概。

今所存周代民風見於毛詩編次者，周南十一，召南十四，豳、風七篇外，邶、鄘、衛三十

九篇。(合黍離應作四十篇)其間附式微旄邱載馳泉水竹竿河廣六篇，皆衛女爲他國諸侯夫人之所作，黎許宋無風，故俱次於此。又二柏舟及綠衣日月終風燕燕六篇，新臺相鼠二篇，言詩故者又皆以爲他國女之來適衛者感遇之詩。碩人與君子偕老一爲衛人哀莊姜而作，一爲哀夷姜而作，此十六篇皆宮閨雅故，而以女子之作爲多，次則美刺之詩有關史乘，其事實可考見者如淇澳之於衛武，擊鼓之於州吁，二子乘舟干旄（從詩古微說）牆有茨鶉奔之於衛宣，芄蘭之於衛惠，定之方中之於衛文，木瓜之於齊桓，凡得九篇。疑衛之大夫因傷亂或感時不遇而作者，則有北門匏有苦葉簡兮考槃四篇。作自大夫妻之閔念其外者，則有雄雉伯兮二篇，足以純粹觀其民俗者，北風爲友朋偕逝之言，凱風有母子洩融之德，而桑中蟋蟀靜女有狐則完全爲紂之遺俗，而氓與谷風傷夫婦之相棄其著者焉。詩中所云風土曰淇曰沫曰浚曰河曰頓丘曰沫鄉，則皆河北故衛之音，故季札觀樂爲之歌邱，鄘衛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謂其能以德教服其俗也。及文公渡河，遷於楚邱，定中木瓜而後，始無聞焉。

檜風四篇，鄭風廿一篇，王風十篇。在國風中次第，鄭譜及四家詩說，與季札所聞太

師舊次，均前後不同，茲取其地近時接爲一類。西周之末，王子多父，居邑於留，王室多難，求所安處，與其下謀，寄帑與賄，以謀虢檜，乃奠居於鄭父之邱，是爲鄭之桓公。及武公，邑檜而有之，鄭於是乎始大。以其王室近親，而又與東都相接，且父子俱爲王朝卿士，故王風有留子之嗟，而檜風有西歸之詠。若求核實邱中有麻，應以之入檜，匪風發兮，應歸之於王，此則漢初傳詩者篇簡之失也。檜詩隰有長楚之樂子無家，類於小雅。茗華之不如無生，匪風之顧瞻周道，類於小雅之瞻烏爰止，蓋皆東周初遷，王朝士庶閔時傷亂，惓懷故國之辭，其悲哀，其情怨。王風君子于役，類於衛之伯兮，君子陽陽，類於衛之簡兮，考槃兔爰，類於衛之北門，足以徵其時際而未足以攷見其民俗。卽葛藟之亦莫我顧，中谷有推之，遇人不淑，要皆感於遭遇之辭，其足以深見一方之民俗者，鄭爲備矣。鄭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亟聚會，好爲謳歌，以相悅懌。溱洧之間，懽懽如也。今觀其詩，男女悅誘，贈答之言十而八九，其聲淫，其辭蕩，故季札觀樂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蓋言其聲之幼眇也。殷周之間，三河爲天下都會，而衛都河內，鄭居河南，猶後世之吳越，故其女子皆尙辭華，能吟諷，以自達其意。唯衛多宮闈之作，而鄭多毗野之

釋齊  
秦

謠是其異耳。然如王風大車『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夫婦自殺以全其節者，亦可謂極情愛之正矣。

齊秦於東周俱爲大國，其民皆好田獵而尙勇力，故詩亦有相類者。今傳齊風十一篇，秦風十篇。齊詩首鷄鳴，與鄭之女曰鷄鳴似，一則爲士庶夫婦愛勉之辭，一則爲君侯夫人箴戒之語，進推愛於其夫之朋友者，而及於其朝野士庶，兢兢焉『無庶予子憎』，此其所以爲泱泱大風之故歟。否則南山做笱載馳，猗嗟皆所以譏齊襄魯莊之淫亂無恥，而於大何有，地理志曰『齊士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嘯之間兮」，我於著乎而」此其舒緩之體也。』今觀其詩，頌其所好，則盧令重環其人亦洵美且仁，阿其所私，則彼姝者子可况諸如日卽月發，而勤於其事者，且曰『自公召之，顛倒裳衣』，此亦夸之失也。秦人因周之舊，其君子皆能以德事其上，如終南兼葭，所致勉於其君者甚厚，而情緒繇邈蘊藉，蓋以度勝；其小人奮發自效，則曰『王於興師，脩我戈矛』，故能百戰戎狄，受岐豐之封錫焉。至其狀田獵戎車之語，必徵實，勝於雕鏤刻飾，殆本豳詩純寫自然之遺意而又進之，亦寫實之能事也。

釋魏  
唐

魏滅於晉而唐爲晉之始封，其詩宜合爲一而不然者，殆採風於魏滅之前，故次詩者亦仍其舊稱歟？今所傳魏風七篇、唐風十二篇，如伐檀、碩鼠皆民苦其上之貪虐，指賢者徜徉於十畝之間，美而不用，猶伐檀之在河側，而不賢者反在高位，故致其思於采芣采芣之君子，曰『彼其之子，殊異乎公行』、『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其憂思之極若園有桃，蓋亦有黍離北門之嘆焉。蟋蟀山樞儉不中禮，蓋與葛屨同譏，然其敦篤不忍終去其上，若曰『豈無他人，維子之好』、『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至於公族大夫流亡在外，猶曰『不如我同姓』、『不如我同父』。雖亢烈如曲沃，屢殷王師，而猶求王命以自廣，曰『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則其民俗之厚，亦有足多者。故曰『溲溲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其間如鶉羽、陟岵兩篇，勤於王事，不得終養，致其孝思至於呼天，或遐想其父母兄弟相與嗟嘆慰勉之辭，深思煩志，其情足哀，與小雅 蓼莪近矣。綢繆夫，婦聚以崇朝而樂以今夕，其辭單緩而心顛慄，若有未卜偕老之歡，已虞新婚之別之慨，殆亦政亂民離之所致歟？而悼亡之嘆，沈摯堅貞如葛生之詩，則可謂比志 柏舟無愧大車者也。

陳曹二國視齊秦唐魏爲弱，其詩傳者，陳風十篇，曹風四篇。陳俗近楚，尙鬼而用巫，

民皆棄其所業以卽於酣嬉，故歌舞爲甚。國之交會，男女雜沓，故其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視爾如葦，貽我握椒』。外如東門月出之篇，以晤言彼美，形想佼人爲樂，男女朝會不時，則恐明星之煌煌，暫暫，殆亦鄭衛之流亞也。賢者衡門偃仰，有考槃決去之思，不賢者墓門萃止，有鶉奔不良之刺，憂時之士，至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而又有俯張之懼焉，故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曹濮亦貨財聲色之都會也，其君好寵，美女乘軒者三百人，國小而淫疑，亦與陳鄭等。故賢者傷蟬螿之楚楚而慨然，欲有以自潔，其在位者又皆不稱其服，無儀式。國人之志，斯則詩人之所以寤嘆於周京之不德，殆不如下泉之猶能『浸彼苞稂』之故也。

總上列風詩，漢初以來，傳於今者凡百二十八篇。（合豳風二南爲百六十篇）其時代之先後，疑上可溯衛康叔之受封，下可及陳靈之被弑，而要以東遷前後二百年間爲最多。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蓋自周初以『南』爲新化之徵，『豳』存舊時之俗而外，積四百年，民間之歌詩，未嘗衰歇，王者輶軒之治，其有裨於後世也如此。再合大雅三頌觀之，雖僅搜殘補闕之遺乎，而有周一代郁郁彬彬之盛，固非後世之可及矣。

## 第五節 詩之衰亡及其傳述

據上述諸詩觀之，雅詩止於東遷，頌詩止於召陵伐楚，風詩自入春秋時代，亦漸次衰歇，桓莊釐惠之間，已不如東遷前後之盛，以秦風有襄公渭陽之篇，陳風及靈公株林之事例之，襄頃匡定，猶偶有傳。迄於簡靈景敬而後，至於孔子之生，乃一無聞者？

孟子曰：『王澤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孔子作春秋之時，詩必已亡，否亦必有詩亡之懼可知也。今欲進而研究春秋以降詩寢衰亡之原因，不可不知春秋爲吾國上古史上之第一大變革時代。

春秋時代  
社會經濟  
大變革  
之因  
主

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諸侯自相吞併，封建制度以次破壞，又漸而移其政於大夫，雖一國之中亦蹈豪強兼併之故轍，滅國奪邑之事，史不絕書，以次造成戰國七雄之局。長期四百年私產戰爭之結果，各據所有奴使其民，昔之農產生活，遂無復有授田均田之制。其黠者趨於末業，漸知封殖以貲財自雄，愿者只知自食其力，而以邦君及封殖者之務爲侈樂，奇技淫巧亦因而發達。最下則爲農奴，終歲劬勞至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



王政衰歇  
爲詩亡之  
次因

昔之王田爲社會公有者，自是皆入於強者之手，而賃耕之俗漸興。又以彼此驚於競爭，多思得才以自輔，民間才智之士，既無以自存，則學以干祿，皆務爲奇說以投時好，而無復行優而仕之風，而游士閒民遂爲戰國諸侯大夫之食客，此春秋以降至於秦漢歷史，上社會變革之大概也。

夫周之詩何以興興於人民均得以自適於田間。七月艱苦憂危，上下與共，（鴟鴞 東山）被其德化者仰之有如父母，（二南）故謳歌吟諷皆出於天性之自然。周之詩何以盛盛於方伯之陳詩以觀民風，以揚王政於天下；盛於天子能巡方問俗，輶軒所至，鉅細無遺，然後使太師陳之以詢其時政之得失；盛於卿大夫之獻詩，被之管絃，施之歌詩，以昭事上帝，祖考神祇，以和上下，以一邦國。其變也，下以諷刺其上，上以聽戒於下，師箴警諫，猶有先王憂勤惕勵之風，故民雖怨其上而未忍絕也。至於東遷，顛越是懼，然王者之澤猶洽於人心，尙爲四方諸侯之所歸往，故尊周攘夷爲當時伯者之業，詩之未卽衰亡者以此。及乎孔子之世，陪臣執國政，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高國田陳，衛覆於狄，鄭卽於夷，周之宗親故舊足以輔掖王室者，蓋自是而皆亡有矣！諸侯之民知有執政，不

知自有其君，於王室也何有？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此豈升歌象舞，搏拊琴瑟之時耶？禮壞樂崩，至於此極，太師舊次固將蕩析無餘，尙何有於採詩入樂？且春秋中世，諸國已驚於新聲，競作繁響，偏重器樂而不重聲歌。至於戰國則古樂盡廢，魏文齊宣之好新樂，其著者也。其時民間之田園生活出主入奴，無暇領受自然之美感，縱有同巷夜績，飢者歌食，勞者歌事，誰復聞之而孰令聽之？此皆詩之所以亡，而孔子之所以不能不有所述作於禮壞樂崩之餘也。故曰：『王澤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在春秋以前，雖爲行人之所賦誦，士庶之所謳歌，然播散於口語之間，以爲代達情意之工具已耳，固未嘗發明詩義，以爲治化之所係也。自孔子以詩爲及門弟子文學之主科，興觀羣怨之義樹，溫柔敦厚之化行，而此散在樂府民謠中一代偉大著作，始裒集成編，自是而中國始有第一部文學總集，自是而中國之言文學者乃得有所指歸。

然謂孔子次詩正樂，卽止於今日所傳之三百五篇，則未敢信。史記孔子世家有云。

詩教樹立  
爲儒家偉  
大作用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至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後人据是以爲孔子刪詩之證，宋人更演之爲刪字刪句刪章刪篇之假想。實則此乃史遷据漢初師說云然。漢初傳詩，合齊魯韓三家口耳相傳所得完篇僅三百有五，（毛詩多舉有聲無辭之笙詩六首，故又云三百一十一篇）欲自神其授受之所自，乃謂此卽孔子舊次之篇章，而又無以解於軼詩軼篇章句名目之尙存於他書，乃造爲刪詩之說。實則此三百五首，絕非孔子詩教原有之全篇。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其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蓋正樂而非刪詩。詩之或存或不存，由於孔子歿後三百年間，授受相傳者之有遺軼，而秦楚之亂，篇簡散失糾錯，諸儒各綴殘抱闕，僅乃備之，非孔子刪存卽此三百五篇也。今請以史實爲證。

墨子言儒者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誦絃歌舞所施不同，其詩之節奏自異，是孔子及門詩教，其原有篇次，殆將千二百篇。史記古者詩有三千云者，雖人

孔子正樂  
而非刪詩

或疑其類於百二十國寶書之誇妄，然非三五之數，固已可信。由是可知論語所謂『詩三百』，蓋舉及門所習『誦』『絃』『歌』『舞』四者編次之大數而言，故荀子亦言『詩三百篇，中聲所止』。可知儒墨俱習以『三百』爲孔子次詩之通稱，非謂其刪存三百篇也。而後世不察，以其合於漢初所傳之數，遂謂詩本無闕，亦猶今文家拘守伏生尙書二十八篇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此外更無書可傳，同爲固陋之蔽也。

詩三百爲  
孔門詩教  
之習用語

今且以左傳一書爲例，所存軼詩殆不下數十首：

昭十二年楚子革引蔡公謀父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成九年莒恃陋而不備，君子引詩譏之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莊二十二年齊陳敬仲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襄五年楚共王殺其大夫，君子引詩譏之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襄八年鄭子駟引周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晏子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此外左傳及他書所舉軼詩之篇名，尙有茅鷗，桑林，轡之柔矣，河水，新宮，驪駒，將母，庸歸，狸首，采齊，鳩飛，諸章，今詩三百五篇皆無有。乃轡柔之詩見於周書，驪駒之詩見漢書，狸首之詩見於大小戴記，未必皆爲後人所擬。且諸子引詩語句相同，似非後人所可僞託矣，而均不見於今日三百五篇之內，亦又何說？

周書太子晉篇：「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應應，取予不疑。」

漢書儒林傳注：「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禮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居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荀子：「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與左傳子產引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同。

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與列女傳古有白水之詩云：「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略同。

若謂今詩三百五篇以外無詩，何以解於軼詩之多至於如是？若謂此皆孔子所刪削之餘，然則孔子及孔門弟子之所稱引者，必當在所不刪之列，而何以論語一書凡及引詩，軼者反居其八九，豈不刪者不可引，而所引者又必被刪之詩耶？且如學庸緇衣坊

記諸編，凡夫子子思所引之詩，今皆無有，又何以故？荀子爲詩禮大宗，漢四家詩說所出，乃其書如法行篇王霸篇解蔽篇臣道篇正名篇引詩，無一不在軼篇之內，被刪之列，此真不可解矣。至如說苑所舉夫子引詩『皇皇上天，其命不忒』之類，殆不勝舉，以是可知班固所云『詩遭秦火而得傳者，以其著在口語而非竹帛』，然則口語之所不及，耳聞之所不備，其軼亡之多，又何可計。而皆歸之曰，此孔子之所刪也，有是理乎？

故吾人須認識春秋以來，人人所絃誦之詩歌。以爲代達情意之工具者，自孔子詩教成立方得以幸而不亡，而吾國文學之時代，乃得以於茲託始。諸儒抱殘守闕，功不可誣。然吾人研究詩之興衰，亦不能沿襲固陋。若執孔子刪詩之義，則國風雅頌，孰有孰無，以及章次先後，字句之異同，均以春秋之微言大義讀詩，尊魯故宋貶王削霸之說，彌滿於行間，而文學之意趣，枯亡盡矣。

## 第六節 孔子六藝之教及諸子學術之興

春秋戰國，在中國歷史上乃一大變革時代，前已言及。於此時代產生一偉大之人

物則唯孔子。孔子以前政由王者，君師合一，學術文化操之自上；孔子以後政由攘奪，君師道析，學術文化乃由下興。孔子以前未聞有大哲學家、大思想家、大文學家也。其在歷史上之著名人物，不爲一代之元首，卽爲一代之卿相，操政治之中樞，所謂達則兼善，而個體之表現不易分明。自孔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一切哲學思想乃不得已而託諸空言，以求自見於後世，六藝之教行而諸子百家風發泉湧矣！後世著術衰而文章之體盛，詩騷歇而辭賦之道興，言文學者無不託體五經，有由然也。

孔子之時  
代背影

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西曆紀元前五五一年），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紀元前四七九年）。時當魯襄公之二十二年至魯哀公之十六年，年七十三。上溯春秋始隱公元年爲周平王之四十九年，至孔子之生，凡一百九十又一載。其卒之前二年而春秋絕筆。卒後之二年而田氏專政於齊，晉公室卑。十一年而魯哀公被逐於三桓。二十一年而晉出公奔齊，廿六年而韓趙魏共滅智氏。四十二年而晉幽公朝于韓趙魏。六十九年而齊田和立是爲太公墨子，蓋當其時。七十年而三家分晉。七十六年而周威烈王以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而老子之子宗方爲魏將。孔子蓋生於春秋之季，而

卒將及於戰國之初，其偉大之人格與事功，適足以爲歷史變革時代之代表。

孔子仕於魯，不容於三桓，斥乎齊，逐乎宋，魏困於陳，蔡之間，周游七十二君之庭，既已見天下之終不爲己用，而弟子之從游者日集，乃本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之意，慨然有志於述作，於是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爲書百篇，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謂門弟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乎？』又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故詩教大行，禮樂自此乃得而述。晚而喜易，又因史記作春秋以抒其志，曰：『吾欲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爲愈也。』前後弟子三千，而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六藝之教：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初皆政典也。聖王以此爲治，百官以此相齒，舊法世傳之史實司之。周衰，王官失守，道喪文敝，孔子好古敏求以見其意，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其以道自任有如此者

詩教精神  
爲孔子政  
治理想之  
結晶

孔門六藝之教，非僅好古考文而已，蓋以育德焉；非僅潔己治身而已，蓋以成治焉。孔子之哲學思想曰『歸仁』，孔子之政治原則曰『尙德』，其作用莫切於禮樂，由身及家，欲以化成天下，蓋本詩教之精神。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謂仁也已。』夫春秋戰國之世，克伐怨欲之一世界也，天地中和之性於人爲富，而世變之殷，上下交征利，使人性俱汨沒偏蕩於克伐怨欲之中，故政散民離，而一切治術，皆祇足以益亂而無補於治。治化之本，在於宣達民性使復其正。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夫怨而不至於怒，怒而不至於叛，非詩教孰能致之。此孔子政治原理之主張，而其政策則在均平天下，回復三代以前農產制度之生活，使人民皆得以樂其生，安其俗，行其志，羣后以民意爲進退而無復私天下之心，故於堯舜每三致意焉。

孔子既序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以教後之學者，古之所謂道術，蓋莫備於是矣。自謂述而不作而又因材施教，及其既沒，七十子之徒或得其道之一端，遂各尋繹所

諸子皆因緣世變各欲以其術救世之亂

得以爲真孔子。其時諸國方驚於征伐，儒者之學不施於世，故教立而化不行，諸儒又拘於自守，彼此相非，莫能究詰。諸家鑒儒者之昧於世變，欲更其說以爲世用，而揚子爲我，墨氏兼愛之說興。其時南方學者宋鈞、尹文之徒，或祖述之，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慎到、田駢則欲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以求終身無譽。故曰愧不失道，無用聖賢。然此非生人之行而死人之理也。故關尹老聃在己無居，以懦弱謙下爲表，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建之以常無有而主之以太一。然不削於人，苟免於咎而已。唯莊、周傑然知芴漠無形，變化無常，猶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斯蓋南方民族精神之所特有耶。

民本政治  
民生政策  
子導源於孟

孟子之生，次於揚墨，疾其說之偏而非道體也。乃私淑孔子，慨然有用天下之志，欲以仁義說當世諸侯，制民之產，使民菽粟如水火，其所理想之政治，以民爲本而以君爲輕，以此遊齊及梁，則皆以爲迂而笑之。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攻戰，而蘇秦、張儀、公孫

衍之徒，縱橫捭闔於其間，孟子疾世之亂，怒而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然世亦終莫爲用，退而著孟子七篇。荀卿次於孟子，亦私淑孔氏，而以十二子爲非，其學本於禮治，而以人性爲惡，而李斯韓非承其師說，則欲任法以爲治。李斯用於秦，借秦之力以行其術，而韓非不得志，其著述遂顯於世。

諸子之學  
是出於  
孔子

諸子之異，世變爲之也，然以其莫先於孔子，而百家之學時或稱道詩書說者，遂以爲皆出於六藝。章實齊曰：『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成正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雖不必爲定論，然君師道析，始自春秋之世，而諸子之盛，又莫先於孔子，溯其承流肇緒之迹，彼此固無不相因，而謂學出某經則其慎者。

六藝之教始於孔子，然其續述之跡，多經後人竄亂，樂之失傳，詩書之亡佚，可知也。唯易以卜筮未遭秦火，疑其上下經出自孔子手訂，而翼傳十篇（上下彖象繫傳六篇，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則皆戰國秦漢儒者歷世演述爲之。諸子書稍次於孔子者，老子有上下經八十一章，墨子有經上下，經說上下，而莊子稱孔子有十二經，可知經之

諸子文學  
之大較

名自戰國三子之徒始也。禮經十七，是否爲孔子紀錄亦爲官書，尙未能定；然要非全軼。其餘傳記及諸子書，其確可信爲孔子再傳弟子所輯者，有論語二十章，其文質而近古，精而不華，蓋成於戰國之初世，去老墨上下經之作爲不遠。今存於戴記中者有大學中庸二篇，儒者相傳曾子子思所作，其文淵懿闕深，條目備舉，疑在論語之後。而大戴記亦存曾子十篇，此皆至漢始篇簡相傳，自漢以上，授受不明，是否爲其弟子述先師之言，則亦傳疑而已。墨子行夏道固以質勝，其經上下，經說上下，奧衍與老氏書同，餘篇爲三墨弟子所錄，故稍有同異，大取小取，則或謂乃別墨者之所爲。然亦文采不勝。此外宋鉏尹文慎到田駢之屬，不聞有書，書或不傳，而言諸子文學者，首舉莊周，其書瓌瑋而連犽，汪洋縱恣以自適，於諸子爲最肆。孟子之博大雄偉，庶幾近之，而韓非獨以廉悍警闢勝，與其師荀卿之雅重者不類，此皆戰國文學著述之大觀也。後世文體，託源五經，摹擬諸子，或襲其貌，或取其神，要皆不能以著述名家，乃竊附篇章以自矜異，斯其下也。

## 第七節 屈原與楚文學

詩自春秋而後，漸次衰亡，然民間歌誦之作，猶未絕也。考其託體尚近於風。其後應用於語言者，一轉而爲短語，形諸諷詠者，則漸變而爲長歌，斯皆以未入樂之故，乃不如三百篇之整齊，而詩歌之體於是始繁。曰謠，曰諺，曰謳，曰謳，曰誦，曰歌，皆風詩之變也。其在朝堂，士大夫宴享賦詩，微言婉諷，亦至春秋之季而絕。縱橫之士，乃以華辭藻說倍譎奇肆之談，動人耳目，設辭隱語，寓言諧說，馳騁無窮。其時南方文學之盛，不亞於中土。有一人焉，上繼風雅之衰，下開辭賦之盛，爲吾國文學史上第一文學家，其創作之精神，足以百世不朽者，則楚之屈原是也。

楚人好祠而近巫，詩之陳風同其習俗，三百篇中雖無楚詩，然南音所被，廣爲楚聲，春秋以來，已漸顯於世。例如：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孟子，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說苑，鄂君子皙泛舟於新波之中，越人擁楫而歌，爲之楚譯曰：『今夕何夕兮，峯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楚騷之導源

又如莊子所稱『折楊』『皇華』之音，『下里』『巴人』『陽阿』『薤露』『陽春』『白雪』之曲，辭雖不見於世，而要可想見其俗。『啓之九辯九歌』於楚辭中凡四五見，夏代聲歌之被其故域，諒當猶有存者。則南楚聲歌之淵源，固可知也。屈原者，仕於懷王之朝，遂於頃襄之世，蓋當戰國之末季，其時北方風雅遺音絕響久矣！而篇策所傳，原或肄業及之，故其少作橘頌，體仍故習。

韓詩外傳，桀爲酒河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既醉皆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薄，薄亦大兮。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與橘頌體製相近，疑亦南聲之所祖。

及放乎江漢沅湘之間，見其俗之好鬼而多淫祀，每歌樂鼓舞以樂諸神，而其詞或不免於儻野，乃爲之作九歌之曲。其體錯雜五言六言七言，與詩之多作四言者異，而詞或偶有相襲。（如勞心忡忡庭實廡門等語）然其夷猶儻蕩，飄忽無端，則非北方祀神樂章之典重者比矣。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多死，諸御已遠楚百里而耕。乃入見莊王，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

「薪乎菜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人乎？」卽楚詩僂野之證。

左傳黃池之會，吳申叔儀作歌乞糧於公孫有山氏，「佩玉藥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可見當時歌辭，與風詩漸遠，而與楚歌爲近。

列女傳，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哭於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曰：殖死，其妻援琴作歌「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此語亦見九歌中。又吳越春秋，越王將入吳，與諸大夫別，越王夫人爲作歌曰：「仰飛鳥兮，烏鳶，陵玄虛兮，號颯……云我思兮，心遙，情憤惋兮，誰識。」結搆與九歌爲近，而詞意卑下，其書晚出，不足徵信，姑附於此。

又以憂心愁悴，無可告語，凡經歷陵陸，見楚宗廟公卿祀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聖賢怪物行事琦瑋譎怪，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舒憤懣，而作天問。其體多四言，造句與風詩不遠，而恢宏奇偉過之，然尙非原之鉅製也。

原之第一傑搆爲離騷，後人尊之曰經。凡三千五百四十二言，其辭開闔動盪，出幽入冥，其慟切也若舜之呼天，其纏綿惻怛不能自己，若湘娥之夜泣，古之放臣逐子怨妻去婦，枝浪謳吟，無若其情之至者矣。蓋其忠愛之懷，實有大過人者。王逸論之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茹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喻君

屈原爲中國古今愛國詩人之宗祖

國，宓妃妖女以譬賢輔，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故漢初傳屈原賦二十五篇，而淮南獨爲離騷作傳，且爲之言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皜然涅而不緇，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古今文人自賈誼史遷以來，無不極口推崇以以爲文章之極則。蓋其沉憂於宗邦之欲墜，民族之淪夷，閔斯人之不得其所，自以懷救國之方，欲以美政輔導其上，乃讒賊交侵，卒遭竄逐，懟國人之不已知而傷時政之日趨於禍亂也，故悲吟憂思不能自釋，遂狂激投淵而死。所謂『膺貞固之節，體清潔之性，直若祇石，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其次於離騷足以見其志者，有九章，蓋左右離騷，非出於一時之所作。後人閱其忠節故述而次之。其中如抽思惜誦思美人情雖憤懣詞猶宛約，哀郢涉江，悲切之甚者也，至於惜往日悲回風而死志決，懷沙則其臨絕之音，故顛倒重複，倔強疎鹵，尤憤懣而極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

綜原之所以表見，非獨其辭采之勝，藝術之殊而已，蓋爲古今愛國詩人之宗。且其



才又足以明法度而致富強，史稱其明於治亂之跡，故慕堯舜之至德，述桀紂之敗亡，愁嘆所復以見其志，使其得用，楚之代秦未可知也。而終不得志於時，乃僅抒其情采爲後世之所極哀。楚雖及原之卒不數十年而被滅於秦，而原忠愛之誠所以激發楚人者厚矣！故楚人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及於暴秦攘臂而起者，皆楚人也。衡湘之間壯氣不滅以迄於今，豈非屈原之精誠有以化其民歟？觀於國殤而其教可知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騁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攻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乘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旣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旣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

(國殤)

屈原旣歿，楚有宋玉、景差、唐勒之徒，皆好爲辭賦，祖述原意，然皆雍容詞令，不若原之極諫。今所傳屈原廿五篇之中，若遠游、招魂、大招、漁父、卜居之屬，間有宋景差之徒所爲，其辭舒緩淫衍而無傷於激切，與屈原之情不類。其中以遠游之辭旨爲勝，反映老莊哲學之思想亦最多，其優游容與扶搖而上征，遂爲後世大人賦、游仙詩之所祖。招魂或爲祭原之辭，或與大招皆爲楚人禮魂之作，要之敷陳澤色，以詞藻見稱而情實漸乖矣。漁

父卜居託辭爲賦，其體實爲有韻之散文，後世謝莊之月賦雪賦，猶襲其結構，要非原所製也。

漢志有宋玉賦十六篇，唐勒賦四篇，景差未詳。今所傳宋玉賦有高唐神女好色風賦，鈞賦，大言小言之屬，或言大言小言與景差唐勒同作。後人敘楚辭，又傳宋玉有九辯。今觀諸作不必相類，高唐神女之稱宋玉，或亦類於漁父卜居之託屈原耶？諸篇唯九辯與離騷爲近，可謂善學原者，情雖不若原之激切而沉摯慄顫，辭尤抗愴肅爽，富有秋氣，可謂神寒骨駿者也。朱子以景差大招有儒者氣象，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閒退，不爲浮艷。斯蓋與荀卿之賦相類。荀卿居楚最久，其時去宋景之徒未遠，見其俗之所尙，亦從而效之，今其書存蠶賦箴賦雲賦等五篇，其初皆設詞狀物，類於隱語，末乃出之，是爲後世物賦之祖。又作有俛詩一篇，成相雜辭一篇。俛詩介乎詩文之間，結構亦與雜辭爲近，雜辭或作爲春相者之徒歌，其敘述史實以見先德，亦祖原意，蓋皆楚風之所化也。至漢而後辭賦大興，惟賈誼與司馬相如唯善學，誼有屈原之遇，其情足以相通，司馬有屈原之才而無其志，故惟以辭華見美，而楚聲之所播則遠矣！

荀子五賦  
爲後世物  
賦之祖

## 第八節 周秦間之古史與文學

文與史之同源，既於尚書見之矣。史記載孔子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爲書百篇；又因魯史記作春秋以抒其志；後代紀傳編年之體，蓋於是乎始基。其後言書傳者舉逸周書，言春秋傳者舉國語及左氏春秋，劉向復次諸國縱橫家言爲國策，周秦古史，略備於斯。考周代史文之盛，抑何祇此數家，而亡佚之餘，唯諸書獨靈光巋然，卓越千古，劉子玄稱史家創體有六而此獨得其四，則亦有其不祧者在也。茲分別述之，以見吾國文學淵源之富。

尚書辭尙體要，春秋撥亂反正，二者俱爲漢以後儒家崇奉之典冊，與詩之風雅頌同尊曰經，微言大義，尋繹不窮。然論孟引書，已與今文不類，墨荀左呂出入尤多，（詳見林春溥古書拾遺書逸篇）則今文之抱殘守缺，謂之守先世之遺文，立伏經之專學則可矣，謂足以考見成周文治之盛，抑猶未也。余疑周初之史，與詩同體，（否亦多作韻語）其後別爲雅頌，乃合體於風，播諸諷詠，而百篇之書，則孔氏次錄舊聞，其後七十子之傳

不無遺益，既焚於秦火，乃大亂於漢初。今試舉一例以證吾說。

中國史詩  
時代之遺迹

墨子非命引書秦誓文曰：『於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商。』

孟子引秦誓文曰：『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又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左氏傳哀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此與雅詩何異。論語載孔子引古尙書之辭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與此亦相近，不知是否爲孔子所見帝典之文，然要可信爲周史所追述。顧皆不見於今日所有，則伏生所傳究爲何代之書，殊未敢斷也。

今書秦誓，與逸周書及書大傳之體爲近，殆與金縢均爲戰國以後秦漢間博士所造，其與東晉梅賾僞書，相去無幾，而妖妄則過之。前世疑古文者尊今文，逃東漢經師之說者又入西漢經師之說，故每不能自拔。孔籍之失真，固孔學之誣，抑亦史家之所不許。余以爲尙書念八篇，以後代發見之金石文字例之，唯周誥可信爲成周舊典，其次訓命

之體，後史之敘次爲多，然伏生今文則闕佚在所不少。（例如湯誓論語墨子所引具在而皆不傳，梅賾反利用以入僞湯誥，不知與史記尙存真古文湯誥者不類）典謨禹貢作自何人？其餘諸篇是否經孔子以後戰國秦漢儒生之所塗附，要不可知。武成之不爲孟子所信，其顯然者也。

考

今文周書凡二十篇，泰誓金縢而外，牧誓之文暢達在費誓秦誓之上，與訓誥之體不同，殆近於書大傳，疑亦爲戰國聞人所補綴。洪範篇中所存韻語如：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音如我）。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便便。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尙可窺見周初史詩之所自發，與墨子諸書所徵引之泰誓同例，而與六誥不相似。六誥者大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康誥是也。多方多士雖不名誥而與誥體相近，與立政無逸君奭顧命諸篇均作於成康之世，殆與史詩分道以後史官所存之功令文書，故其文體大致相同，穆王甫刑最後，文侯之命與秦誓則在東遷以降矣。

尙書而外，足以攷見周代史文之盛者，尙有逸周書，亦曰周書，凡七十一篇，上自文

武，下終靈景，中多官禮之別記，文體醇駁互見，戰國秦漢記傳諸子，間有徵引，意其時學者誦習亦亞於六藝，故漢志亦列諸書九家中，其後以爲孔子刪削之餘，不以爲重，亡佚錯亂，妖妄之言，亦所在若有。（疑後人取汲冢雜書與之相混）其中如祭公芮良夫諸篇，有若無逸君奭，比較尙屬可信，揆其輕重，以較僞孔古文之勞於輯佚，殆又過之。然此皆後世篇簡流傳，終不如成周古物鼎盤敦彝之發見爲不失真。近代考古學發達，而地不愛寶，古物之發現亦時有所聞，如毛公鼎散氏盤其著者也。（毛公鼎文見窻齋集古錄散氏盤文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春秋十二公經爲孔子所手自刪定，自昔史傳均無異言。顧公羊穀梁之傳經（當在漢初）去孔子已若干世？其所發之微言大義，彼此亦時有牴牾，孰爲得夫子之真？則殊難定。其在史學之地位，春秋要不過古代紀年之託始，褒貶隱諱可以垂一王之法，而不足以昭萬世之信，則古今史例不同故也。至於翼春秋者，求其富有文學意味，乃不在於公穀之清剛裁辯，而在於左氏之繁麗賅博。蓋公穀傳經之書而左氏爲史家言，不相襲也。左氏或以爲左邱明，或以爲左邱，曾作國語，或以爲楚人左氏，疑莫能明，據其書所

敘史實言之，蓋左氏春秋亦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自爲一書，初不傳經，其人則爲楚之史家，蓋生於戰國中世，與撰述國語者疑非一人。

國語二十一篇，周得其三，魯得其二，齊得其一，而晉獨多，自七至十五凡九篇，其餘諸國鄭一楚二吳一越二，皆微數也。卽他國語述晉事亦多，疑本諸晉史而雜采他史若周書者爲之。諸國始穆王之征犬戎及於越之滅吳或一世或二世；而晉語獨及智伯晉陽之圍，蓋與左氏春秋相後先焉。左氏於魯事始惠公在春秋之先，當周平之世；終哀公念六年，去春秋獲麟之歲又十餘年。且補哀公十四年以後之經文至孔丘卒而止，旣與公穀異矣，而其書晉事則遠溯自穆侯，書楚事則自武王皆不繫於經而傳楚事時多，且旣王周而又王楚人或疑其因楚史之舊；至於比附經文，則自劉歆始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杙，魯之春秋其義一也。』三國史文之盛，同見稱於戰國而晉楚之史無聞也，若國語左氏，其乘與杙杙之遺乎？

春秋之文簡而嚴，微而顯，約而博，名正而言順，與書之奧衍異，皆史之以義勝者也。國語平直典則多先王之明訓，莊而不流，整而有暇，雍容大雅，史之以度勝者也，其機趣

左氏史文  
甚盛爲敘  
記文之所  
取則

之逸若敬姜羞鰲，董祁繫援，亦有足稱；而左氏則遠過之矣。左氏於辭令無不婉妙，於敘記無不茂美，機杼之富，百不一襲。史文之盛，以此爲最，而或者慮其浮誇，楚人巫風之習，固亦有然，其疾之甚者，或亦美所在焉。若莊周之汪洋滉漭，屈原之幽奇詭幻，不其故歟。次左氏而以辭令之奇譎勝者，有戰國策，其書合十二國次爲三十三卷，體同國語，而一載前言往行，多識其德，一則以權謀勝，縱橫捭闔，揭短恃長，詐而不信，倍譎而無理，然其洞陳利害，操切威勢，或微言隱語以切繩墨，亦有足多者焉。

### 第九節 周秦間之雜文學

總周秦二代文學之迹觀之，前五世紀莫盛於詩，後五世紀莫盛於子史傳記百家之書，而其源又皆出於詩教。（清章實齊文史通義）則統攝二代之文學，固莫備於詩矣。斯言也，於二代之雜文學，猶可取證焉。何以言之，秦一四海，傳祚最短，文學之盛，唯傳刻石銘功之辭，若瑯琊刻石，泰山刻石，嶧山刻石，之罘刻石，會稽刻石是也。此皆後世碑銘之所自始，而其體固出於詩之雅頌。且有周一代金石所垂，載籍所錄，爲後代韻文之



所託始者，窺其後先之迹，莫不導源於詩，或乃詩之變體。茲彙次爲一，述而論之。凡以實用爲宗之韻文，或爲詩三百篇之所未錄，或雖見於子史傳記，而爲後代篇章之所祖者，皆名之曰雜文學，以與主情者別焉。

大戴記，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而可以爲子孫常者乎？』師尚父詔王以丹書之戒，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於几，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劍，於弓，於矛，皆爲之銘，凡十七章。此後世銘戒之所自始也。今觀其體，殆昉於商銘，故其言或如湯盤，或如鼎戒，國語衛彪傒所舉之飶歌，殆與此同義也。

國語，郭偃曰：商之衰也，其銘有之，『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後人以爲銘鼎之辭。

國語，衛彪傒曰：武王克殷，作詩曰：『天之所友，不可懷也；其所懷，亦不可友也。』以爲飶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人使永監焉。

大戴記，武王戒書十七章，其席四端之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其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其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

不可救也。』其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其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以上各章，人或疑其與周初之詩不類，未必果爲武王所作。然堯戒湯盤自昔有之，雖爲後世傳記家言，或者當世韻文，自有此一體。史記載箕子麥秀伯夷采薇之歌，其辭固亦與詩不同，徒歌雜諺，既不入樂，其不如詩之整齊，亦意中事。疑以傳疑，姑斷其時代爲戰國以後之人所述可矣。

與詩相近者，左傳有虞人箴，禮經載士冠禮之醮辭，祝辭，少宰饋食禮之尸嘏辭，體皆四言，或以爲皆周初所作。

左傳，魏莊子謂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註以爲武王史官）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自原，敢告僕夫。」

儀禮，士冠始加祝辭云，「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攷維祺，介爾景福。」再加辭云，「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辭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禮辭云，「甘醴唯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

不忘。」醴辭云「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醴辭云「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醴辭云「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釐無疆。」又命之以字，其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父。」

儀禮，少牢饋食，主人饋尸，尸酢主人，其嘏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福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箴爲誦詩，餘皆祝辭也。太史致祝，殆亦類於工誦諝諫，故易變韻語爲散文，漸與詩遠。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致祝，其例也。

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

其足與詩三百互相印證者，當以後世金石家所發現之石鼓文爲最，鼓凡十，銘語近小雅，或以爲成王大蒐岐陽之詩，或以爲宣王之獵碣，其釋文曰：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駒。君子員員，邈邈員旂，鹿鹿速速，君子之求。絳絳齒弓，弓茲以時。我毆其時，其來趨趨，趨趨躄躄，卽卸卽時。鹿鹿速速，其來大空。我毆其樸，其來趨趨，射其獮蜀。」右鼓一

「汧毘河，烝彼淖淵，鰈鯉處之，君子漁之。鵠有鯈，其旂趨趨。帛魚鱗鱗，其茁氏鮮。黃帛其鱗，有鱗有鯈。其胡孔庶，鬪之臬臬，汪空趨趨。其魚維何？維鯈維鯉。何以橐之？維揚及柳。」右鼓二

「田車旣安，鞞勒駢駢，我師旣簡。左騂旆旆，右騂駢駢，我以躋於原。我戎止陟，宮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旃，其戎磁磁。大車出洛，惡獸白澤，我執而勿射。多庶趨趨，君子迺樂。」右鼓三

鼓文字體茂密，多不可識，此與人間誦習，彼此以口語流傳之詩篇，文字各依所習書契者異，（漢初三家詩字句異同，卽古今字各體不一）然詩之體製，固可見也。華陽國志載古巴國人民質直好義，士風敦厚，有先民之遺，其俗相傳祭祀宴享之章，亦與詩小雅近。此雖不辨其爲何代，要可見當時民俗所常用之文體，或辭或祝，固無非詩也。

華陽國志，巴人祭祀之詩曰：「川崖唯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維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又曰：「唯月孟春，獺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禮嘉，彼黍旣潔，彼儀旣譯，蒸命良辰，祖考來格。」又其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亦唯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其好士樂道之詩曰：「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聞令望。」

及至春秋，韻文稱盛。役謳輿誦，無論已，尋常致祝，亦體近於詩。若晉侯齊侯之舉矢投壺，倉卒致辭，何非雋語。雖成周以降，鑄鼎銘功者，行文類於尙書六誥，然亦有以韻語

勒銘若古之箴戒然者，則宋正考父鼎銘是也。

左傳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齊侯舉矢亦云：「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

左傳宋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然古之銘刻，與秦刻石雖同爲韻語，而爲用大別。周之初興，其王者都不忘戒懼，故銘諸金石，識諸左右，播諸絃管者，大抵多箴戒之辭，諷勸之語，而秦則誇飾霸功，欲以此威劫天下，此與成周以南幽爲德化之基者異矣。故語雖矜重，殆有慚色焉。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德，臣下脩飾。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其嶧山石刻辭曰：「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

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此種風尚，自魯頌始，奚斯之所以頌僖公者，氣矜之隆，與此無二，然所謂「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莫敢不諾，魯侯是若」者，猶有所諷勸；此則自以爲德邁三皇功高五帝矣。春秋以來，若秦臣之妄者，惟禮至之銘，是其先導，殆同一可笑也。

左傳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秦人文字見於後代考古學家之所次錄者，尙有秦權量，秦詔版等，則純粹爲散文而非韻語，與周初異。周權量銘見於周官考工記其體亦詩也。

考工記栗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秦權量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壯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又二世續爲銘曰『元年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世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其他雜體韻文如誄辭禱辭，皆不如箴銘祝戒之用爲多，茲不備舉。非韻文而爲後世之所託始者，如「序」「議」「書」「奏」「詔」「命」「策」「檄」，皆備於記傳，覽者可得之，亦不暇述焉。附論諸傳記之小說家言，以見戰國文學之盛。

## 第十節 小說文學之始導

吾國小說之興，肇於春秋，盛於戰國，漸備於秦漢之間，其初固子史傳記之流，不自以爲小說也。自漢班固著漢書，據劉向七略而作藝文志，列諸子凡十家而小說備其一，名於是乎始。其序曰：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然班固所錄小說十五家，除漢代箸錄者外，其前九家，既未知作於何時，而其書今又無一存者，古代小說之源流，終難明晰。其中青史子五十七篇，蕭梁時尙存一卷，然据

漢人徵引，殆類大小戴記其體固非今人之所謂小說也。

賈子新書引青史子「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其牲以鷄；南方之弧以柳，其牲以狗；中央之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棘，其牲以羊；北方之弧以棗，其牲以麋。」大戴記保傳篇。賈書胎教篇文多相襲，皆青史子之言。

據固自注，殆以諸子中凡涉屬語淺薄不類其人之書，乃歸諸小說，故曰可觀者九家而已，宜其與今人所語「小說」之義不類。

山海經  
天子傳爲  
中國小說  
之始

子史傳記中，足以當今日「小說」之稱謂者，莫早於山海經及穆天子傳。山海經見於班志，凡十三篇，（今爲十八篇）次諸數術略形法六家中。穆天子傳，晉汲冢所出，今凡六篇，其前五篇敘周穆王遊行四海見西王母事，後一篇述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當時既以竹簡殘闕甚多，又古文不可盡識，唯穆天子傳與紀年最爲完好，同時尙傳有雜書十九篇，瑣語十一篇，師春一篇，大曆二篇，亦古小說家言也。宋明人稱逸周書亦曰汲冢周書，可知與雜書混淆已久，今雜書十九篇不可見，疑後人已次入逸周書中，瑣語則猶存輯錄，師春，杜預以爲卽左氏諸卜筮事，大曆據晉書束皙傳則鄒子談天類也。



鄒衍談瀛  
海爲山經  
之所自始

汲冢諸書，雖不定爲何時所作，然可期其至晚亦必出於戰國之世，以汲冢紀年止於魏哀王之二十年，是歲爲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八年，楚懷王三十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其時距孔子之卒百八十一歲，孟子已老於鄒，而齊諸子如鄒衍、淳于髡之徒相去未遠，稷下之風猶在，而屈原在楚，亦有天問九歌之作，此誠當日文學極盛之際也。史記孟荀列傳，鄒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禳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此山海經之所自託也。其書傳爲禹益之舊，然稱夏后啓及湯伐桀，殷王文王之事，且言長沙零陵雁門諸郡縣，固不獨禹益爲不可信也，疑戰國之末，秦皇之世，燕齊方士之所爲，今輯其一二如下。

南山經之首曰騅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於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狴狴，食之善走。麗響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其中多育柿，佩之無癘疾。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柎楊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怪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爲底。東三百里祇山，多水，無草木，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鉞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鱧，冬死而夏生，食之無腫疾。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妒。

其狀名山大川中之奇葩異獸，必曰食之可以療治災癘，此方士採藥服食之言也。  
又如

山海經爲  
燕齊方士  
所造作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阻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咸在。

則靈山仙境，惟巫可通，以是知其爲徐福求神仙之流，所藻飾以要秦皇者。其所云草木，亦間見於楚辭，巫術用精，亦爲楚習，則其記始於稷下之談瀛海，而勦說於楚之巫書，固顯然也。

山經憑虛結構，偶以實境實物經緯其間，爲後世小說中述異之所祖，蓋與楚辭同富於浪漫文學之色彩。穆傳年月道里所經，後世攷之鑿鑿，多信以爲古史，實則敷陳史

迹語涉誇異。後世演義小說於此基焉。雖事跡爲古史舊文，而其所增飾，則亦戰國之際好事者之所爲也。特其荒幻不若山經之甚，故後人遂信其真爲紀實，而以爲後史起居注之所託始。今攷其源，殆亦出於稷下先生襍詳度制之說，唯其取學者所共術，而又出之以新奇佚蕩之說，有以中於王者之野心，故生則列第康衢，死則藏諸邱壠，其矜重如此者。今觀其傳如——

「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綺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隈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天子答之曰：『子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其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其述西王母亦人王也。山海經則以爲妖異，漢武內傳則以爲神仙，以是知其涉世愈久者，其所塗附亦與當世之思想爲近，而二書之時代固可於此略窺其先後矣。

與穆傳同出之雜書瑣語，其書雖亡，然見於後代之所徵引者，亦可略見一斑。其所鑄造之史實，殆亦類於孟子所謂齊東野語。

文選幽通賦注引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元鳥二七塗以虀血，實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於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尙復其所。』」問左史氏，史灼曰：「虫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留其身，歸於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二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寧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又赭白馬賦注引古文周書曰：「穆王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集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躓於乘，傷帝左股。」疑皆出汲冢雜書十九篇中。

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太平廣記等書，引汲冢瑣語，凡存十數條，茲錄其一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都人駭；見門，則近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瑣語所紀大抵爲貞卜占夢一類之休徵咎徵，據此以考左傳國語之所載，固不少撮錄當世之野史，若各類而析之，若師春大歷之所爲，有周一代之小說家言，亦可以略覩矣。而其散見於韓非內外儲說，整齊彙次於呂覽之各種故事，以及戰國策莊子之所寓言，神話物語人事莫不備具，斯亦文學之鉅觀也。

## 第四章 兩漢文學

### 第一節 兩漢文學總論

兩漢文學，上承周秦之盛，下啓魏晉之衰，其足以表現一個時代之之特殊精神者，在上爲辭賦，在下爲五言詩及樂府歌謠，求其足以卓絕千古，則唯史體之賅備，若司馬遷班固父子，亦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至於文章爾雅，亦不乏作家，斯皆湛深經術，學號通儒，故其莊重簡古，渾厚闕博，有非後世所及。惟以學術統於一尊，門戶拘於故習，繁瑣委細，拘虛墨守，視戰國儒生爲甚，而又苟合於方士，陰陽五行，纖諱符命之說，遂與兩漢相終始，諸子之學幾於澌亡，則其敝也。

兩漢傳統，閱四百廿五年。惟高帝五年以前，屬楚漢相爭之局，而獻帝建安六年以後，已成三國鼎立之勢。此四百年中，作家之可數者不一，雖其成就大小各有不同，表面出之，亦足以見其盛衰之迹。

公曆	中史紀年	作家
前二世紀上	自高帝六年至景帝七年	賈誼 鼂錯 淮南王安
前二世紀下	自武帝太初四年	司馬相如 司馬遷 董仲舒
前一世紀上	自武帝天漢元年	桓寬 劉向 王褒
前一世紀下	自宣帝黃龍末年	匡衡 楊雄 劉歆
第一世紀上	自平帝元始元年	班彪 馮衍 桓譚
第一世紀下	自光武建武廿六年	班固 崔駰 王充
第二世紀上	自和帝永元十三年	張衡 王逸 王符
第二世紀下	自桓帝元嘉五年 至獻帝建安五年	蔡邕 荀悅 仲長統

兩漢為辭賦興代之時  
歌賦與之

綜觀上列諸人，除史遷班固卓然以史名家，賈誼鼂錯文章治術足以冠漢代諸子而外，非以經術為文章，即祖楚聲為辭賦，而民間詩歌文學乃無一作者可知，庶幾近於風矣。然盡兩漢樂府與五言詩之質與量，其去三百篇固不如遠甚，而辭賦之盛自司馬相如楊雄之徒至於張衡王逸代有聞人，然則兩漢文學，謂之曰詩歌衰歇辭賦代興之

時代，未爲不可也。推原其故，厥有數旨。

(一)由於時代者。春秋以降，詩樂遞衰，戰國而還，縱橫說起。屈原以曠世之才，遭窮奇之遇，至情所賦，文采煥然，楚聲所被，遂爲一代文學之宗師。雖以荀卿、大儒，猶服其化。劉項初興，號爲張楚，觀垓下之吟騅馬，故沛之歌大風，以至唐山夫人安世房中之樂，無一非楚聲也。加以燕齊方士之玄虛，與蘇張辯才之恣縱，羣流交匯，萃於一時，而辭賦之蔚爲大觀，蓋有不得不然者矣。

(二)由於社會者。七國之亂，直數百年，秦皇既一四海，化封建爲郡縣，大權集諸一人，遂開歷史未有之奇局。其專橫暴恣，道路以目，偶語者尙且棄市，况於謳吟諷刺於其下乎？故戰國之世，謠諺尙存古逸，而秦楚之際，迄無聞焉。迄乎文景之間，人民漸得蘇息，而文帝尤寬惠愛下，故斗粟之謠不以爲罪。然經術碎於儒生，文學僅傳策士，雖一代宰輔如絳灌，猶以無文爲惜，則民間之蒙昧又可知矣。此漢初風詩之所以不傳於下也。其後漢武立樂府，依上古適人以木鐸徇路之法，採集趙代秦楚之謳，於是民間歌謠俱見於樂府古辭中，庶幾與前代風詩相應矣。此則文景富庶之政，使人

民於生養暇豫之餘，精神漸次發舒，得武帝之鋪張獎率而後始盛者也。

(二) 由於貴族之好尚 漢初楚元王交獨好魯詩，故詩學盛於楚。然其時如吳

漢代辭賦  
發達之原  
因

王漚、梁孝王武、淮南王安，皆尚辭賦。縱橫之士，如鄒陽、嚴忌、枚乘、司馬相如之徒，爲最盛。而淮南獨爲離騷作傳。所作賦，漢志傳有八十二篇。淮南羣臣賦至四十四篇，可爲多矣。武帝之尚辭賦，至於讀子虛而想見其爲人，而其時如枚臯、嚴助、朱買臣、東方朔、吾丘壽王、終軍、嚴葱奇之徒，俱以文學進，各有所述作，遂爲漢代文學極盛之時代。

若就一代作者之成績言之，則東漢班彪之王命，不如賈誼過秦之雄肆也；桓譚之新論，未及鼂錯賢良策之切直也；馮衍、崔駰之委弱，張衡、王逸之藻飾，不如相如、子雲之恢張局宇、喬皇典麗也；班固之漢書，整瞻有餘而氣魄不足，不如子長之跌蕩；王充論衡之踳駁不純，又不如仲舒、劉向之典則也。大抵前漢諸人，無論文章、辭賦，上宗周孔，下接百家，縱橫之習猶存，閱博之風未替，故皆汪洋奇肆、樸茂沈深，其豪放雄宕、揮洒自如之風，可賅一代，而東京則微乎其微矣。推求其故，蓋由於言文則摹擬成風，言學則煩猥自守。相如之摹屈宋，揚雄之擬相如，雖以一代辭賦之宗，猶不免於剽竊依傍，例如枚乘之

兩漢文章  
之比較



創七發而東漢諸人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崔琰七蘇，馬融七廢，以至後世之七啓七釋七訓七命七華七晦七微七說七諷，但知陳陳相因，不能越古人之壁壘，欲求其不茶敝，蓋亦難矣。故前漢尙知創體而東漢則祇知因仍，要之皆不能出摹擬之習，然則兩漢特產之辭賦文學，謂之曰因襲的文學，亦未爲過也。

抑猶有論者，周之詩，自然文學之宗也；楚之辭，燕齊之幻說，浪漫文學之極則也；至於漢賦，抒情則不如風雅之溫厚，離騷九章之激切，託想則不如天問之奇崛，九歌之佚麗，招魂遠游之詼詭，山經穆傳之荒忽，其足以瑰偉一時者，辭勝而已。故司馬有凡將之篇，子雲有訓纂之錄，要皆深通字詁，精於選詞，載酒問奇，輜車訪俗，其辛勤特著可知已。故其文章皆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綉以成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後世至有造賦輒成而一時爲之紙貴者，則其藻麗典古可拱摺撫之效也。然則辭書未興而賦爲賅括，推其琳琅滿目，金石振聲，則謂之古典文學也固宜。

## 第二節 漢代四言詩之絕響

漢初既承秦之敝，重以劉呂禍亂相尋，上下均以得苟且休養爲幸。高帝既不知書，文帝又尙黃老，以無爲爲治。景帝篤於申商，力執法以厲臣下，雖有詞賦之臣如司馬相如，未以爲好也。故四五十年之間，文學著作最初惟陸賈之楚漢春秋九篇，爲史記所本，儒家有陸賈廿三篇，名曰新語，朱建有平原老七篇，劉敬書三篇而已。其後有賈誼以能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爲博士，好陳政事，多欲有所改更，爲當時大臣所病，出爲長沙王傅。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又爲鵬鳥賦，自以悼。其所著書，漢志傳五十八篇，今所傳有賈子新書。景帝時，鼂錯以言兵事受知，欲佐帝討平七國，謀定而難發，遂被戮，其著書，漢志傳有三十一篇。然此皆子史之雄，不以詩歌文學著也。

詩自春秋已降，迄無名作。漢興，高帝、唐山夫人初奏房中詞樂，詩凡十七章。惠帝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是爲有樂府詩之始。其詩前五章俱四言，六章忽雜以七言三言，中三章皆三言，十章以下，又俱爲四言。體近於頌，而娟秀明媚，詞語宛約，爲兩漢文學之首倡。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樹雲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

神采宴娛，庶幾是聽。（右第一章）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右第六章）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唯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右第十三章）

至於典則駿邁，足爲周雅之繼者，則有韋孟諷諫楚王戊之章，及其在鄒之作。韋孟者，楚元王傅又傅其子夷王及孫王戊。元王少時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爲荀卿之門人）。高后時伯在長安，元王復遣其子與申公俱往卒業，而申公獨爲詩傳，號曰魯詩。元王好詩，諸生皆讀詩，故漢初詩學以楚詩、魯詩最先盛。戊荒淫不遵道，穆生既決去，申公、白生又以罪廢，孟乃爲詩以諷諫王。其詩曰：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旗，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冀大商，

迭彼大彭，勳績唯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

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服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於彭城。在予小

子，勤嗾厥生，阨此嬖秦，耒耜斯耕，悠悠嬖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於京。於赫有漢，

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唯傅是輔。矜矜元王，恭儉

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

左右陪臣，斯維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維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依，唯諛是信。踰諭詔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省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媮彼顯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媮，瞻唯我王，時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者，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斯鑒。」

其在鄒詩，體與此同，大抵追摹雅頌與秦刻石同爲因襲之作品，而無其遒勁。其後五世而至韋賢，賢子玄成，亦襲此體而爲自刻詩，凡十章，七十六句，及戒子孫詩漢之四言詩，唯韋氏祖孫之作尙也。

武帝時，東方朔有誠子詩，司馬相如有封禪頌，雖爲四言而體自有別，東漢東平憲王獻武德舞歌一章，班固作明堂詩等三章，亦欲遠追雅頌而力有所未逮，唯傅毅迪志詩八章，近於韋作，然其去雅頌益卑矣。自是以後，如秦嘉張衡朱穆蔡邕仲長統孔融均間有所造，然終無振作。蓋往古既遠，而詩歌新體如樂府五言，又層出不窮，軌轍所趨，同

於一塗，譬之山徑，爲間不用而茅塞之者，自然之勢也。茲錄迪志一篇以終二雅，可見文學之變遷。

咨爾庶士，迨時斯屆，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膂力靡及，在茲弱冠，靡所樹立！於赫我祖，顯于殷國，貳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與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保膺淑懿，續修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濁漑；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遺匪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因。於戲君子，無恆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其他雜體，則箴有揚雄十二州箴以擬虞箴，頌則有趙充國頌，雖亦託體於詩，然頌贊箴銘概屬韻文，非詩之正，故不具述。

### 第三節 辭賦之極盛

漢代辭賦之盛，以武帝之時爲最，然其導源則自賈生始。賈生旣以不得志於時，放逐江南，江南卑濕，自恐壽命不永，其弔屈原固以自悲也。又爲惜誓及鵬鳥賦，以自廢而卒天死。漢之祖屈原者，唯賈生之情爲最切矣！其後梁王、淮南王俱好辭賦，相繼吹噓，枚乘、莊忌之徒，乃漸著於世。忌悲屈原忠貞不遇，爲辭曰哀時命。所作漢志有莊夫子賦廿四篇。枚乘初與莊忌俱仕吳王濞，吳將謀逆，乘諫不從，卒見禽滅，而乘與莊忌鄒陽遂去吳，爲梁孝王上客。乘作有七發，設爲問對之辭，歷陳事類以見意，遂於九歌九章以外，別創一體，爲後世所祖。漢志有枚乘賦九篇。

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其子枚臯遂與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等，俱以能楚辭進用，天下益駸駸鄉風矣。及讀司馬相如在梁所爲子虛賦，喟然恨不得見其人，而相如亦被徵辟，更續子虛爲上林賦，虛借子虛烏有，亡是公三人爲辭，以陳天子游獵之盛，其卒章歸於節儉，因以諷諫，亦如七發。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秦之辭，而未忘詩人諷諭之義也。賦成奏之，武帝大悅。相如因見上好言神僊，乃遂奏大人賦，武帝讀之，自以爲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其侈靡之移人如此，然

意亦荒矣。相如在梁，尚有美人賦；及居蜀，陳皇后失寵，聞相如善爲辭，乃使人求作長門賦，以悟主上，復被親幸，二篇俱爲楚聲，並見稱美。及在茂林家居，又嘗爲哀二世賦，所作漢志傳相如賦二十九篇。而要以子虛上林大人最著於世。

與相如同時如嚴助，漢志傳有賦三十五篇，朱買臣賦三篇，吾丘壽王賦十五篇，嚴葱奇賦十一篇，而枚臯、東方朔俱以小臣媠瀆左右，其辭尤夥。漢志傳臯賦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東方朔則以七諫著，又有客難一首以自嘲，後世揚雄解嘲、班固賓戲俱倣其體。然諸人所作俱不如相如之閱博瑰麗，故綜漢一代辭賦，以相如爲最顯。

武帝旣篤好辭賦，其所作詞翰美麗，情致茂密，猶楚辭之遺音。漢志傳武帝賦二篇，隋志以降，後人雜次其他歌辭，爲武帝集一卷。

武帝以後，辭賦家之繼起者，宣帝之世，有王褒、劉向。漢志傳劉向賦三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而向以九歎、褒以九懷著。初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等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於是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

蜀人以辭  
漢賦顯於西

乃徵褒。褒，蜀人也。慕相如之爲文，追愍屈原遭世溷濁，莫之能識，故爲九懷，而劉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平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亦作九歎，二者皆追摹九章而情實少虧，進於詠史矣。宣帝旣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所幸輒爲歌頌，議者以爲淫靡不急，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世俗皆以此娛悅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故武帝雖沒，而漢代辭賦之作不衰。

元成之間，蜀人揚雄又繼王褒以辭賦顯，其所製作比褒尤甚。雄常心壯相如，爲文宏麗溫雅，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投江而死，悲其志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行，否則藏，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撫離騷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成帝方郊祠甘泉，泰畤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雄從上甘泉，還遂奏甘泉賦以風。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旣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又奏河東賦，以爲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之爲愈也。十二月羽獵，雄從，作校獵賦，明年又作長楊賦，藉翰林主人子墨卿以爲問對，皆擬相如子虛上林之意而廣之。其後以爲賦者將以風也，然必推論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不能使人加也，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是勸百而諷一也，於是輟不復爲。

哀平以降，漢祚幾絕，及乎中興，文學未顯，舉其作者，初有馮衍敬通作顯志賦，然文過其實，體氣卑弱。班彪亦善辭賦，而篤志於史，崔篆有慰志賦，杜篤有論都賦，俱微末不足稱。而彪有子固，固女妹昭，篆有駟，駟子瑗，迺并以文辭顯於後漢。時天子旣居東都，修起宮室，繕治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又作典引篇，敘述漢德，蓋亦祖其父王命論之遺風。志鬱道滯，并仿離騷，作幽通賦，以自暢。其妹昭亦有東征賦，擬其父之北征。駟仕元和中，與固齊名，以肅宗之始，修古禮，巡狩方岳，乃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子瑗亦高於文辭，同時尙有傅毅、李尤、賈逵、馬融之徒，亦各有所述作，然東漢諸人自馮衍、班彪以下，史皆以其所著詩賦箴

銘誄頌祝文書說奏記雜舉，蓋未能專以辭賦名家也。

次於固者尚有張衡。衡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積思研精，十年乃成，說者謂西京雄麗足敵蘭台，東京則氣不足舉其辭。又作思玄賦以擬幽通，辭益漫衍。而王逸及逸子延壽亦以辭賦見長。逸所作有九思及楚辭章句，延壽有魯靈光殿賦，蔡邕亦爲之輟筆，同時趙壹邊讓之徒辭多淫靡卑弱，獨邕卓卓然以碑文著，亦不以辭賦稱也。

綜漢一代辭賦之盛，前有司馬，後有揚雄，東京以降，著作唯班固張衡較富，然自司馬剽竊屈宋，猶能恢廓以自成家而外，揚大夫則篇摹句擬，終身傍人門戶，若班固張衡又轉相比附，愈降而愈下。以東方生之嘲諷，僅一客難，雄有解嘲，固有賓戲，衡有應問，乃至崔駰達旨，蔡邕釋誨，同一機軸，無復相勝，何其拙也！若九懷九歎，九思終漢之世，皆詠歌湘流，莫不悲其哀遇，於此亦可見屈原之感人者深，而雄之反騷，殆未足以知屈原嗟懷宗國之情矣！

#### 第四節 漢代歌謠

歌謠之興，昉於二代，及周之盛，多以入詩，春秋而還，詩樂遞衰，其雜見於國語左氏傳及其他載籍者，皆詩之遺也。故知民間歌謠每爲風詩樂府之原料，春秋以前其被採而播諸絃管者，章句整齊反復，合於樂奏；春秋以後其被遺而騰諸齒頰者，語句簡短而爲諺語，此合樂與不合樂之異也。

漢興，歌皆楚聲，謠諺雜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其體不純。自孝武多立天地諸祠祀，欲造樂，乃命司馬相如等作爲頌，命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作新變聲，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於是立樂府，依古道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入樂。漢書藝文志載有漢興以來兵所誅滅及出行巡狩游歌等廿四篇，此外又有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有邯鄲河間歌詩，齊鄭歌詩，淮南歌詩，秦歌詩，河東蒲阪歌詩，及雜歌詩若干，皆民間之作也。志曰『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隨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可知當時民間風詩與樂府絃歌之盛。今則篇次散亂，不足以徵其時代先後民俗異同，約而別之爲三體：一曰歌謠，二曰樂府，三曰古詩，茲分三節述之。

樂府之初興

漢代歌謠，其入樂者爲饒歌鼓吹曲，爲相和曲，爲諸調曲，爲雜曲歌辭，皆樂府也。其未入樂，或入樂而爲琴歌，或未知其曲調者，別以「徒歌」、「絃歌」二體述之。

(一) 絃歌 漢書，高帝既定天下，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令兒皆和習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後名曰三候之章，以樂沛中高廟，此漢絃歌之始也。高帝欲立戚夫人子，不果，爲之楚歌，武帝時塞瓠子決河，作宣防其上，帝作瓠子歌二章，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乃自作秋風辭，史記載帝伐大宛得千里馬爲作蒲梢天馬歌，李夫人早卒，帝思念不已，方士爲致其神，又迫令不得見，帝愈益悲感爲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又傳有落葉哀蟬曲，亦悼李夫人之作，昭帝時黃鵠下太液池，帝作黃鵠歌，及穿淋池，有淋池歌，靈帝遊於西園，乘船遊漾，又有招商之曲，以來涼風，此皆上之所造也。其悲愁於邑者，如項羽垓下歌，戚夫人春歌，趙幽王友幽歌，燕刺王旦與華容夫人悲歌二章，廣陵厲王瑟歌，廣川王望鄉歌，修成歌，烏孫公主悲愁歌，李陵別歌等，具見漢書。李延年之佳人歌，及雜傳記所傳歸

風送遠操，司馬相如鳳求凰曲，又其艷佚者也。東漢以降，絃歌之最悲苦者，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導源於其父匳之琴歌；而梁鴻五噫，張衡四愁，爲其別體。兩漢絃歌散見典籍者，略備於此矣。

（瓠子歌）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汜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河湯湯兮激滌髮，北渡回兮迅流難。蹇長筓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隕林竹兮榘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以上楚歌）

（琴歌）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液和暢兮神氣寧，情志汨汨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以上琴歌）

（五噫歌）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四愁詩）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淚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

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檐榆，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雰雰。美人贈我錦綉段，何以報之？金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二) 徒歌 爾雅：徒歌曰謠。漢之謠諺，彼採於樂者最多，並存樂府。其短言泐句，

集古逸者別名曰雜歌謠辭，以與篇章完整者各別。考其先後，當以平城歌爲最早矣。漢書：高帝困於平城，中外不得轉餉，天下爲之歌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惠帝時，曹參代蕭何爲相，一遵何約束，於是百姓又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帝時有斗粟尺布之謠，景帝時有穎清穎濁之語，及乎武帝衛后貴震天下，則有生男無喜，生女無怒之吟；白渠旣成，亦有舉錘如雲，決渠爲雨之作；要皆感於上之所爲，以著美刺，得風詩之意焉。若元帝時童謠井水滅煙，成帝時童謠燕飛啄矢，桓帝時童謠白蓋小車河間來，靈帝時

童謠非侯非王上北芒，則又近於妖異矣。其次詠歌良吏，稱頌賢者，紀述風土，譏刺時俗之語，輯錄尙多，有三言者，四言者，五言者，七言者，雜言者。其間特體有二，一爲單句，本句自爲韻；一爲和歌，每句雜以和聲。前者例如樓護歌、董宣歌、范史雲歌、太學中謠，後者例如董逃歌、上留田是也。二者皆著於後漢，前漢未聞，其詞翰溫潤，音節和諧，疑亦可入樂府古辭者，則尙有「小麥青青」「城上烏」二首童謠，亦佳作也。今一例略舉數首如下。

(1) 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2)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3) 漢德廢，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瀾滄，爲他人。

(4) 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5) 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6)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7)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以上三言例)

(1) 東家棗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2) 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3) 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4) 黃牛百腹，五銖當復。

(5)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6) 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以上四言例)

(1)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2)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3) 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嘆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4) 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盡，誰當仰視之。

(5) 晨行梓道中，枝葉相切磨。與君別離中，繡如新縑羅，裂之有餘絲，吐之無還期。(以上五言例)

(1)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2)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3)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鳩梟哺所生。(以上七言例)

(1) 牢耶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疊疊？綬若若邪？



(2) 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3) 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4)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斗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

(5) 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

(6) 生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二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旣作事，復低迷。

上雜言例

(1) 五侯治喪，樓君卿。

(2) 桴鼓不鳴，董少平。

(3) 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蒞燕。

(4) 天下忠誠，竇游平；天下義府，陳仲舉；天下德弘，劉仲承。

(1) 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一整車騎，

「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

心摧傷，「董逃。」

(2) 居世亦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

「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仍歎息，將欲誰怨？（樂府詩集以爲魏文帝作，非是）

(以上特例之二)

(1)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隴胡。

(2)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慄慄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

## 第五節 漢之新聲樂府

漢代樂府，除安世樂外，有自詞臣作之者，有採諸民間歌詩者。舉其大別，郊祀歌十  
九章，其辭蹇澁凝重，以典雅爲宗，於文學情緒甚少。饒歌鼓吹曲十八章，多採自民間謳  
歌，然自曹魏以來，傳者卽失其章句，大抵爲三言七言，或四言五言錯雜交互，修短無定  
製，且間以樂語及和聲，如「妃呼豨」「收中吾」之類，可讀者不過數首。民間五言詩  
入樂最多者當數相和曲，及平調清調瑟調楚調諸曲與其他之雜曲歌辭。若以漢之樂  
府比諸詩經，則郊祀歌類於周頌，房中歌雖南聲而詩體近雅，風詩則諸調曲是也。茲一  
分別述之。

漢代樂府  
與三百篇  
性質之比  
較

(一) 郊祀歌 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五郊之祀奏之以接人神之歡者也。其安世歌詩十七章，則薦之宗廟，二者俱大予樂典也。（明帝分樂爲四品，郊樂廟樂第一，爲大予樂典；六宗社稷之樂第二，爲雅頌樂典。）其辭凡十九章：一曰練時日，祀園丘也；二曰帝臨祀后土也；三曰青陽，四曰朱明，五曰西顛，六曰玄冥，七曰惟泰元，祀五帝也；八曰天地，九曰日出，十曰天馬，（凡二章元狩三年太初四年作）十一曰天門，十二曰景星，（一曰寶鼎歌，元鼎四年作）十三曰齊房，（一曰芝房歌，元封二年作）十四曰后皇，十五曰華燿，十六曰五神，十七曰朝壠首，（一曰白麟歌，元狩元年作）十八曰象載瑜，（一曰赤雁歌，太始三年作）十九曰赤蛟，則皆紀瑞應以享諸神。茲錄一章，以明其體製。

帝臨中台，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與文偃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二) 饒歌 一曰短簫饒歌，漢樂爲第四品，本屬軍樂，先王奏凱以獻功者是也。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饒歌，鼓吹之一章，亦以

賜有功諸侯。本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其後務成玄雲、黃爵、鈞竿並亡其辭，乃存十八曲，卽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台、石留是也。其辭采自趙代、秦楚之謳，然與樂語相混，多漫漶不可讀，茲節其可讀者數章如下。

(6)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驚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12)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縹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鷄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蕭蕭晨風颯，東方須臾高知之。

(15)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三) 橫吹曲 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胡樂也。自漢以來，夷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鼓吹，用以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有功；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橫吹用雙角，張騫自西域還，始傳其法，唯得摩訶

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樂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子揚，黃鸝，望行人等十曲，皆邊聲也。後世又合以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驢馬，驄馬，雨雪，劉生等八曲，合爲十八曲。漢橫吹曲辭多亡佚，今可考見者尙存隴頭及後代紫驢馬歌辭中所用之漢五言詩一章，錄存如下。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淚雙墮。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

絕。（見秦川記）按梁鼓角橫吹曲亦載有隴頭歌，其一，但有前四句，復多「西上隴坂，羊腸九迴，山高谷深，不覺脚酸，手攀弱枝，足踰弱泥」諸句；其一，二三兩解同此，中多第二解云「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凡三解，每解四句，疑皆增損漢辭爲之。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看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免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春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

（四）相和曲 周房中樂之遺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漢本一部，其後謂之清商三調，卽平調，清調，瑟調是也；另合楚調，側調，均名之曰相和曲。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如江南可採蓮，鳥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其後

漸被於絃管，卽相和諸曲，魏晉之世，相承用之。今存漢辭相和六引中有篋篋引一首；相和曲中有江南、薤露、蒿里、鷄鳴、烏生、平陵東、陌上桑等七首；吟歎曲中有仙人王子喬一首；四絃曲中有長歌行、君子行等四首；（平調）豫章行、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三首；（清調）善哉行、隴西行、步出夏門行、西門行、東門行、飲馬長城窟行、婦病行、孤兒行、艷歌何嘗行、艷歌行等十五首；（瑟調）白頭吟、怨詩行、怨歌行等三首；（楚調）其中頗多大曲，詩辭之哀感頑艷，可謂盛極一時。而東西門行、婦病行、孤兒行諸篇，喁喁兒女語，哀情之真摯，致語之古拙，尤非後世所及。三代以降之平民文學，斯其著矣。

（篋篋引）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當奈公何？

（江南）江南可採蓮，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薤露）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陌上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素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担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鬢髮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生中數十人，皆言夫婿殊。」

（平陵東）平陵東。松柏，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願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善哉行）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名山，芝草醜醜，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月沒參橫，北斗闌干。歎日苦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

（相逢行）相逢夾路間，路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堂生桂樹，華葉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雙者盈道旁。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聲音何嚶嚶，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

（隴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氍毹毼。青白各異樽，酒

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盃。談笑未及竟，左顧勅中廚。促令辦麇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去，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出門樞。娶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艷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方。十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羽毛何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羣侶，淚下不自知。

（西門行）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飲醉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何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當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

（東門行）出東門，不願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家顯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行吾去爲遲，平慎行，望君歸！

（婦病行）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慎莫直答！行常拆搖，且復念之！」亂曰：袍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寒牖，舍孤兒到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餅。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受交。入門見孤，啼索



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弃置勿復道。

（孤兒行）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兒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蝨，面目多塵土。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非。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漉漉，清涕纒纒。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風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願返我蒂，獨且急歸。兄與嫂嚴，常與校計。」亂曰：「里中一何曉曉，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以上四種而外，後世所傳舞曲或雜曲歌辭中所存漢代樂府之遺聲，亦屬不少。約而別之，可析爲三。一曰古歌，此漢代歌謠之被採入樂者也，其辭多慷慨悲壯，後代七言歌辭多襲其體。二曰雜辭，或爲舞曲，或爲俳樂，舞之容節旣亡，辭亦漫漶，或爲雜曲，雖僅存其辭而不可句讀，如蜨蝶行、前緩聲歌等是也。三曰樂府體古詩，此漢五言詩之擬樂府體也，雖知其入樂，而不辨後世以之繫何曲調，舉其著者則李延年之羽林郎、宋子侯之董嬌嬈二首是也。茲亦備存一二，以見漢代樂府詩之極盛。

（悲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何纒纒。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

車輪轉。

（猛虎行）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爲誰驕？

（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胡地多飈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見，腸中車輪轉。（以上古歌）

（拂舞歌辭）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齊，後園作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鶴，高飛返故鄉，返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奏，徘徊桑梓遊天外。（以上雜辭，按舞曲及散樂諸古辭，可讀者僅此一首）

（羽林郎）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長裾連理蒂，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鬢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鬢五百萬，兩鬢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來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董嬌嬈）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颻？請謝彼妹子，爲何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懽愛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以上樂府體古詩）

## 第六節 五言詩之創始

五言詩爲  
漢代民間  
歌謠所創  
始

五言詩之作，以漢魏爲極盛，自兩晉六朝以至隋唐，學者相因，迄今未替。其始也風騷遞歇，民間歌謠間作是體，及李延年採趙代秦楚之謳爲新變聲，樂府始立，而樂府古辭中遂多五言之作，若江南可採蓮，鳥生八九子，陌上桑之屬是也。西漢作者初有枚乘，始爲五言，其詩今存古詩十九首中。其次蘇武李陵河梁贈別之作，深情綿邈，羈感愴涼，遂開五言詩之宗風。此後樂府詩之五言復多，疑亦受其影響。近人或疑諸詩不見於史記漢書，未必果爲蘇李之作，實則後人擬作別見古文苑中，凡十首，與此本不相襲；且其情致之沈鬱，固非東漢以降諸子之可僞託也。且漢書固亦載李延年「北方有佳人」之歌辭，是亦足以爲漢武時代已有五言詩之確證。文選載蘇武詩四首，李陵詩三首，茲節錄五首及佳人歌如下。

（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安可得。

（蘇武詩）其一，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

鴛，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唯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其二，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慰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俛仰淚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鶴，送子俱遠飛。

（李陵詩）其一，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其二，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其三，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淒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文選古詩十九首中，多不知作者姓名。其以爲枚乘作者見於玉臺新詠，有「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採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諸篇，文心雕龍以「冉冉孤生竹」一首爲傅毅所作。然樂府詩集又以此首及「驅車上東門」一首，並爲雜曲歌辭，并云古辭，不指當爲誰作。今雖不能證明其確爲乘作，亦不能反證其非乘作。疑以傳疑，則文選較爲不誣矣。茲

分次之如下。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蛾蛾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按此下如「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諸首，玉台新詠均以爲枚乘作。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免絲附女蘿。免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陬。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文心雕龍以爲傅毅作）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

（樂府詩集並上一首均云古辭）

其餘不知作者諸篇，辭句多與樂府詩相出入，（例如「行行重行行」）其有城郭邑居可指數者，又近於東漢，（例如「青青陵上柏」）當以後漢之作爲多。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存之以見一代風詩之正。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願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按以下尙有「今日良宴會」「明月皎夜光」「迴車駕言邁」「去者日已疎」「生年不滿百」「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諸首，不備錄。

樂府古辭中，其作者可指數者，尙有卓文君之白頭吟，班婕妤好之怨歌行二首。西京雜記，相如欲聘茂林女爲妾，文君作白頭樂以自絕，相如乃止。晉樂據文君之辭，增損爲五解。婕妤好以才學選入宮，後爲趙飛燕所譖，乃乞成帝許其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團扇之章，怨而不怒，亦詩人之嗣響也。樂府詩皆次以爲楚調。

（白頭吟）體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籊籊。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

飄然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東漢以降，五言詩以作者而傳如班固詠史，張衡同聲，趙壹疾邪，酈炎見志，蔡邕翠鳥，孔融臨終，反不若不以名傳之作爲佳，斯皆以文爲詩，情韻之不如十九首固其宜也。其間著者如秦嘉贈婦三章，孔融悼子一首，與之所奇，情見乎辭。

（秦嘉贈婦）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行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

（孔融悼子）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坟在西北，常念君來遲。」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知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人生厚子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樂府諸調中所採五言詩，如平調曲之長歌行，君子行等四首；清調曲之豫章行等三首；瑟調曲之隴西行，步出夏門行，飲馬長城窟行，艷歌何嘗行（其一其二）艷歌行（其一其二）等七首；楚調曲之怨詩行等三首；雜曲之傷歌行等數首。皆漢代不知名之作也。其中佳著，乃在前述數人之上。如：

〔長歌行〕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艷歌行〕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細。夫婿從南來，斜依西化阿。語卿且勿阿，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地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傷歌行〕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床。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闥闥，羅幃自飄揚。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裴徊以徬徨。春鳥飜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青青河畔草」或以爲蔡邕作，「昭昭素明月」或以爲魏明帝作，然文選及樂府，並以爲古辭，此外不見於樂府者，尙有「上山採靡蕪」「請說銅爐器」「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蘭若生春陽」等五首，「橘柚垂華實」「新樹蘭蕙葩」「步出所東門」等二首，皆不知爲何人所作，（玉臺新詠以「蘭若生春陽」爲枚乘作，其中



亦不少佳製，漢代五言詩，其可攷者，盡於是矣。

（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古詩）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改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

以上諸作，漢代五言詩之正例也。其特例有二，一爲古絕，體凡四句，近於謠諺；一爲長篇，凡千百言，近於後世之彈詞；二者皆當世歌謠之變體，開後代五言詩中兩大派別。南北朝之民歌，唐人之五絕，自古絕始。文姬悲憤一章共五百四十字，已屬鉅觀；孔雀東南飛爲焦仲卿妻作一首，全篇一千七百四十五字，更爲佳製。此又歷代敘事詩之所不經見者也。

（蔡琰悲憤詩一）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王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

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享刃，我曹不活汝。豈敢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並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阨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文母，哀歎無終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呼手撫摩，常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歛歔，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遙征自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嗅且吠，熒熒對孤景，怛咤靡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傍人相寬大，爲復強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勸勵，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大抵有漢一代，其初謠諺初興，雜言並作，自有蘇李而五言特著，故樂府諸章趨向漸一，迄乎東漢文賦並衰，體氣卑弱，而五言之作始衍爲長篇，本以抒情，進而述事，亦猶「南」「關」之衍爲大小雅，特無其鴻麗典重耳。然其明白淺易，迂迴往復，亦有足多，盡

兩漢歌謠，樂府，古詩三者，持以與風詩相况，亦庶幾無忝所生矣！

### 第七節 司馬遷與班固

兩漢文學之盛，除辭賦及詩歌樂府外，最偉大之著作，當推史記一書。史記雖爲正史之一，卓然史家之泰斗，然其書富有文學之藝術與情趣，超尙書春秋以上，言散文學者尙可祧二書而史記則其百世不祧者也。換言之，兩漢文學作家，其屬於辭賦者既不能出盜襲摹擬之風，其以文章傳者，又零碎博雜不能成一家言，稍足以成一家言者，文體又復卑弱不能舉其辭，而詩歌樂府之盛，乃不能得一主名可指，然則炳耀一時，焜炫千古者，惟司馬遷一人而已，班固則其繼也。

史記以前，中國固無完史也。史學之成立，當自司馬遷史記之作始。前乎史記者如尚書，史文之篇章，官書之簿錄而已；如春秋，史事之綱目，儒者政治理想之所寄託而已；如左氏春秋，近於史矣而囿於一代，不足以貫穿千古；國語國策僅以記言，又史事之不純者也。史記上推黃帝，溯中國民族之所自始，下述高陽高辛唐堯虞舜爲五帝本紀，更

史記爲中  
國史乘第  
一部鉅大  
創作

史記

夏殷周秦四代，六國混一，統於始皇，楚漢之爭，係於項羽，以至高帝呂后文帝景帝迄於武帝天漢四年，作十二本紀，（張守節說，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遠者論略，近者論詳，庶事有本時序可紀，此其經也。並時異世，年差不明，傳統絕代，覽其終始，又作十表而綱舉目張矣。王者一代之治迹如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刑賞罰，以及山川形勢天地鬼神之所陟降，承敝通變爲八書，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皆得有所論列，而輔拂股肱之臣，俠義倬儻之士，有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羅布其間，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爲太史公書，網羅天下，放軼舊聞，拾遺補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其鴻博賅盡有如此者。自是以後，史體成立，廿四朝之官書，皆於是託始。而遷書獨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文約而義豐，體備而辭正，自劉向楊雄以來，皆稱其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謂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賅，不虛實，不隱善，謂之實錄。劉勰以其兼才學識之長，蓋非虛語也。

遷之爲人，多情而善感，固富有文學家之特質也。觀其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

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爲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昆明游蹤所至幾遍漢域矣！感於其父談之遺命，始有志於述作，及爲太史令，方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草創未就，不幸遭李陵之禍，下蠶室，被宮刑，以意氣慷慨熱血橫迸之人，嬰此奇辱，家貧既不足以自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至於暴肌膚，被榜箠，腸一日而九迴，獨鬱抑而無語，念先人則淚汗沾衣，恥苟活則恨不引節，而含恨忍辱，卒成此書，則其磅薄蘊蓄憤懣不平之氣，沈抑頓挫奇逸橫出，欲其不酣嬉淋漓極情文之勝，不可得也。論遷者謂其周行天下，曠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特票姚跌蕩富有奇氣，蓋得之於悲歌慷慨者爲多，而不知其遭際之窮，殆又甚於寧蹈湘流之屈子，其憂憤所寄，恥辱蒸迫，終身之志畢於此書，其必以文采自見，固彼之所深知也。故自屈宋以來，求文章之渾渾噩噩，如長江大河，操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蓄百家，包羅萬代者，惟司馬子長一人。其變化離合不可方物，龍騰鳳躍不可羈縻，指意深遠，寄興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極文章之鉅觀，固古今之所同聲致美者也。

文學之特質，在於感人，子長之作，感人者最多。如項羽本紀，李將軍列傳，屈賈列傳，

讀之莫不令人流涕，暗啞叱咤之雄，低徊往復之致，雖千載猶生，其感人之至者也。且其情趣濃郁，表現亦非一端，讀伯夷管晏孟荀老莊諸傳，錯綜變化，幻若登仙，其飄逸者也；讀商鞅伍胥蘇張范蔡田樂廉藺李斯淮陰侯諸傳，縱橫激盪，凌厲無前，其沈雄者也；讀刺客游俠信陵君二布列傳，輕死生，重然諾，皮面抉眼，爭一死以謝知己，其慷慨激昂者也。讀外戚世家滑稽佞幸諸傳，突梯輓轉，如脂如韋，而時有微言婉諷，又其疏宕者也。至其描寫人物，各不失其個性，則自史記而後特著。前乎此者，若國語左傳，要不能有此刻深，後乎此者，若漢書三國志，亦不能開闔動盪，生氣蓬勃，故曰有漢一代文學之大著作，惟司馬遷之史記而已。

次史記者，有班固漢書，亦稱名作。始固之父班彪嘗潛心史籍，以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如楊雄劉歆褚少孫之徒，或綴集時事以係其後，而文多鄙俗，不足以繼踵其書，乃採摭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及卒，固又潛精積思二十餘年，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以之次諸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非其倫也。乃斷代爲經，始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凡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百篇。其書

始元以前，多依據遷書，加以裁損綴益，始元以降，取其父彪之作爲多，其八表及天文志等，又爲其妹班昭所續作。固之異於遷者，創與因之勢不同也。遷經世久，史材絀，創始難，故不免時有疏略；固經世短，史材富，因襲多，故明敏詳贍，以整鍊見長，與遷之飄逸疏爽不軌一塗者異矣。世後斷代爲史，卽託始固書。劉知幾謂史有六家，史記漢書各居其一；卽言通史者，祖遷而言朝代史者，祖固故也。要之二者皆紀傳體之正宗，而史記以雄奇勝，漢書以整贍見長，各有所偏至也。

固之損益遷書者，每不及原作，（例如韓信傳割去蒯通說信一事是）其自製者，敘述矜慎，條理緻密，局度謹嚴，名作亦屬不少，若刑法食貨地理藝文諸志，其著者也。列傳如西南夷西域匈奴，結構皆較史記爲密，若蘇武李陵霍光蓋寬饒諸人，亦皆不失其精神，然其步趨則不如史記魏其武安諸傳之馳騁矣。

漢代史家，除遷固二人而外，陸賈楚漢春秋今已不傳，建安中荀悅有漢紀，改紀傳爲編年，爲後代司馬光通鑑之所祖。此外如劉向之列女傳等，亦傳記史之所託始，然其史才皆不若遷固之雄，故不著。

## 第八節 兩漢之諸子文學

兩漢諸子家言，著述雖較後代爲富，然持以與戰國諸子較則不如遠甚。戰國百家駢立，兩漢則學術統於一尊，蓋自武帝罷黜百家，獨推儒術而後，禮愈尊崇，學愈荒落，言治道者遂一變而爲經生，但守章句訓詁而已。申商之明律令，修法度，雖偶爲時君之所信用，但亦去其任物之公，而師其刻覈之治，亦猶崇儒術者之但取其明上下，定尊卑，辨等列之便於己，故其效甚微而弊叢出。老莊之學則一變而爲神仙，再轉而爲符錄，每況愈下。儒家之有經生，道家之有方士，墨者流爲任俠，斯皆漢室學術衰敝之所由也。墨者雖爲時君所忌，然其輕死生，重信義，猶有先民之遺教，以視沾沾於利祿之徒，不惜媵姁側媚以事其上者尙矣！

漢初諸子，著者淮南。淮南者淮南王安也。始王以厲王子受封於文帝，招致四方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著者有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拔、伍被、晉昌等八人，號爲八公，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總核仁義，講論道德，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三十三篇，內書



論道，外書雜說，今所傳二十一篇，亦曰鴻烈，鴻者大也，烈者明也，以爲足以大明至道。其書雖亦如呂覽，由衆手聚斂而成，然王固辨達善辭賦，嘗爲離騷作傳，內外篇亦常經其論定。其書申道家言，亦皆明儒墨名法，文章辯博而閎麗，富於周秦間之傳說，與呂覽俱爲雜家之鉅著。

先於淮南者有賈誼，次於淮南者有鼂錯，二子爲漢代諸子之雄，然及身皆未著書，其書皆後人所論定。漢志有儒家賈誼五十八篇，今所傳有賈子新書，法家有鼂錯三十一篇，今無有。然二子所論，大抵散見於史記漢書，其存者固足以自見。二子之學本出於儒，誼嘗從張蒼受左氏；錯則從伏生受尚書。誼以漢興至文帝二十餘年而諸凡草創，百務未備，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教化，乃悉草具其事，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說皆自賈生發之。漢書載其陳政事疏，其言痛哭流涕，非常切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當時大臣絳灌馮敬之屬盡病之，以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文帝乃罷以爲長沙王傅。鼂錯以博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及景帝立，錯任事，時諸侯強大，漸不可制，錯儀侵削強藩，以固根本，及七國反，景帝乃誅錯以謝，卒無以弭亂。二子皆言治，

而誼爲蘊藉，近儒術；錯則隋直刻深，類於申商。然其爲文，皆雄肆駿邁，爽朗踈達；兩漢文章，萃於奏議，而二子爲之伯仲，餘皆有所不及也。與誼錯先後者，尙有賈山，嘗上書言治道以秦爲喻，今傳其至言一篇。

此後武帝時有董仲舒，仲舒治公羊春秋，於景帝時已爲博士，武帝元光元年，以賢良對策爲帝所敬異，史稱其所著書皆明經術，及上疏都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得失災變，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漢志又有治獄十六篇，今所傳春秋繁露凡八十二篇。董子言天道有陰陽五行，人事當與之相應，其言災異尤多可笑，雖其弟子亦不以爲然，蓋雖一代名儒而其言實挾數術，荀子所譏子思孟子之儒唯董子爲近，其文辭尊之者或以爲雅醇，實則儒家而方士化者也。

次仲舒而著述繁富者有劉更生，更生名向，初治穀梁春秋，元帝時數上書言事，言亦切至而較賈生爲微婉，周堪張猛之死，更生傷之，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成帝時，外戚貴盛，向尤多所諍諫，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可爲法則者爲列女傳八篇以戒，又雜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自戰國諸

子如韓非等流，有說儲說林，廣集事類以資辯證，呂覽淮南因之，至是而更純備矣。向又領校中秘書，其所序略，頗竟原委，子歆續之，乃輯爲七略，是爲吾國有書日之始，其後班固因之成藝文志，攷羣籍者於是取則焉。

次劉向者有楊雄，雄初好爲辭賦，旣而以爲雕蟲小技，遂不復作。在成哀平間，旣三世不徙官，迺一心著述，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以擬易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以準論語，史篇莫善於倉頡，故作訓纂以續倉頡，太玄尤艱深隱晦，以自文其陋，好之者以爲可躋聖言，實則優孟衣冠，徒自苦耳。其所著述，當以方言爲最有價值。

此後若桓譚新論，崔實政論，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荀悅申鑒，以及昭宣時代桓寬之鹽鐵論，後漢班固著白虎通，應劭之風俗通等，其書或傳或不傳，或爲雜記傳，或足以自成一家，雖學者不無取資，而其文大抵平適卑弱，氣不足以舉其辭，唯王充論衡唯較有識。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又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不守章句，博通衆流，百家之言，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世蔡邕、王朗，獲之以爲奇寶。其書於當世靡靡之見，俱能痛下針砭，

王充論衡  
卓越當代

例如以天道無知生物互競之說，破除陰陽五行之謬見；以世運進步聖與人同之說，破除迷信古尊經之陋習；以人死氣滅之說，破除鬼神；又力闢世俗歲時禁忌圖宅禳解種種妄信，又著問孔非韓刺孟諸篇，以詰難當世儒者，於經術獨尊讖緯大行之世，非極有胆識，殆不敢爲此言。至其對於文學之主張，又極端反對繁文麗辭隱閉旨意之古典文學，以爲言以明志，文以足言，但求詞達，無取藻飾，兩漢諸賢，唯此公卓爾不羣，然亦僅矣。

兩漢學術衰落，在上者既以辭賦矜式國人，使一代賢豪俱以辭華相尙，而又以射策取士，漸啓後世空言無責之習。當時學者窮守一經，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繁言碎辭，至罷老猶不能究一藝，空疏繁瑣之極，遂反動而爲魏晉之清談，西方釋氏之書，乃漸爲當時所好尙，六朝以降，玄風大扇，蓋卽漢學破碎支離之所致也。

### 第九節 兩漢文章及駢體文之始導

前漢作者，崇尙辭賦，其所著述，皆足以成一家言。東漢以降，辭賦衰歇，筆札漸興，若蔡邕之徒，遂以文筆顯於當世。故漢至六藝諸子而後，辭賦別有名家，後漢書始專爲文

苑立傳，稱其著述，總曰所著辭賦論贊碑銘箴誄若干篇，不云文集也。章實齋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龍蛇之菹也。」今觀兩漢作者其足以自成一家言，無問爲子史辭賦既已著列之矣，而史文所載其篇章自顯，爲後代總集別集之所次錄者，猶屬不少，今彙次爲一，總而論之，并以見南北朝文筆分流之所自始。

兩漢文學名著，以告語文爲最夥，論著記述之專篇則甚少，蓋足以另成一家，比諸後代子史專門之業尙多故也。告語文中，(1)有上以賜下者，(2)有以下奏上者，(3)有僚屬友朋彼此往來者，(4)有以通告神明者。言其體別則(1)有告諭（例如高帝入關告父老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有詔令（例如高帝求賢詔文帝求直言詔景帝令天下務農蠶詔武帝罷輪臺詔）有制策（例如文帝十二年策賢良文學武帝建元元年策賢良制三首）有遺書（例如文帝遺南越王佗，遺匈奴單于，光武遺公孫述諸書）有璽書（例如昭帝賜燕王旦，璽書光武賜竇融，璽書）有勅書（例如武帝勅樓船將軍楊僕，光武勅馮異）有報書（武帝報前將軍李廣元帝報隗囂，明德馬后報請封外戚）

有封策（例如武帝封齊燕廣陵王三策）。其（2）奏疏（例如賈誼陳政事，請積貯疏，鼂錯請募民實塞，重農貴粟疏，董仲舒限民名田奏，趙充國陳兵利害，論民田奏，賈讓治河奏，匡衡政治得失疏，治性正家疏等）有上書（例如賈山至言，鼂錯上言兵事，嚴安上言世務書，路溫舒上尙德緩刑等書）有陳書（例如司馬相如諫獵，淮南王諫伐閩越，劉向諫起昌陵，楊雄諫不受單于朝諸書）有諫書（例如杜欽訟馮奉世，谷永耿育訟陳湯，朱勃追訟馬援等）有對策（例如鼂錯賢良對策，董仲舒賢良對三首等）有駁議（例如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議，賈捐之請棄珠厓議等）有封事（例如張敞上霍氏封事，劉向極諫外家封事，修災異封事）有章表（例如蔡邕戍邊上章，讓高陽鄉侯章，荐皇甫規表）有劾奏（例如王尊劾匡衡）（3）有奏記（例如馮衍奏記鄧禹，班固奏記東平王蒼）有書或報書（例如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楊惲報孫會宗，馬援與楊廣，臧洪答陳琳等）有移（例如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有檄（例如司馬相如檄巴蜀，陳琳爲袁紹討曹操）有難（例如相如難蜀父老，楊雄難蓋天八事）有答解（例如東方朔答客難）有教令（王尊勅掾功曹教，孔融告高密縣教）有訓誡（例如班昭女誡，蔡邕女訓）有

約束（例如王褒僮約）（4）有祈告（例如傅毅高闕祈文、蔡邕代帝告遷都）有禱祀（例如董仲舒祀日蝕、蔡邕祖餞文）有弔祭（例如蔡邕弔屈原、曹操祀橋玄文）有哀讚（例如蔡邕悲溫舒文、胡夫人哀讚）有祓禊（例如蔡邕祓禊文）黟頤沈沈皆爲後世之所愛玩，而論著專篇爲後世稱頌，論史者僅傳過秦王命，論事者有朱穆絕交，論學者有牟融理惑，論人者有蔡邕論陳仲舉、李元禮，如斯而已。記述之體，記傳皆史也。序記僅有而未多，若毛公詩序、劉向戰國策目錄序、鄭玄詩譜序，其著者也。碑文最傳亦僅見蔡邕一人。（例如郭有道碑、陳仲弓碑）其餘贊頌箴銘之屬，惟楊雄最著。（例如十二州箴、百官箴、趙充國頌）然以視告語文專篇之衆，抑末矣。

以是可知散文以實用爲宗，而告語文爲實用之最，其用皆可納諸子史。後代子史日衰，而論著紀傳之體乃日益豐富，豐於此者，嗇於彼，於是人人皆以篇章自名，而著術愈不可問矣。文章道變，基於學術有如此者。

兩漢作家，如賈誼、鼂錯、司馬遷之文，氣勢昌沛，以筆見長，及司馬相如之徒，善於辭賦，每不自覺，以駢儷入文，遂啓後代駢文單筆之區分。溯其初製，戰國已然，易之文言，斯

4  
2  
5  
8

後代文筆  
區分之所  
自始

其祖也。漢初鄒陽獄中上梁王書，託體李斯諫秦逐客，魯仲連貽燕將軍書，而更加以整鍊，幾若後代駢文，特於排偶之中，猶見傲兀疎雋之致，未純粹若後代之堆砌也。其後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頌，已漸進綿密，及楊雄演連珠之體，以襲韓非，而字句相齊，色采聲律皆所矜飾，東京以降，遂幾成風尚矣。此皆以辭賦爲文，故不免於豐肉少骨。若他散文作家，雖亦不免好爲偶語疊句，而用筆尚主於一，其錯縱成文，蓋所以蓄其氣，厚其勢，故縱橫上下，祇見其輕快而不覺其重累，祇見其沈著而不覺其細碎。及馮衍桓譚之輩爲之，其氣已衰，其辭漸蕪，二者俱有所不及，至馬援之倜儻矍鑠，而行文每抑而不揚，墜而不抗，折而不能自舉，趙壹酈炎又其靡者矣。唯蔡邕風神峻整，氣骨遒勁，足爲漢代文章家之後殿，讀其文者，頗疑積世卑弱綺靡，何獨有此人，殆其專力於史而不以辭賦自足之故耶？

## 第十節 漢代小說之傳疑

漢志所載小說十五家，自封禪方說以下，皆註明爲漢人所作。計武帝時有封禪方



說十五篇，待詔臣饒心術廿五篇，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宣帝時有臣壽周紀七篇，又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百家百三十九卷，今皆不傳。卽令流傳如青史子者流，尙可爲後人輯佚而得，然已證其爲雜記傳之近於瑣語，亦非後世之所謂小說也。

今所傳漢人小說，計有八種：(1)曰東方朔神異經，(2)曰東方朔十洲記，(3)曰劉歆西京雜記，(4)曰郭憲洞冥記，(5)曰班固漢武故事，(6)曰班固漢武內傳，(7)曰伶玄飛燕外傳，(8)曰雜事祕辛，其書皆出魏晉以降，後人依託之所爲，覽其作者赫然固漢人也，而其實非也。茲以附於篇末，別之曰傳疑，蓋不以爲信也。

八書有依倣山海經而作者，神異經、十洲記、洞冥記，有依倣穆天子傳而作者，漢武故事、漢武內傳，有據漢代傳說而加附會藻飾者，爲西京雜記、飛燕外傳、雜事祕辛，其早出者，或著隋書經籍志，或見唐書藝文志，最晚者至明代始傳，若祕辛之云得諸安寧州土司是也。大抵文人好事之徒所述作，言神仙則託諸東方朔、郭璞、郭憲，言記傳則託諸班固、劉歆，時亦有妄人操觚，不遺鄙陋，然代久散亡，後人纂錄不廢，則以其時有古艷幽香，足以怡懌情性，爲文苑中之佳品也。

神異經一卷，凡九篇，曰東荒經，東南荒經，南荒經，西南荒經，西荒經，西北荒經，北荒經，東北荒經，中荒經，結構全襲山經而略於道里，詳於異物，於荒幻之中亦時託其理想以諷世，自唐以來詩人如李白等，已多取其說，如

（東荒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恆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而不出者，天爲之唏噓，矯出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東方有人焉，男皆朱縞帶，玄冠，女皆采衣，男女便轉可愛，恆恭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悲，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一名敬，一名美，不妄言，嘿嘿然而笑，倉卒見之如癡。

十洲記言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四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乃人跡所稀絕，又始知東方朔爲非常人，是以延至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及其殊異，朔具以對，故爲是書，殆襲漢武故事，言武帝與西王母往來事而作文筆鄙俚，不似六朝人筆意，與神異經不類，或其書已亡，而唐宋間方士又僞爲之，觀其自稱『方朔云，臣學仙者耳』是東方複姓且不自知，可知其妄。

洞冥記，隋志稱郭氏，劉歆唐書始云郭憲，非也。六朝人小說多有言郭氏者，近代輯佚書中尙存郭氏玄中記一卷，郭子一卷，（馬國翰玉函山房小說類）殆以影射晉郭

璞之註山經，猶言博物者必稱張華也。玄中記語句簡淨，體裁亦與神異經彷彿，殆爲一時風尚如此，惟洞冥多言武帝及東方朔故事及外方貢物珍異，則其小異也。例如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烟霧來蔽戶牖，望上有丹霞翳騰而起，乃改崇蘭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青雀羣飛於霸城門，乃改爲青雀門，更修飾刻木爲綺掠，雀去，因名青綺門。」

「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爲吾妻，託形爲大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則其文氣上下且不聯屬，措詞顛倒，言語錯亂，類於瘋狂，殆亦妄人之所爲也。

漢武故事一卷，述武帝母王皇后得幸及長公主嫖助帝得立史實，及於鈎弋之生昭帝，至武帝之卒而止，中間以董偃長公主，陳皇后，衛皇后及方士少翁變大神君宛若之徒，蓋文人雜採史傳爲之，別本多言西王母等事，如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齋，日正中，忽見有青鳥從西方來，上問東方朔，朔對曰：西王母暮必降……是夜漏七刻，空中無雲，隱如雷聲，竟天紫氣，有頃，王母至，乘紫車，玉女夾馭，戴七勝，青氣如雲；有二青鳥，夾侍母旁。下車，上迎拜，延母坐，請不死之藥。母曰：……帝滯情不遣，欲心尚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

自噉二枚，與帝二枚。帝留核著前。王母問曰：「用此何爲？」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談語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肅然便去。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曰：「此兒好作罪過，疏妄無賴，久被斥退，不得還天，然原心無大惡，尋當得還。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悵良久。則與武帝內傳同爲神仙奇異之談矣。內傳文雖繁麗而浮淺，視故事又稍遜。如

「別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徑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曜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班龍。別有五十天仙……咸住階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褂，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袿襜，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大華髻，戴大眞晨嬰之冠，履玄璠鳳文之鳥，視之年可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眞靈人也！」

疑皆好事者依託，故前者隋書不題撰人，後者宋志亦不云班固作也。

西京雜記，梁初已流行，其書或以爲葛洪作，以洪跋其後云鈔自家藏劉歆所撰漢書百篇，班固刪取之餘二卷云云故也。然洪跋亦未必非僞，唯其書富於詞林掌故，又時多雋語，文筆亦馨逸自矜，如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迤而含

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蝴蝶勵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概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

以下各擬公孫詭文鹿賦，公孫乘月賦，勝屏風賦等，殆亦詞人之所爲，庾信以爲吳均作，或非虛也。

飛燕外傳記趙后與其妹合德入宮始末，詳悉靡遺，足補史傳之缺，或者當時形管之遺，因亂流散人間，而文人得以據依粉飾耶？雜事祕辛述桓帝選立梁后故事，文中形容肉體之美，摩畫幽隱，語約而盡，爲歷來文學家所未敢言，其艷佚猶在外傳之上，此書真僞另一問題，至於在文學藝術上之價值，固迥異尋常也。

以上八書言近古則數神異經，言新穎則數西京雜記，言華艷則數飛燕外傳，言佚麗則數雜事祕辛，餘作或未能稱是。然要非漢人小說。今諸子中真足以當漢代小說者，余以爲淮南劉向二子爲近，韓嬰詩外傳以史例詩，其書實亦類於說苑，雖傳雜綴故事，然非此殆無可舉。次則趙曄之吳越春秋，袁康之越絕書，尙比較可信爲漢人之作。顧歷來皆以廁諸子史，未以列於說部，誠能破除習見，則諸書中，古小說史材料固不少也。

##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文學

###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文學總論

魏晉南北朝文學，子史辭賦，均未及前人，而獨以五言詩冠絕今古。前有曹植，後有陶潛，可謂夔然卓絕。王粲劉楨以下，嵇康阮籍之流，以至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盛於晉初，清超拔俗，秀潤殊羣，良多佳構。五胡之亂，播遷江南，時有劉琨郭璞類能貞剛自厲，元嘉永明之際，如顏延之謝靈運鮑照如王融沈約謝朓，或主矜鍊，或明音律，後先頡頏，亦稱作者，而以庾信徐陵爲其後殿。若蕭統劉勰鍾嶸之徒，於文史學與文學論評之創立，亦又時代進化之徵也。

此期時際，自漢建安六年，袁曹之戰，至隋開皇九年，陳之滅亡，凡閱三百八十八年，其間作家甚衆。

茲略舉較著諸人，分列如下表。

公曆	中史紀年	作家
第三世紀上	自漢獻帝建安二年至魏齊王芳嘉平二年	曹植 王粲 嵇康 阮籍
第三世紀下	自魏嘉平三年至西晉惠帝元康九年	陸機 潘岳 左思
第四世紀上	自晉永康始年至東晉穆帝永和六年	劉琨 郭璞
第四世紀下	自永和七年至安帝隆安五年	陶潛
第五世紀上	自東晉安帝元興元年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謝靈運 顏延之 鮑照
第五世紀下	自齊東昏侯永元三年至宋元嘉二十八年	王融 沈約 謝朓
第六世紀上	自梁武帝天監元年至武帝太清三年	劉勰 鍾嶸 蕭統
第六世紀下	自簡文帝大寶元年至隋文帝開皇九年	庾信 徐陵

表中所列，大抵五言作家，蓋在此三百八十八年中，固中國五言詩最發達之時代也。吾國文學自三百篇後，唯漢之樂府歌謠，稍存風詩之意，然其時代固以辭賦名，五言之作，除蘇李贈答及十九首外，無作家可言也。及至建安，譙東父子倡率於上，繁音競響，

遂及兩晉至於南朝，而陶淵明崛起衰世，上接風騷，不知兩漢，何論魏晉。有此一人，中國詩史已可謂不孤，况加以陳思之整鍊，嗣宗之清超，太冲之壯偉，越石之沈雄，景純之溫麗，而顏謝之雕鏤精工，王沈之聲律靡密，亦自過人。故謂之爲中國文學之五言詩時代，蓋從其實也。

此時代之民間文學，視漢代歌謠尤爲豐富，齊梁以後，詩人之創作，大抵都由民歌而來。而北方以異族入主中夏，南北民族之習尚稟賦，各不相同，其表現於文學之民族的地方的色采，亦非常顯著。兩者相形，各有相勝，幽南以後，一見於詩騷之化合，而兩漢文學燦爲大觀；詩騷以還，再見於南北朝民歌之和同，而三唐文學蔚然臻盛；此後宋詞元曲俱由樂府歌謠一變再變，愈變而文學之進展愈高，其迹固可得而言也。

顧此時代文學之思想藝術，殊與兩漢大異。一則由於老莊玄學復興，一則由於印度文化侵入，其間史實，應先敘明。

● 一、老莊玄學之復興 東漢經師如賈逵何休馬融鄭玄之徒，或以今古之爭，或主異同之說，繁言碎辭，學者交病，士大夫既已賤禮文之拘細，鄙訓詁之繁苛矣；當時

民族風化  
升降與文  
學進展之  
關係



政治又奄豎弄權，選舉之濫至播於謠諺。建安之際，曹氏挾數用術，以奔走天下，益進  
躡弛之士，輕節行之人，欲任法課能以督察爲治，誅鋤異己，如刈草芥，乃歷世短祚，權  
豪相接，士多苟免之懷，人有憂生之患，學無宗主，則思亦多歧，學者乃務爲玄虛以標  
新異，其風蓋始於王弼之註老子，及何晏鄧颺標尚莊老，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通合  
徒黨，廣鬻聲名，而當世士大夫如傅嘏李豐王廣鍾會阮武杜恕諸人亦好論才性異  
同，遂播爲風氣。魏晉之際，逃世者益趨莊老之學，以任達爲賢，其目擊當世權譎之行  
如嵇阮諸人，既啓疑舜禹，非薄湯武，而盜發汲冢，啓殺伯益，太甲誅伊尹之奇事，又一  
一載於簡書，於是自漢以來，儒術一統之思想，至此破壞無餘。激者傷今疑古，不免流  
於陷溺而狂縱放佚之習尙矣。若鮑敬言之主無君，破世間之政治論，卽足以代表當  
世時代思潮之一般，至託諸神仙，如葛洪之流。又其厭世思想之甚者。

二、印度文化之侵入 自東漢明帝使蔡愔求佛經，月支沙門迦葉摩騰及竺法  
蘭與之俱來，帝立白馬寺以館僧侶，譯經之業，自此而興。士流濡染梵書，漸知反語。魏  
初，孫炎叔然注爾雅音義，卽以兩字反語標音，法苑珠林載陳思王植雅好梵音，而孫

氏之學又著於魏，此中國聲韻學之萌芽，最初影響於文學藝術者也。其後西域高僧多來中夏。若佛圖澄之主石趙，鳩摩羅什之主符秦，達摩之南渡，均其著者。在此時期，佛乘之入中國者甚夥，鳩摩羅什在洛陽集沙門八百餘人，譯出經論三百餘卷。大乘教義，自是始傳。當時士大夫以皈依釋氏爲榮，若慧遠之白蓮社，爲一時名士所宗，卽其例也。中國僧侶之赴印度者亦不乏其人，如法顯、慧生之徒，先後涉流沙千里而至，其後陸海探尋者日衆，南北朝野，譯業大盛，講會并隆，於是宗派迭興，蔚成中國學術史上第二時期之勝局。吾人夷考佛乘之在中國，譯經盛業，在鳩摩羅什以前，後漢有安世高，支婁迦讖，魏有曇柯迦羅，康僧鎧，吳有支謙，康僧會，西晉有竺法護，帛延，無羅父，竺叔蘭，支彊梁接，然皆不如羅什之文辭絕妙，傳誦無窮，典籍之勝，遍大小三藏。同時北涼之曇無讖，北魏之菩提流支等譯述大乘，均爲世所重，而南方如東晉之佛陀跋陀羅，宋之佛馱什，曷良耶舍，齊之僧柔慧次，梁之僧祐，陳之真諦，皆一代大師，推宏教義，譯業精深，自法華華嚴涅槃等大乘經典，阿含等小乘經典，乃至四分廣律等小乘律，一時盡出，若弘明集名僧高僧等傳有裨教史，又其次也。當時學者若習鑿齒等

之於道安、文士若顏延之、謝靈運、陶潛諸人，親炙蓮社高風，文學思想所受佛乘之影響甚大，齊梁之際，作者宏獎音律，初爲四聲，則又直接受梵音之影響加以推進者也。要之，魏晉南北朝者，在中國思想史上爲一懷疑時代，在中國政治史上爲一破壞主義時代，在中國倫理史上爲一厭世主義時代，在學術發達史上成爲儒家衰敝玄學復興與佛學之輸入時代。此時代之社會生活與學術思想既極端動搖，故於文藝之表現，亦別有其特殊之點，茲分述之如次。

## 第二節 三國文學

三國文學，皆萃魏都，魏之文學，盛於建安，訖於正始，二代作者，多有傳人。茲分述之，再次論吳蜀文學。

建安時代文學之宗主爲曹孟德及子桓子建父子兄弟三人，而以山陽王粲、仲宣、東平劉楨、公幹、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北海徐幹、偉長諸人爲之輔，餘若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儀、丁廙、楊修之徒，亦並有文采。此時代之文學，最繁富者爲

樂府詩，而讌集唱和，贈答之作亦多。然其佳製則每在於作者抒發感遇之章，故不問其爲製詩協樂，或倚樂作詩，或衍古題，或創新曲，凡魏晉樂府中可指數之作者，要不能外此公例，其未以入樂府之雜詩，尤可比證。此時期特別之風尚，則變前漢五言詩之自然而加以烹鍊，矯後漢五言詩之荏弱而加以健舉，兩漢雖創始五言，蓋自是而後五言之體裁風格乃得以確立，是又五言詩時代中最盛之時代也。

孟德之詩，多爲四言，感慨愴涼，體極悲壯。（例如短歌行，步出東西門行，觀滄海，龜雖壽等四章）其五言諸作，質直古茂，沈鷲雄桀，是其所長，然亦時有拙相，要其厚重過於後漢遠甚，固不失其爲一代文學之宗主也。（例如薤露，蒿里，苦寒行）曹丕曹植兄弟妍秀則推子桓，典麗則數子建，狀其詩者或比子桓爲名媛，子建爲貴介，蓋一則便娟婉約，一則雋爽亢邁，較諸其父，則粗疎之氣漸殺，鍛鍊之功且深，父子多才，而子建其尤著者也。

曹氏父子  
之比較

###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氏，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子桓佳構，四言如短歌行善哉行，七言如燕歌行，皆風神綽約，情韻綿邈，其五言諸詩尤以雜詩二首表情爲著，於譙於孟津芙蓉池玄武陂諸作，莊麗靚雅，其次者也。典論論文及與吳質諸書，睠懷身世，衡量文學，情文並茂，人多疑其與躬自篡竊者不類，譏其不免於矯僞，實則與司馬家兒同一席豐履厚，因利乘便，爲左右之所擁戴，以成一己之功名者也。使其不生帝王家，固不失爲一時名士。

### 雜詩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思雁獨南翔。鸞壽多悲思，縣縣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陳思王詩  
為精研聲  
律之首唱

子建五言詩，名作最多，昔人謂其「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又云「詩至建安，風會一轉，惟思王獨五色相宣，八音朗暢」。今讀其詩，鑄句必工，用字必響，而聲律和協，色采斑斕，其情之慷慨又足以副之，故華實並充，遠駕當世。舉其著者，擬樂府詩如吁嗟篇，野田黃雀行，怨詩行（即七哀詩），泰山梁甫行，歌詩如名都篇，白馬篇，美女篇，種葛篇，棄婦篇，唱和之作如七哀等詩，皆膾炙人口，而五遊，遠遊，仙人諸篇，遠追楚騷，近迹漢賦，遂為後世遊仙詩之所祖。其贈答之作，若贈徐幹，贈丁儀，贈白馬王彪七章，送應氏詩二首，無不詞旨惻然，欲語不盡，斯其遭遇艱屯，動多嫌忌，雖以懿親而坎坷牢落，故於辭多哀，其雜詩如高臺多悲風，轉蓬離本根，明月照高樓，微陰翳陽景，各首其尤顯然者也。辭賦傳者多非完篇，唯以洛神一首最有名，雖不免

因襲前人，然其寫物之工，傳情之美，亦有獨到處。其餘章表之沈至雅健，又其次也。

### 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有唯，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露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 雜詩

高台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蕢常不充。去去復莫道，沈覺令人老。

譙東父子而外，諸子唯王粲最著。其四言如贈蔡子篤，五言如七哀三首，俱稱名作。粲本貴公子孫，少爲蔡邕所推重，避地荆襄，登樓作賦，時有望歸之思。徐幹少無宦情，欲思託迹箕穎，作中論二十餘篇，魏文稱其時有齊氣，其辭賦則粲之匹也。五言以室思一首，雜詩五首最傳。陳琳阮瑀並爲魏武記室，軍國書檄，多出其手。琳詩傳者有飲馬長城窟行，奇氣鬱塞，獨出一時。瑀詩如駕出北郭門行，平弱而已，遠不及也。劉楨詩傳者有贈

從弟三首，及贈五官中郎將四首，魏文稱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至五言詩之善者，固妙絕時人，評之者謂氣過其文，雕潤恨少。應瑒應璩昆季先後顯名，然瑒詩有和無倡，不足名家，璩詩出於史箴，百一之篇，三叟之言，皆訓誡之義爲多，自非抒情之作。此外如繆襲之製魏樂府及挽歌，繁欽之定情詩，雖亦足傳，而去陳思之作，則等諸自郤以下矣。

七哀詩

王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乘中國去，委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淚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飲馬長城窟行

陳琳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諸汝聲。男兒甯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骨骸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間，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贈從弟三首

劉楨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紛何優溺！采之薦宗祖，可以羞嘉客，豈無月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鳳凰集南嶽，裴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奪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正始時代，莊老之學大行，玄風既肆，學者多驚於空談，社會習慣亦大抵陋儒崇老，蔑棄禮法，其影響於文學者若嵇康阮籍向秀劉伶之徒，游心玄冥，超然物表，詩雜仙心，蓋不以雕績爲工者也。康字叔夜，爲人恬靜無欲，彈琴詠詩，自足懷抱，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至於導引得理，以盡性命，亦可善求而得，常著養生論，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蓋有得於莊生之言，超然特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於千載之上矣。少婚魏宗室，爲朝散大夫，其友山濤爲吏部，舉以自代，康遺書絕之，言不堪流俗，且非薄湯武，爲司馬昭所惡，因鍾會譖殺之。其詩傳者有幽憤一章，贈秀才入軍十八首，皆竟體四言，五言如雙鸞匿景曜，昔蒙父兄祚，詳觀凌世務，含哀還舊廬諸首，獨嬰世變，時多憂虞之言，遊仙述志諸章，欲決然遠行而卒不免於禍，惜！

作家激於  
世變乃多  
出世之想

阮籍字嗣宗，瑀之子也。篤於莊老，嗜酒善嘯，好彈琴賦詩，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又著大人先生傳以譏切世俗，雖口不言人過，而對人能爲青白眼。司馬昭嘗欲爲其子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終日昏酣，竟不得言而止。此與劉伶之頌酒德，蓋皆以酒爲隱者也。籍能屬文，初不留思，嘗作詠懷詩八十餘篇，出之自然，不假雕飾，爲世所重。詩品稱其「一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自致遠大」。然亦時有傷時絕俗之感，其清峻飄逸爲魏晉間人所不及。

詠懷

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上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向秀字子期，嘗惜莊周書世多莫知其旨，乃爲之隱解，玄言深入，多發奇趣，讀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其後郭象又述而廣之，論者以爲悉取秀書，唯秋水至樂二篇爲象所

注秀與嵇康最契，及康被禍，秀爲山陽感舊賦，以寄遐思，辭旨宛惻，其餘如山濤劉伶雖玄談肆志，而篇什罕傳，正始文章之美，自推叔夜嗣宗矣。

吳之文學，著者韋昭，常注國語，爲吳左史，撰有吳書，今不傳。樂府中有吳鼓吹曲二十章，云爲昭所作。次爲華覈及薛綜薛瑩父子。蜀有譙周秦宓郤正之流，亦有文采，周著古史考，宓有遠游一篇，郤正釋譏則崔駰達旨之類也。兩國僻在方隅，罕以詩賦擅稱者，故不逮鄴下人才之盛。然如諸葛公經濟文章上比管樂，下及賈鼂，觀其奏事教令，質而近雅，固非雕蟲刻飾者之所及也。蘇子瞻謂其前後出師兩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爲容悅者所能至。」晉初陳壽作三國志，曾集錄亮之文章爲諸葛公故事凡二十四篇，謂雖文采不艷，而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然則三國文采之麗，固無踰魏都，而其忠懇沈摯質實近古，則唯諸葛一人而已。

### 第三節 兩晉文學及文學家

兩晉文學，盛於太康。及永嘉之亂，宗社傾覆，元帝稱號江南，苟安半壁，北方遂淪爲

兩晉文學  
不足以代  
活表民族生

夷狄。當時惟一志士有激楚之音，而羣庶狃於空談玄虛之習，朝野上下，公然安處者幾近百年，雖世極連遭而詞意夷泰，作者益與世情相遠矣！義熙元熙之際，大盜移國，唯陶公亮節高風，獨標千古，兩晉作者唯此爲最。此時期之文學，樂府五言，仍臻極盛，子史小說雖時有作家，然要不如民間詩歌之發達，茲先舉兩晉詩賦名家，其他著述合南北朝另專章論之。

晉初作者，首推張華，華字茂先，博學多識，與杜預俱贊晉武平吳有功，及晉受魏禪，爲晉侍中中書監，所著有博物志四百餘卷，今不傳，傳者皆後人雜輯瑣聞，非華所錄也。少作有鷓鴣賦，爲阮籍所稱。其詩華艷豐縟，流於輕綺，如輕薄遊俠壯士遊獵上已諸篇是也。四言如勵志詩九章，可稱佳構，文選錄其五言如答何劭一首，溫麗安閒，與嵇阮之放軼跌蕩者異。其餘如情詩雜詩大抵興託猶人而巧用文字，不免有務爲妍治之諛矣。昔人謂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不知情興非真，因襲前哲，千篇一體，則亦綴旒而已。

游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

不會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張華情詩五首之二）

傳咸七經  
詩爲中國  
祖集句詩之

次有成公子安名綬，辭賦甚麗，與華並稱，然其詩顧不如傅玄。玄字休奔，與其子咸，並有文采，晉之郊祀歌辭，多爲玄作，其詩亦唯樂府最多，若惟漢行，和秋胡行，豔歌行，怨歌行，其著者也。中有豫章行，（苦相篇）一首，頗能寫女子畢生卑弱之憾，朗月篇詞旨悽惋，意亦相近。其他惟雜詩二首最傳。咸字長虞，各集七經爲詩，爲中國集句詩之祖，頗見巧思，然造篇則不及其父矣。

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爲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脣。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踰參辰。（傅玄 豫章行 苦相篇）

此外如裴秀、應貞、摯虞、束皙、杜育、何劭之流，亦傳製作，然均無佳構，唯虞論文章流別與皙之補亡詩較傳，二人又皆躬與校定汲冢竹書之役，故於晉爲著。其時方平，吳、蜀得士最多，蜀有陳壽、李密，吳有陸機、陸雲，皆才士也。壽著三國志，凡六十五篇，質文辨洽，獨冠晉代史家，當時卽與遷固之作，並稱三史，雖並世如夏侯湛、司馬彪、華嶠、孫盛、習鑿

齒干寶謝沈袁宏之流，於史傳皆有作述，然非其倫也。李密陳情一表，委婉沈至，質而不俚，於當世散文中亦稱名作，可與孫登書記，裴頠論著並肩。而機雲之才思，則又太康文學之冠冕也。

太康諸賢，著者爲二陸三張兩潘一左。二陸者機字士衡，雲字士龍，並爲吳大司馬陸機之子，吳平入洛。三張者張載孟陽，與弟協景陽，弟亢季陽，亦並有盛名。兩潘一爲潘岳安仁，一爲潘尼正叔，左則太冲左思是也。八人者以陸機左思潘岳三人文學著述最富。機初入洛，名震公卿，張華嘗謂『人之爲文，每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其著者爲辨亡論文賦連珠五十首，並見文選，其詩擬樂府擬古詩最多，弘麗妍瞻，是其所長，而才思氣骨未越前人，與弟好擬四言詩，皆爲病累。擬樂府詩如悲哉行，猛虎行，詩如赴洛二首，於典瞻之中，偶見羈旅依人之感，稍得真意，其餘未必出自性情，雖辭華卓越，固難以爲貴也。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月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駛，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

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襟。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陸機猛虎行）

羈旅遠游宦，託身承華側。撫遵銅鞮，振纓盡祇肅。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戰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慷慨遺安豫，永歎廢寢食。思樂樂難誘，日歸歸未克。憂苦欲何爲，纏綿胸與臆。仰瞻臨霄鳥，羨爾歸飛翼。（陸機入洛二首之一）

三張以景陽爲賢，其詩葱蒨飄逸，風流調達，獨出時人。孟陽劍閣銘亦爲世所稱，尤爲不及二兄。其時有吳人張翰季鷹，亦有清才，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然觀其詩微傷質實，顧不如景陽雜詩十首之似阮公詠懷也。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蛉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焚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何所懷，沉憂結心曲。（張協雜詩十首之一）

潘岳少有才穎，與夏侯湛友善，而俱美容觀，時人號爲連璧。其所作藉田閒居等賦，極有麗詞，尤善爲哀誄之文，如哀永逝文悼亡詩，其著者也。從子尼亦文詞溫雅，雖不具美，然虬龍片甲鳳凰一毛，良多高麗，而岳則爛然者也。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褥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衣衾單。豈曰無重衾，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明月何櫺櫳。展轉阿枕席，長簟竟牀空。床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撫衿

長歎息，不覺淚霑胸。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與目存形，遺音獨在耳。上慚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潘岳悼亡之二）

左思天性重厚，貌寢口訥，而文章斐然，嘗作齊都賦，一年而成，又作三都賦，搆思十年，賦成，偉瞻壯麗，當世無比，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張華許爲班固，張衡之流，思亦自負不讓。當世皇甫謐爲之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陳留衛瓘又爲作略解，陸機初欲爲此賦，見之歎伏，以爲不能加也。其詩詠史八首最傳，後人稱其胸次夷曠，筆力勁邁，當駕潘陸而上。其妹左芬亦有文名，爲晉武帝貴嬪，以才德見禮。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盼澄江湖，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左思詠史八首之一）

太康以降，江左作家，惟劉琨、越石、郭璞、景純，可以上方。太冲餘俱有力未逮。蓋永嘉亂後，晉人宗社播遷，越石逢喪亂，志存晉室，而所爲不偶，故其詩如扶風歌，答盧諶八章，重贈盧諶，莫不慷慨激昂，獨抒孤憤，渡江名士，亦惟斯人足以代表時代，誠於中者形於外，其爲悲涼酸楚之音，固枕戈之志也。景純博學，撰著極多，如爾雅註，山海經註，楚辭



註其最有名者也。所作詩賦凡數百萬言，若江賦、南郊賦、沈博偉麗，可追馬班。其詩始變永嘉平淡之音，歸於彪炳，有游仙十四首最傳。說者以爲詞多慷慨，乖遠玄宗，不知雖寄意冥漠，而身嬰患難，其不免有坎珂磊落之歎者，時爲之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願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据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冷冷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特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巖薇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唯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劉琨扶

風歌）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龍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嘯蕊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烟。左把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雨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咤。

（郭璞遊仙十四首之三、四）

劉郭之次，唯庾元規亮、溫太真、嶠，並有文采，著於明帝之世。元規表奏，靡密閑暢，太真筆札，循順清愉，若孫綽、葛洪，又其次也。綽有天台山賦，遂初賦，詞致甚工。洪著抱朴子。

內外篇，駁難通釋時多雋語，其詰鮑一首，著鮑生無君之說，存魏晉間人學術思想，與張  
 湛偽列子中之楊朱篇，均爲魏晉時代極名貴之哲學史料。其餘若孫盛干寶袁宏曹毗  
 庾闡李充許詢之徒，各以文史自雄，雖有述作，而未能過人。王謝兩家，若謝尙謝安謝萬  
 兄弟，王羲之獻之父子，才氣高俊，並有聲於世，永和九年蘭亭修禊，羣賢唱和者凡二十  
 六人，亦一時之盛也。簡文孝武而後，晉祚漸移，若殷仲文謝益壽（名琨字叔源，安之孫）  
 亦有名，義熙中崛起衰世，爲有晉一代之雄，上託風雅，近超漢魏，下啓唐宋，爲中國自然  
 詩人之宗者，則有陶淵明在。

陶淵明爲  
 中國自然  
 詩人之宗

#### 第四節 陶淵明

陶淵明字元亮，一名潛，潯陽郡柴桑人，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年二十九起  
 爲江州祭酒，以不堪吏職，少日，卽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安帝隆安  
 三年己亥，年三十五，起爲鎮北將軍劉牢之參軍，從討孫恩，庚子五月卽乞假歸。元興三  
 年甲辰，年四十，復參江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敬宣軍事。義熙元年乙巳，年四十一，爲彭澤

令，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卽解印去職。賦歸去來辭以見志。旋徵著作郎不就，自是二十餘年，隱於柴桑，旣絕州郡覲謁，亦未嘗有所造詣，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廬山東林寺時有慧遠法師，結白蓮社，修淨土之業，劉遺民、宗炳、雷次宗之徒從之遊，號十八賢。遠公因邀其入社，淵明以嗜酒爲辭，許飲乃造，復攢眉而去。元熙中，刺史王弘聞其高潔，甚欽遲之，屢訪不見，宏乃屏車騎於廬山林澤間候之。以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秋九月卒，年六十三。諸友私謚曰靖節先生。淵明爲人曠達夷邁，初亦欲用世，而世當末季，篡亂相尋，遂絕意仕進，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蓋實錄也。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  
葛天氏之民歟？  
（陶潛五柳先生傳）

陶潛之散  
文學爲兩  
晉文章第

淵明爲詩，真氣磅礴而出之自然，外似平淡，內實豐腴，一反建安以來組織雕琢，刻意爲工之習。至其爲文，於舉世崇尚駢麗華藻之中，獨以輕靈綽約見美，正如出水芙蓉，不假雕飾，而其理想之高妙，想像之超脫，摹寫之自然，造語之名雋，若桃花源記，不獨爲兩晉文章第一，亦漢魏人之所不及也。卽歸去來辭閒情賦諸篇，無不曳曳獨造，無漢魏人摹倣依傍之習，顧爲其詩名所掩，不以文傳。評其詩者如鍾嶸蕭統，其言俱不切近，唐宋以降，方多賞音。唐代詩人如韋柳儲王各得其一二，而均不逮，非學力有高下，特諸人皆有意爲詩，巧拙毀譽之心橫互於中，「語不驚人死不休」，此其所以居下也。淵明則無意爲詩，特寄是焉耳，更何有於工拙毀譽。胸中泰然，遺世絕俗，於死生去就之間，且以樂天隨化自居。則其夷曠蕭散獨能出意趣之真，誠非後世之可得而並也。茲舉數首，以見一斑。

歸田園居五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問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

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何時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後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常歸空無。

###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來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陶公五言之佳妙，無一篇不令人歎贊，卽此嘗鼎一臠，已足以知其至味，若欲概舉其餘，則怨詩楚調，示龐主簿一首，可見其遭遇之艱；與從弟敬遠一首，可以見其固窮之

操；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可以見其方從仕路卽切懷歸之情；庚戌九月於西田穫早稻，癸卯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可以見其退居田園，勤於農功以資生計之志，而飲酒二十首中，尤有多篇足以見其一生出處語默之節。（例如在昔曾遠遊，長公會一仕，少年罕人事，子雲性嗜酒諸篇。）此自其境遇以觀陶公者也。至其性情之正，足以二語括之，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安土敦仁故能厚。」觀其和戴主簿和郭主簿諸篇，其樂天知命之懷可見；答龐參軍，示周續之，與殷晉安別，和劉柴桑諸篇，其安土敦仁之思尤顯。至如飲酒二十首中足以見其胸次開曠，識見超拔，樂生之情，任達之節者亦在不少，若下列諸篇，其最膾炙人口者也。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邇，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縵縵茅檐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遠亡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至其學術思想，出入莊老孔墨，而所得於佛乘者亦隨在可見，殆與遠公爲方外交，而「蓮社」諸賢又皆其朋儕往還，有不期而共化者乎？觀其形影神贈答三首，結語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誠可謂超超元著矣。

鐘嶸論詩，以爲淵明出自應璩，殆因應璩以常語爲詩，獨無建安風尚，此殆毫不識陶詩之言。陶詩似若平淡自然，然其精神彌滿，神韻殆追十九首而上，譬如上述飲酒詩中田父數言，可謂妙絕，豈應璩三叟率直無味者可比，而謂其源出於璩悖矣。淵明爲詩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非深歷甘苦者，殆不易知其鎔鑄之妙，東坡所謂「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是爲知言。茲試舉一二言景物者，以見其藝術造詣之高。如正月五日遊斜川云：『氣和天爲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此其造句無異時人者也，然

如和戴主簿『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虛舟縱逸棹，迴復遂無窮。』則其研鍊已非顏謝所能到。又如夏日阻風，規林云『凱風負我心，戢柁守窮湖，高莽渺無界，夏木獨森疎。』讀山海經云『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又云『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和郭主簿云『露凝無游氛，天高肅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己酉九月九日『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與從弟敬遠云『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其寫四時境物，觸景生情，俯拾即是，而色澤敷愉，神韻殊絕，此豈鶩爲枯澀者可比。又如夜行塗口云『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恨不遑寐，中宵尙孤征。』其寫境之神化，又不僅『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爲不可及矣。要之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而隨興所感，妙造自然，淵明誠詩中之聖人也。

四言詩之美者，若停雲時運，其著者也。有晉一代，唯郭璞贈溫嶠一章，情韻庶幾相及。陸士龍之作，未能望其肩背也。其他雜著有與子儼等疏及祭文并輓歌辭，皆其臨命前後之作，曠達之懷，率直之性，亦後人之所愛不忍釋也。



## 與子儼等疏

告儼儼份佚修：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外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備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况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歿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 第五節 南北朝民衆文學之比較

自漢代樂府採集民間歌謠入樂，一時趙代秦楚之謳被留存於今者十而三四，然

音樂與文學之關係  
於此可見一斑

自魏晉以還，文人結習大抵依樂府舊題新自造篇，或摹寫舊事爲擬樂府體，民間歌謠，傳者殆少。及東晉南渡，下逮梁陳，吳聲歌曲漸入管絃，而荆襄樊鄧之間，亦有西歌曲，與吳聲并爲時尙。南方民衆文學，得倚四代新聲傳流於後。其時北方淪於異族，五胡之中，鮮卑爲盛，而又文化最高，其民大抵漸燕趙遺風，百餘年間，歌謠遞作。宋滅姚馮，中夏故聲，北方夷樂，俱有俘獲，梁代鼓角橫吹之曲，遂備傳虜歌。及元魏統一北方，樂府有真人代歌，始立北曲。高齊宇文，並好胡樂，競爲新聲。隋立九部樂，乃以吳歌西曲並號清商；北方歌吹則與西涼并奏。及遭喪亂，日益淪缺。至唐武后長安以來，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寢衰，詞之散亡尤衆。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傳南方吳聲，僅存二十三曲，西歌三十四曲，北歌則十餘曲而已。今先以次敘錄，再比較南北文學之異同。

(A) 吳聲歌曲 晉書樂志曰：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其始

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古今樂錄吳聲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鷓，四曰上聲，五曰歡聞，六曰歡聞變，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丁督護，十曰團扇郎，游曲六曲如子夜，四時歌，子夜警歌，

子夜變歌，並十曲中間游曲也。又有七日夜女歌，長史變，黃鵠，碧玉，桃葉，長樂佳，歡好，懊惱，讀曲亦皆吳聲。今樂府詩集，題晉曲或晉宋齊辭，晉宋梁辭者，凡（1）子夜歌四十二首，（2）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3）大子夜歌二首，（4）子夜警歌二首，（5）子夜變歌三首，（6）上聲歌八首，（7）歡聞歌一首，（8）歡聞變六首，（9）前溪歌七首，（10）阿子三首，（11）丁督護歌五首，（12）團扇郎八首，而梁武帝王金珠包明月所作之詞不與焉，又（13）七日夜女歌九首，（14）長史變歌三首，（15）黃生曲三首，（16）黃鵠曲三首，（17）碧玉歌五首，（18）桃葉歌三首，（19）長樂佳七首，（20）歡好曲三首，（21）懊儂歌十四首，（22）華山畿二十五首，（23）讀曲歌八十九首，上柱，鳳將鷓不傳。其餘如命嘯半折六變八解諸曲，漢世以來有之，梁時尙存古彈上柱，古彈鄭干，新蔡大治，小治，當男盛事（八解中曲名）唐時尙存烏噪林，浮雲，驅雁，歸湖，馬讓皆（命嘯十解中曲名）今皆不聞矣。

落月出門前，遙瞻見子度，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爲，冶容不敢當，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下，何處不可憐？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  
自從別歡後，歎惜不絕響，黃蘗向春生，苦心隨日長。  
朝登涼台上，夕宿蘭池裏，乘風采芙蓉，夜夜得蓮子。  
涼風開窗寢，斜月垂光照，中宵無人語，羅幃見雙笑。  
初寒八九月，獨纒自絡絲，寒衣尙未了，郎喚儂底爲？  
夜半冒霜來，見我輒怨唱，懷冰閨中倚，已寒不蒙諒。  
遙遙天無柱，流漂萍無根，單身如熒火，持底報郎恩？  
歡來不徐徐，陽窗都銳戶，耶嬈尙未眠，肝心如椎槽。  
餽臂飲清血，牛羊持祭天，沒命成灰土，終不罷相憐。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  
五鼓起開門，正思歡子度，何處宿不還，衣被有霜露。  
詐我不出門，冥就他儂宿，鹿轉一方相，丁倒欺人目。  
君行負儂事，那得厚相於，麻紙語三菑，我薄汝羸疎。

（子夜歌四十二首之四）

（子夜四時歌七十二首之六）

（歡聞及歡聞變歌之三）

（讀曲歌八十九首之四）

(B) 西曲 古今樂錄，西曲歌，其聲節迭和與吳歌異，因其方俗名之曰西曲，蓋以其出於荆郢樊鄧之間也。其中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三洲，襄陽，蹋銅蹄，採桑度，江陵樂，青驄白馬，共戲樂，安東平，那呵灘，孟珠，翳樂，壽陽樂，並舞曲；青陽度，女兒子，采羅，夜黃，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黃纓，平西樂，攀揚枝，潯陽樂，白附鳩，拔蒲，作蠶絲，並倚歌。此外尚有楊叛兒，西烏夜飛，月節折楊柳三曲，共三十四曲。

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

陽春百花生，摘插環髻前，腕指蹋忘愁，相與及盛年。

布帆百餘幅，環環在江津，執手雙淚落，何時見相還。

大艚載三千，漸水丈五餘，水高不得渡，與歡合生居。

聞歡遠行去，相送方山亭，風吹黃蘗藩，惡聞苦籬聲。

可憐烏白鳥，疆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冒闇去。

籠窗窗不開，蕩戶戶不動，歡下葳蕤籥，交儂那得住。

人言襄陽樂，樂作非儂處，乘星冒風流，還儂揚州去。

揚州蒲鍛環，百錢兩三叢，不能買將還，空手持抱儂。

(右石城樂五曲)

(右烏夜啼八曲之二)

(襄陽樂九曲之二)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攀條折香花，言是歡氣息。

人言春復著，我言未渠央，暫出後湖看，菰蒲如許長。

望歡四五年，實情將懊惱，願得無人處，回身與郎抱。

將歡期三更，合冥歡如何？走馬放蒼鷹，飛馳赴郎期。

（孟珠十曲之四）

以上兩種，皆南方民歌之入清樂者也。其次諸雜曲歌詞中之民歌及未入樂之民謠，足以代表南北朝南方民衆文學者，如西洲曲，長干曲，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休洗紅二章等皆一時之佳作。

(C) 北歌 古今樂曲，梁鼓角橫吹曲有企喻，瑯琊王，鉅鹿公主，紫驢馬，黃淡思，地驅歌，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等歌，凡三十六曲。其二十五曲有歌有聲，十一曲有歌。是時樂府存胡吹舊曲尙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雍臺，檣臺，胡遵，利羗，女淳于王，捉搦，東平劉生，單迪，歷魯爽，半利企喻，比敦，胡度來等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隅谷地驅樂，紫驢馬，折楊柳，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隴頭，魏高陽王樂人等歌凡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總六十六曲。北歌之入南方樂府者，

其盛如此。今樂府詩集僅有企喻、瑯琊王以下數曲，胡吹舊曲存者唯隔谷、地驅樂、淳于王、捉搦、東平、劉生、折楊柳、幽州馬客吟、慕容家、隴頭、高陽樂人等數曲，或殘曲數解而已。木蘭辭一首，未知爲何時作，然固北方民歌也。此外如隴上壯士、楊白花、李波小妹、咸陽王勅勒歌等歌詞，於北方民歌中亦稱極佳之作。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鷓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

放馬大澤中，草好馬著臆，牌子鐵襠襠，鈇鉞鷓尾條。

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襠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鉞鉞。

男兒可憐虫，出門懷死憂，尸喪狹谷中，白日無人收。

新買五尺刀，懸着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強，猛虎在深山，願得松柏長。

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

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會郎錦襠襠，恆長不忘心。

上馬不捉鞭，反拘楊柳枝，下馬吹長笛，愁殺行客兒。

(企喻歌詞之四曲)

(瑯琊王歌辭八曲之二)

(紫騮馬歌辭)

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救救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只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

（折楊柳枝歌四曲）

可憐白鼻騮，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畫地作交賒。

何處醜觴來，兩頰色如火，自有桃李容，莫言人勸我。

（高陽樂人歌）

據上述各方歌曲觀之，其闕佚雖多，而被保存者亦屬不少。間其如子夜四時歌等，或爲齊梁間文人廣子夜歌爲之，丁督護歌本曲不傳，（宋代民謠有『勿跋扈，付丁晬』兩句）今歌宋武帝所作外，至少當可信其大部分爲南方民衆作品，如桃葉白扇華山，畿諸曲，俱自有其本事流傳，其始作歌者卽仿自民間，而民間艷其事以爲異聞，及展轉歌誦其事，北方歌曲若慕容瑯琊等皆是也。

若從其形式之大較言之，無論南方吳聲西曲以及北歌，同此時代，皆以五言爲其常例，上舉諸首，四句兩韻，南北皆然，蓋取自謳謠，語從簡樸，非若文人之造篇以宏博壯麗爲雄也。溯其淵源，漢之樂府歌詞，良多古絕，殆昉於是。四言者北歌惟隴頭流水一曲，



增損漢辭爲之地驅樂歌二首及西曲安東平一首俱晉初謠諺，持此與魏樂府臨滄海等首相况，其時代之接近固可見也。（益州記，三秦記，水經註，等所載四言蜀謠可爲此證）七言者，西曲有女兒子，青驄白馬，共戲樂二曲，皆兩句，與北歌中鉅鹿公主，雀勞利，地驅樂歌辭等同例。（水經註引巴東三峽歌亦同，此卽後代巴渝竹枝之所自始）捉搦歌每首較多二句，每句一韻，與後代絕詩微有不同，至隴上壯士歌與東飛伯勞歌則俱近七言長篇矣。若楊白華諸曲，與休洗紅二章，固雜言體樂府詩也。

### 地驅樂歌 四曲

青青黃黃，雀石頽唐，槌殺野牛，押殺野羊。

騙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喚天。

側側力力，念郎無極，枕郎左臂，隨郎轉側。

摩將郎須，看郎顏色，郎不念女，各自努力。

### 安東平 五曲

淒淒烈烈，北風爲雪，船道不通，步道斷絕。

吳中細布，闊幅長度，我有一端，與郎作袴。

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爲郎別厝。  
制爲輕巾，以奉故人，不持作好，與郎拭塵。  
東平劉生，復感人情，與郎相知，當解千齡。

（以上四言例）

女兒子 二曲

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沾衣。  
我欲上蜀蜀水難，蹋蹠珂頭腰環環。

青驄白馬 八曲之二

青驄白馬紫絲韁，可憐石橋根柏梁。  
汝忽十里去無常，願得到頭還故鄉。

雀勞利歌辭

雨雪霏霏雀勞利，長觜飽滿短觜飢。

地驅樂歌辭

月明光光星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

### 捉搦歌 四曲

粟穀難舂付石臼，弊衣難護付巧婦；男兒千凶飽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袂禪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媪。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水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  
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

### 隴上壯士歌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駮驄駿馬鐵鍛鞍，七尺大刀配齊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盪九騎留，棄我駮驄攀巖幽，天非降雨迫者休。（以上從趙書）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以上從晉書載紀）

###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兒女對門居，開顏煥發照里閭，南牕北牖桂月光，羅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紀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以上七言例）

### 休洗紅二章

休洗紅，洗多紅色淡。不惜故縫衣，記得初按茜。人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今爲嬖。

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翻作裏。迴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復君所知。

### 楊白華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闔，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臚。春去秋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以上雜言）

惟吳聲歌曲與西曲北歌不同。西曲北歌雖大部全屬五言，而仍有四言七言詩在；吳聲二十三曲，通體五言，其五言之變例有五：（1）如前溪歌七首中，有三首係五言五句。（2）如長樂佳七首中，有三首係五言三句。（華山畿中有十二首，讀曲歌中有七首與此同例）。（3）如華山畿中十一首，每首三句，起句三言，餘二句五言。（讀曲歌有九首與此同，西曲中壽陽樂一首中句三言亦準此例）。（4）如讀曲歌中二首，每首四句，一句三言，餘三句五言。（華山畿第一首準此例）。（5）惟讀曲歌八十九首中，偶有三首間雜三言七言，懊儂歌十四首中間雜二言四言而已。

### 前溪歌

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

（以上五言變例之一）

長樂佳

欲知長樂佳，中陵羅睢鳩，美死兩心齊。

讀曲歌

憶歡不能食，徘徊三路間，因風覓消息。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  
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啼。  
腹中如湯灌，肝腸寸寸斷，教儂底聊賴。

華山畿

開門枕水渚，三刀治一魚，歷亂傷殺汝。

華山畿

夜相思，投壺不得箭，憶歡作嬌時。  
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  
啼相憶，淚如漏刻水，晝夜流不息。

讀曲歌

(以上五言變例之二)

奈何許？石闕生口中，含碑不得語。

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

百花鮮，誰能懷春日，獨入羅帳眠。

（以上五言變例之三）

### 華山畿

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  
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

### 讀曲歌

歡相憐，今去何時來？  
柄檔別去年，不忍見分題。

歡相憐，題心共飲血，  
流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

（以上五言變例之四）

### 讀曲歌

通髮不可料，顛領爲誰覩？  
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許。

白門前，烏帽白帽來，  
白帽郎是儂良，不知烏帽郎是誰？

打般長鳴鷄，彈去烏白鳥，  
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止頭草，歡少，四面風趨，  
使儂顛倒。

（以上五言變例之五）

依此比較，吾人於吾國文學變遷之形勢上，可得數理：

(1) 同一五言時代，雖南北民俗各自不同，而文學之通體無變。例如西曲三十六，惟一曲四言，三曲七言，北歌十餘曲，五言亦占大多數。

(2) 文學產生之地段彼此接近者，其交互之影響甚大。例如西曲介乎吳聲與北歌之間，承漢代樂府歌謠之緒，仍間有四言七言與北歌近，不如吳聲歌曲之純粹爲魏晉五言詩勢力範圍。而吳聲受西曲之影響，梁代君臣遂多仿西曲製新體七言詩歌。如簡文帝之烏棲曲，唐代之近體，卽創於此。

(3) 民間文學之轉變，每依自然之趨勢。例如吳聲歌曲，固以五言爲本位，然五言發達已臻頂點，民間歌謠遂漸有減換增損，爲長短句，不啻爲後代填詞之濫觴，若梁武帝之江南弄曲，共推爲詞家之祖，考其因革之機，固吳聲西曲之變也。

此就南北朝民歌之體製，比較言之，唐詩宋詞，已導源於此。若自南北兩方之民族性社會性觀察，而研究兩方文學之內容，則彼此思想之傾向，與表現情感之態度，固不相同。言其大別，則北方勇健強直，伉爽真率之風，與南方婉轉纏綿溫柔綺旎之習判然

此以折楊柳與子夜歌比較，固可見也。

折楊柳

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挽郎臂，行坐郎膝邊。  
放馬兩泉澤，忘不着連羈，担鞍逐馬走，何得見馬騎。  
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蹴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子夜歌

擘裙未結帶，納眉出前窗，羅裳易飄颻，小開罵春風。  
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  
攬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小喜多唐突，相憐能幾時。  
歡愁儂亦慘，郎笑我亦喜，不見連理樹，異根同條起。  
夜長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聞郎喚聲，片應空中諾。  
特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浩歌，玉指弄嬌絃。

是故同一寫兒女情懷，北方之所愛慕者爲快馬健兒，黃塵蹴跋，而南方之所傾倒



南北民族  
性與其環  
境之關係

者爲芳香盈路，玉指嬌絃。北方歌詠之女子如李波小妹如木蘭，寫其豪健，寫其英武，南方歌詠之女子如桃葉如謝芳姿如碧玉如清溪小姑，寫其娟秀，便黠，寫其嬌怯，輕盈，此其民族性之不同也。北方民族生長塞外，其所得於環境者，斛律金之勅勒歌，足以見之；南方民族生長江南，其所得於環境者，西洲曲之古辭，足以見之；後代文學，唐人詩之悲壯激昂，得於北方文學者多，宋人詞之風流蘊藉，得於南方文學者多，而隋唐時代最與南北朝接近，其一代文學實集南北朝之大成。八代文章誠屬衰歇，若論文學藝術之上繼兩京，下開唐宋，則其詩歌新體，固亦可謂光華一時也。試於下節再詳論之。

### 李波小妹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尙如此，男子安可逢。

### 青溪小姑曲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日暮風吹，葉落一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

### 碧玉歌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 白團扇

白團扇，顛願無昔容，羞與郎相見。

### 桃葉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 勅勒歌

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 第六節 南方文學與聲律之肇興

南朝自宋武帝永初受禪，迄於陳後主禎明滅亡，凡閱宋齊梁陳四代，百八十九年間，詩歌文學之舊體，新聲，比諸魏晉製作尤衆。若宋之元嘉，齊之永明，皆號極盛。梁陳作者亦足相及，其最有關係於文學之變遷者，則漢魏樂府與五言詩之古體自此衰絕，而唐詩宋詞之近體則自此肇興是也。茲依時代先後，逐次論之。

宋代作者，世稱顏謝鮑三家，顏延之詩昔人以爲鏤金錯采，今觀所作，蓋囿於一時

之風氣而不能如謝之輕盈鮑之俊逸，祇見其傷於靡麗，當世朝堂文學宗尙藻艷駢綴，如文帝登景陽樓，孝武登作樂山諸作，通首精工排比，有如雕文刺綉，而無真氣貫注其間，延之累俗斯未能免耳。北使洛一首寄慨遙深，當與五君詠秋胡詩，並稱清逸者也。謝靈運游放山水，不牽世務，雖亦傷雕琢，然時有佳句，妙造自然，如『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是其境也。古人以爲山水閒適，時遇理趣，如以謝作越嶺溪行一詩『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岩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證之，自非親歷者莫能道。魏晉間人作品，大抵卽景賦情，至其刻劃山水自當以康樂爲始。鮑照長於擬樂府而短於賦詩，其詩不出時尙，視顏無殊，視謝不及，（中唯擬古數首，可追太冲）然如所作代東門行放歌行，白頭吟，東武吟等擬樂府諸篇，高音亮節，獨冠一時，則又兩晉以來擬樂府詩之所未有也。其間尤以代淮南王，雉朝飛，夜坐吟，梅花落，行路難，諸篇爲創格，後人比諸五丁開山，得未曾有，其精力之卓絕，蓋可想見。其翩如翔如，俛仰多姿，殆出於古樂府中之舞曲歌辭，當世有南平王鑠白紵曲一首，似較明遠所作白紵曲尤爲婉轉，獨明遠行路難諸章悲涼跌宕，其沈雄爲不可及耳。唐以後李白詩行，殆得力於此。三

家以外，同時如謝莊、謝瞻、謝晦亦並有名，然三謝皆不如惠連，四人惟惠連得與康樂並稱大小謝。鮑照有妹暉，並有才學，世以比之班昭。左嬪亦以兄妹齊名故也。（照有大雷岸與妹書，當時亦稱絕作）

### 顏延之北使洛

改服飭徒旅，首路踰險艱，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輟期運，經始闢聖賢，伊瀨絕津濟，台館無尺椽，空陞多巢穴，城闕生雲烟。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雲替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戚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讐。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 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菱荷造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虛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 鮑照擬古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氍毹帶佩雙鞬，象弧插雕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雁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符竹。

## 代雉朝飛

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雌恃彊力，媒已驚，翳又逼，蒿間潛穀盧矢直，列綉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 代夜坐吟

冬夜沈沈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墮林，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

宋詩傷於雕鏤藻績，蓋自建安大康以來，斯爲最弊矣。（以此見陶公之高）齊則一

變晉宋五言之繁艷綺麗，獨以清新俊逸爲宗，當世作者如王融（元長）謝朓（玄暉）

沈約（休文）以及劉繪張融陸厥盧炎江孝嗣之徒，競尙新體，其詩聲律妍雅，開唐代

絕律之先聲，若王融之臨高臺，巫山高，芳樹諸曲（與沈約謝朓月賦各見本集）純爲

律體，謝朓之有所思，玉階怨，金谷聚，王孫遊，純爲絕詩，律體無唐人之沈雄蒼鬱，而絕之

雋永過之。後世言近體詩之託始永明，良有以也。當世文章宗主爲竟陵王蕭子良，王融

謝朓沈約與任昉陸倕范雲蕭琛蕭衍并號八友，皆集竟陵西邸，以氣類相推轂。邸中有

汝南周顒善識聲韻，融等細析宮商，矜爲創獲，命辭造句，務趨精密，至於襍積細微，士流

唐代近體  
詩肇端

景慕，遂成風格。其後有四聲八病之說，研鑽益深，拘忌尤甚。王謝早世，唯約歷齊梁，遂以託之休文。然其所作多真美不完，要爲未及王謝。其他古體又與元長俱未能盡化元嘉之習，言警逸者自當獨數玄暉矣。

巫山高

王融

想像巫山高，薄暮陽台曲。煙霞乍舒卷，蘅芳時斷續。彼美如可期，寤言紛在矚。憮然坐相思，秋風下庭綠。

別蕭諮議

徘徊將所愛，惜別在河梁。衿袖三春隔，江山千里長。寸心無遠近，邊地有風霜。勉哉勤歲暮，敬矣事容光。

山中殊未憚，杜若空自芳。

詠銅雀台

謝朓

總維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迹，嬋娟空復情。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

有所思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人稀。

玉階怨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 金谷聚

渠梳送佳人，玉杯邀上客。車馬一東西，別後思今夕。

## 王孫遊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 洛陽道

洛陽大道中，佳麗實無比。燕裙傍日開，趙帶隨風靡。領上蒲菊綉，腰中合歡綺。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徒倚。

## 沈約

## 別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梁代作者甚多，而名家極少，其初如沈約、范雲、任昉、陸倕，皆竟陵舊友，體襲永明。惟江淹、歷宋齊梁，號爲老宿。然其體總雜，因襲時人，而未能遠過。衰老才盡，每爲後輩所輕。其詩如擬古三十首，時有形似之章，劉琨傷亂，陶潛田居，惠休怨別，是其佳作。任昉、陸倕以文筆見長，詩不甚著；范雲詩較清麗，（例如閨思）價逾邱遲，評之者謂雲詩如流風迴雪，但見宛轉輕盈，邱遲如落花依草，點綴映媚而已。觀其與陳伯之之書，以詩入文，時多佳句，良信。此外如張率、柳惲、殷芸，到漑、到洽、王僧孺、庾肩吾之流，並有名於時，而以何遜

吳均二人爲較著。何吳之作，較永明諸人更近律體，與初唐作家幾無分別。（例如吳均至湘州望南嶽，何遜夜別及慈姥磯）同時以父子兄弟叔姪齊名者，尚有徐勉徐悱徐摛，王泰王筠，蕭子範子顯子雲子暉及劉孝綽孝標孝威孝儀等，孝綽有妹三人亦並有才名，而以徐悱妻劉令嫺爲最著，有祭夫文甚傳。總梁一代作者，詩皆出元嘉永明之下，雖以武帝簡文帝元帝之專尙文學，亦未能更越前人，惟樂府中時多新曲，如江南弄白紵辭烏棲曲西洲曲河中之水歌等，於後代文學俱極有關，是不可不知也。

梁武帝 江南弄 七曲之二

衆花集色滿上林，飾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躡躑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江南稚女珠腕繩，金翠搖首紅顏興，桂棹客與歌采菱，歌采菱，心未怡，翳羅袖，望所思。

白紵辭 二首 或以爲武帝或以爲簡文帝作，未知孰是。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瑄促節無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  
纖腰孌孌不勝衣，嬌怨獨立特爲誰，赴曲君前未忍歸，上聲急調中心飛。

簡文帝 烏棲曲 四首之二

芙蓉作船絲作紵，北斗橫天月將落，採蓮渡頭擬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



織成屏風金屈膝，朱唇玉面燈前出，相看氣息望君憐，誰能含羞不自前。

**梁元帝** **烏棲曲** 四首之二

沙棠作船桂作楫，夜渡江南採蓮葉，復值西施新浣紗，共向江干跳月華。  
月華似璧星如珮，流影澄明玉堂內，邯鄲九枝朝始成，金卮玉盃共君傾。

**梁元帝** **春別** 四首之二

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霰，朝花夜月動春心，誰忍相思不相見。

日暮徙倚渭橋西，正見流月與雲齊，若使月光無近遠，應照離人今夜啼。

(浙近七絕)

**西洲曲** 或以爲武帝作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西洲在何處？兩漿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  
門下卽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采紅蓮。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置蓮  
懷袖中，蓮心徹底紅，臆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飛鴻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闌干頭。闌干十二  
曲，垂手明如玉，雙鬢大自高，海水遙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唐人七  
古如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體格近是)

陳代享祚最短，後主頗有才名，方爲太子時，悼記室陸瑜之逝，與江總書，情致纏綿，

遠追魏文之與吳質書。其詩艷綺浮靡，如造樂府新歌玉樹後庭花等曲是也。其時作者有陰鏗，世與何遜并稱陰何，秀句天成，皆爲時所尙。次如徐摛徐陵父子，與庾肩吾庾信父子，並有聲於蕭梁，當時號稱雙璧。徐陵與庾信先後使東魏被留，高齊禪代，陵得放還。梁亡仕陳禪代之間，詔策誥命，多出其手。信則更由東魏轉入西魏，歷仕周隋，於是北庾南徐遂爲當世文章泰斗。陵字孝穆，爲文於駢麗之中，尤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學者嘉其器局深遠。其詩如別毛永嘉，關山月等輕淺流麗，亦自成一格。此外如沈炯孔貞張正見周弘正弘讓弘直兄弟並著梁陳之間，稍次則有陸瓊陸瑜傅縉姚察岑之敬顧野王等，爲詩皆不如前人，偶有佳句而已。江總與後主并入隋總之七言長篇，如宛轉歌，閨怨篇，姬人怨等，則風格與初唐爲近矣。

慈姥磯

何遜

暮煙起邊岸，斜月照安流，一同心賞夕，暫解去鄉憂，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客悲不自己，江上望歸舟。

與胡興安夜別

何遜

居人行轉軾，客子暫維舟，念子一筵笑，分爲兩地愁，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離恨，獨守故園秋。

晚出新亭

陰鏗

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峯。遠戍惟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晚泊五洲

陰鏗

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礎險，村路入江窮。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遙憐一柱觀，心輕千里風。

別毛永嘉

徐陵

願子厲風規，歸來振羽儀。嗟余今老病，此別空長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劍，空掛隴頭枝。

關山月

徐陵

關山三五夜，客子憶秦川。思婦高樓上，當窗應未眠。星旗映疏勒，雲障上祁連。戰氣今如此，從軍復幾年。

姬人怨

江總

天寒海水慣相知，空牀明月不相宜。庭中芳桂憔悴葉，井上梧桐零落枝。寒燈作花羞夜短，霜雁多情恆

結伴，非爲隴上望秦川，直置思君腸自斷。

閨怨

江總

寂寂青樓大道邊，絲絲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

獨眠。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

## 第七節 文集文選與文學論評之初創

古之爲文，皆著述成一家之言，雖史載筆信詞，而子長亦竊自比於春秋，謂藏之名山，傳諸其人，可以沒世無愧。兩漢文章彪炳，若賈誼、晁錯之流，以經濟自負，下及董仲舒、劉向，猶能以經術自顯，斯亦諸子之流也。劉歆因襲父書，輯錄簡篇，次爲七略，藝文所聚，詩賦而已。爰及東京，雜文始著，而子史遞衰。建安之季，徐陳應劉一時都逝，魏文悼歎，惜其文采不傳，乃輯錄篇章都爲一集，文集之名由此而始。自是以後，著述愈衰，篇章愈富。兩晉史家因仍東觀，若司馬彪之續漢書，華嶠之漢後書，皆未能卓絕前代；陳壽所編，雖傷簡略，較諸張勃、吳錄，王隱、蜀記，魚豢、魏略，孫盛、春秋自足獨顯一時，是以雖遭亂離，猶著於世，然亦聊備史文略續班馬而已；諸子不作，顯者無聞，而文學敍論，則哀前代，亦時會之變也。

子桓、典論，高下時人，敍其優劣，文學批評，殆昉於是。及陸機、文賦，獨繪匠心，擊虞造篇，具詳流別，荀勗有文章敍錄，任昉爲文章緣起，顏子家訓亦有文章篇，溯源五經，是其

文集之初創

文學批評之初創

文學傳記  
之成立

所長；輕詆千古，亦其一短。凡此諸作，雖非專著，然濫觴所自，不可不知。至於敍次文人，詳其行事，以類相附，先有陳壽之書，（建安諸子附見王粲傳）特起專名，則見范曄之史。（文苑傳十二人次儒林下）然一代大家，較爲顯著者，仍別爲一傳，若桓譚馮衍（後漢書列傳第十八）班彪子固（列傳第三十）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二十九）崔慶子瑗（列傳第四十二）張衡（列傳第四十九）馬融蔡邕（列傳第五十）之類，與史記之列相如漢書之次史遷，初無分別。此後晉宋史官，大抵因緣前例，未有新裁，唯張隱有文士傳五十卷，見於隋志，當爲文史學最古之書。及昭明文選文心雕龍諸書行世，文學著作，始有區分，文學藝術，方臻論究。

昔劉向集錄楚辭，比於敍詩三百，及王逸爲之章句，多增損其人，故篇第與劉向原書不合，然雜采篇章，勒爲巨帙，總集之初，亦卽文選之所由仿也。昭明（梁武帝太子名統）歷觀文翰，泛覽詞林，常歎自姬漢以來，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名溢縹緗，詩騷辭賦，既觀覽難周，表奏碑銘，又衆制鋒起，乃尊經讓史，使各自名家，雜選篇章，明其體類，義歸乎翰藻。事出於沈思，凡輯詩賦騷雜文，爲三十卷，題曰文選，而五臣之之註，所謂

總集與文  
選同時並  
起

品盈天之珍，搜徑寸之寶，作者之致，蓋云備矣。及於唐代，李善註行，後進英髦，尤資準的，父子相傳，師生授受，名曰選學，視爲文苑之宗。該文選者，徐陵有玉台新詠，亦學者觀覽所資，然不如文選之衍爲宗派也。

文心雕龍，著於齊梁之際，作者劉勰字彥和，孤寒自拔，初無文名，少依僧侶，博通經藏，一時寺塔碑銘皆出其手。其書藻麗宏肆，已駕當時，而其別識博辨，尤非六朝人士所可及。其序志一篇，述著書之緣起曰：

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人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施，飾羽尙畫，文綉鑿悅，離本彌甚，將遠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尋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隙隙，覲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况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如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多未能振葉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語，無益後生之慮。

其書論文之原出於道，謂體必徵聖，言必宗經，而義變乎騷，詩生於樂，以次敘錄辭

賦頌讚祝盟箴誄碑銘哀弔雜文（文）以至史傳諸子論說詔策移檄章表對議箋奏各體（筆）源流變遷之迹，進而探論文學藝術。有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諸篇，而情采之麗，聲律之工，鎔裁章句屬辭之巧，莫不備列，凡五十篇。自古以來著作如林，而文學專書，科條之密，論理之精，莫備於是矣。後世如劉子玄史通，章實齋文史通義，俱倣其體，各以名家，數千年中，寥寥可數，固不僅於魏晉六朝諸子中獨爲巨擘也已。

次文心雕龍者有鍾嶸詩品，其書錄古今五言作家百二十人，以己意溯其淵源，衡其優劣，第爲上中下三品。論詩之旨，間有知言，高下任情，則未爲允當，如置陶公於中品，棄孟德於下寮，而上品之濫，及於陸機，斯皆囿於時會，難見別裁，顧不如趙宋司空圖獨標詩格，覺其風韻別爲廿四品之爲中理也。茲節取序言，以竟五言詩之時代。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亦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氏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突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則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

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珣桓庾諸公，詩皆平興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僕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分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之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致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致世罕習。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下略）

## 第八節 北方文學及其復古運動

自東晉南渡，河淮以北，皆陷戎狄，禮樂文章，蕩然都盡，其時鷓鴣張角立者，先後凡十有六國，惟前秦符堅號爲強大，然淝水之敗，紛裂依然，其時文學傳者唯竇滔妻織錦迴文，組織精絕，拓跋崛超，收拾羣竊，西吞關隴，南盡河淮，差得久安，粗備文事，作者先後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之徒，而以崔浩高允秉持史筆，其名尤著，然詞義貞剛，未尙華綺。及孝文遷洛，益染華風，銳情文學，操觚染翰，每自况於漢武，魏文，一時衣冠仰止，咸慕新猷，北方文人，於茲大起。太和天保之間，若崔光李彪崔鴻邢巒袁翻袁耀常景裴



敬憲裴伯茂盧觀李諧高肅李騫邢臧邢昉孫彥舉諸人咸能綜探繁縟與屬清華而溫子昇邢邵魏收又其特出者也。

子昇南人自云溫嶠之後祖恭之避難歸魏遂家於濟陰冤句少爲常景所知及長文筆並茂播於南北濟陰王暉業常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舍任吐沈』其爲當世人所重如此所作五言略仿三謝七言精警流麗格局雅近隋唐邢邵先與子昇並稱後與魏收爭譽爲人聰明強記日誦萬言嘗笑人讎校故書每日『誤書思之更是一適若思不能得又何勞讀書』其才性敏捷可見一斑魏收天才艷發而名輩晚於溫邢當世號爲大邢小魏然收內不足邢北齊文宣帝復貶邢謂才不及收二人遂交相謗毀以爲彼此偷竊任昉沈約觀其所著俱未能獨自名家魏收著魏書時人以爲穢史揆其遭謗亦有由也。

齊受魏禪邢魏並在朝列然皆前世文章之雄其新起者有祖珽祖鴻勳顏之推蕭愨陽休之李德林諸人鴻勳書詞婉麗之推文史賅博皆齊代詞翰之雄然詩則未及南人之推歷仕周隋並見推重所著有顏子家訓二十篇甚傳。

搗衣

溫子昇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蟾蜍塞邊逢候雁，鷺鷥樓上望天狼。

思公子

邢邵

清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扶瑟歌

魏收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筋不成行。

秋思

蕭愨

清波收綠日，華林鳴籟初，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燕幃綉綺被，趙帶流黃裾，相思阻音息，結夢感離居。

夜度砥柱

顏之推

俠客重艱辛，夜出小平津，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露鮮華劍彩，月照寶刀新，問我將何去，北海就孫賓。

西魏自宇文輔政，厭黜浮華，極欲復古，著作郎蘇綽乃倡言古文，上襲誓誥，及後周建國，綽參贊機密，文筆皆依此體，一時文士頗習其風，遂欲糠粃魏晉憲章，虞夏然內實未充，矯枉非適，雖存質樸之思，徒長剽摹之習，及南士庾信王褒北來，傾動朝野，而今古

之事紛然矣。

唐人律賦  
所自始

庾信字子山，梁大通初與徐陵俱仕東宮，習爲宮體，行文極綺靡，而音律齊密，重於前人。唐之律賦卽由此而創。及流轉北方，居恆鬱鬱，有鄉關之歎，作哀江南賦，辭極淒切，一時公卿爭相引重，凡墓誌碑銘多出其手。信以南方輕艷之辭，得北方堅剛之氣，故中年以後之作，清新之中，時見蒼古，風骨遠出南人之上，遂爲隋唐以後作者之大宗師。杜甫謂庾信文章老更成，蓋知言也。其詩與王褒均極悲壯，國破家亡，羈旅之懷，良多悲憤，理固然也。

重別周尙書

庾信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

擬詠懷

庾信

蕭條亭障遠，淒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荆軻，誰言氣蓋世，最起帳中歌。

渡河北

王褒

秋風吹木葉，遠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

合五胡十六國元魏高齊宇文周諸代，言其著述，其史文之著者，有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乃劉淵石勒張軌李雄慕容儁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呂光乞伏國人禿髮烏孤李暉阻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竊據偏隅，各有國書未能統一，鴻皆因其舊記，加以裁損，綜合紛紜，都爲百二十卷，考前史者得所資焉。（唐修晉書，多採鴻錄，其後崔著放散，篇簡不傳，宋代藝文，皆所不載，今本爲明人輯綴，非鴻原著）魏收魏書，採錄魏代官私史傳，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雖於當世多有違言，然隋初魏儋另撰魏書，加以修正，仍多未愜，唐初修史，未改二家，今惟收書取備正史。其他記傳之書，文學之美者，後魏酈道元水經註爲最有名，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亦稱傑作。酈氏書既詳於山川經絡，創前代地理志之所未能，而其描寫景物尤最稱瀏亮，其名雋典麗之篇，固六朝小品之所未逮也。唐代柳宗元柳州山水諸記，其源蓋出於此。楊作雖總錄洛陽寺觀，以見元魏時城闔內外浮屠宮闕建築之勝，然博徵故實，選錄殊聞，異苑叢談，於斯爲盛，其文筆亦典雅矜重，有六朝說部之清新而更多其淹博，其中如記聞義里有宋雲宅，附載宋雲與僧惠生俱使西域事，記融覺寺比丘曇謨譯諸經論，亦佛乘東漸史

水經註爲  
柳州山水  
記所導源  
洛陽伽藍  
記似六朝  
說部

中可寶貴之資料也。

## 第九節 魏晉六朝之小說

魏晉六朝 小說號稱發達，除託名漢人諸作外，約其體例，蓋有三端：（一）則敷演史實，造作舊聞，或彙次前賢，附以傳說，若皇甫謐高士傳，周弘讓續高士傳，阮孝緒高隱傳，張顯逸民傳，等是也。此類之言，每易與雜史傳相混，言其體例，宜歸諸史；取其造說或有異聞，則爲小說；今諸書大抵皆列史部，其純粹當小說之名者，唯梁蕭綺所錄之王嘉拾遺記，可爲代表。（二）則張皇鬼神，稱道仙佛，著錄靈異，發明因果，若張華靈異傳（或云魏文帝作），葛洪列仙傳，裴子野名僧傳，荀氏靈鬼志，陸氏異林，戴祚甄異傳，祖冲之述異記，祖召之志怪，劉敬叔異苑，劉義慶幽明錄，宣驗記，顏之推冤魂志，集靈記，王琰冥詳記，侯白旌異記，王浮神異記，等是也。此類之書，最爲繁富，其中或真僞參雜，或存亡不齊，時見類書徵引，舉其代表，則干寶搜神記，託名陶潛之搜神後記，東陽無疑之齊諧記，吳均之續齊諧記，其著者也。（三）則綴輯名雋，以便摺撫，或選錄嘲詠，取供譏笑，雖叢殘

小語而時有新意，多人事之佳話，亦文苑之可觀者也。若邯鄲淳笑林，裴啓語林，郭澄之 郭子，沈約俗說，殷芸小說之流，其著者則推劉義慶之世說新語。三體之中，大抵皆山經穆傳之變，而參以釋氏之書，殊方異域之說。唯雋語清談，獨爲晉人之習。要皆一代之產物同一背影，而各呈異觀。茲分述之如下。

(1) 王嘉字子年，安陽人，前秦符堅時隱東陽谷中，累徵不起。姚萇入長安，逼嘉自隨，後以問答失萇意爲萇所殺。所著拾遺記，蕭綺序錄謂書本十九卷，凡二百二十篇，當符秦之季，典章散滅，此書亡佚甚多，綺乃刪繁存實合爲一部凡十卷。然序謂事起庖犧，迄於西晉之末，今書顧載有東晉時事，末一卷又記崑崙等九仙山，或爲後人增益。文筆靡麗，而事皆誕漫無實，說者以爲卽蕭綺所僞託，亦未可知也。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浮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便娟之樂，游濛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權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迥薄化無方，滄天蕩蕩望滄滄，乘桴浪漾着日旁，當之何所主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

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卽其餘裔也。

(2)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東晉之初以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二十卷，時稱良

史。搜神後記爲之說曰：寶父瑩有嬖妾，及父死，旣葬，將封穴，母因生推婢著藏中，及後十年而母歿，寶啓墓合葬，見父妾伏棺上，衣服容色如生，與還家，終日而蘇。又寶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僵，後復甦，云見天地鬼神事，不自覺其已死也。感茲奇異，乃撰搜神記二十卷，以發明神道之不誣，其書甚辨雅，學者尙之。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歲餘而卒。

宋東陽无疑有齊諧記七卷，取莊周「齊諧志怪」之言以述神異之事，見隋書經籍志，今佚。（玉函山房輯佚書中存有數條）梁吳均因作續齊諧記，均於當世甚有文名，其書亦奇詭可觀。然所取多因仍故說而加以修飾，若陽羨書生之出於荀氏靈鬼志，荀氏又由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而來，非中國故有之傳說也。（詳見酉陽雜俎貶誤篇）

## 及中國小說史略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并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匱子，匱子中具諸肴饌，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雖有情，心亦不盡，伺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婦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耳。」彥大中爲蘭台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和三年作。

(3) 宋臨川王劉義慶，性簡素，愛好文藝，著述甚多，而以世說新語八卷，最爲

文人所寶貴，劉孝標爲之註，增爲十卷。今存者僅上中下三卷，凡三十八篇，雖語絲風



片而簡淨玄遠，意趣深厚，劉註猶稱淹博。世多與裴松之三國志註相比，以其多存佚書，故彌足貴也。

王子猶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子猶常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以上三體，可以賅括魏晉六朝小說。顧皆綴錄叢殘瑣語，殊無宏大之作，足以瑰偉一時，比諸唐代小說之盛，僅可云開闢草萊而已。諸書文筆優劣各呈，大抵皆淺俗易達，雖世說亦全作當時習用語，想見作者固以供民衆之欣賞。又其間作者，大抵生長南方，北人較少，此非北不如南，特去古已遠，散亡者多，無從攷訂耳。茲以洛陽伽藍記爲例，各錄一則以備三體，庶可見北方同時合習固無異也。

(1) 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筳，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据，樂吏充斥，賊帥萬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之旰食，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專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胆略不羣，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

無全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單人入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殺僧超，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子，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城南法雲寺）

(2) 寺東有靈台一所，台址雖頽，猶高五丈餘。……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時虎賁賂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年中，戍在彭城，其同城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台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台南，了無人家可問，徒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從何而來，徬徨此地？元寶具言，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遠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定，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饈，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綠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年可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城南大統寺）

(3) 永初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卽口含水嚔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諾則阿傍，菰稗爲飯，茗飲作漿，呷啜鱠羹，啜啣蟹黃，手把荳寇，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頭，口猶修，網魚漉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拈拾鷄頭，蛙羹蛙躍，以爲膳。」

羞，布袍芒屨，倒騎水中，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逐浪，唵喞沈浮，白苧起舞，揚波發謳，急急遠去，還爾揚州。」  
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懈語。

（城東景寧寺）